

著衣布牛

稿德文斷魂

集說小篇短



魂
斷
文
德
橋

牛布衣著

牛布衣自己序

這個冊子裏，一共包含了五篇東西：魂斷文德橋、秦淮歷險記、吉訶德先生的戀愛、不變的心、燕飛。

這五篇東西，寫了五個不同型的「夫子廟特種女人。」這些女人，她們的生活是怎麼樣？她們的心理是怎麼樣？或許有人認為這是不值得寫而且也不必寫的，但是，牛布衣的看法却認為不同。當然，牛布衣只管寫，而不必下論斷。所相信的，每個讀者的論斷，彼此距離決不相差得過於太遠。因而牛布衣才採用了那些現實的題材。

甚而至於，和那些女人「軋」朋友的，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的心理，也不要看得太平常，你想，要不是時代的混亂，那裏會鬧這些男女的糾纏？

牛布衣不會寫小說，而且，多半窮忙，也沒有時間寫小說。只因爲自己和南京人報是老友，推不過情面，勉強寫一點。每天寫的只管每天用，必須要等排字房來催才能提筆，像這樣的小說，能寫得好嗎？

牛布衣想，在報紙上發表的小說，一天管一天，出門不認貨，寫得好不好有什麼關係呢？如今，南京人報要把牛布衣寫的小說印成單行本，這却未免使牛布衣有點惶恐起來。

印就印罷，牛布衣還是能够保持原來的出門不認貨的精神。

「夫子廟特種女人，」豈真只有在南京夫子廟才有嗎？那個都市裏沒有？這本來是「都市的下

水道」，明白的人，他們要想到如何修濬下水道，不讓牠淤塞；或者，改用陽溝也好；只是決不要忘記有晴天必有雨天，讓雨水去泛濫，那才是危險的事。

這裏的話，可能是女權運動者所不願意聽的，然而在牛布衣，他的一番大道理，應該是不能磨滅的。

大家還是看看小說，消遣消遣罷！小資產的社會裏，這些事，你和我都搞在裏面攪不清，誰也不要立異鳴高，自詡道學罷！

三十七年六月五日南京

魂斷文德橋

牛布衣自己序

魂斷文德橋……………一六四

秦淮歷險記……………一三四

吉訶德先生的戀愛……………一三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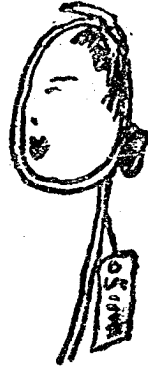
不變的心……………一四八

飛燕……………一四七

平常人以吃酒為權利，另一種人却以吃酒為義務。有人能讓她吃一些酒，這便是敬酒者多享了權利。任何可以做娛樂去享受的事，只要一成為職業，又怎麼不被迫成為義務呢？只要仔細的去看看，她便是一隻酒杯。



了間品顧，，棧商看的紅出
商，不零從她，品的和個賣者
品超能。來聽也的鞋脂。靈
的過超任却任有裝襪。魂
價了過誰不顧經環，，無
值使一保不曾客的銷。都時論
。會定有挑的的。她只是裝香
低這選挑。她只是和粉一
損時商過選客堆這好口



己會有心，完
。不辛「「妙
會酸，辛的麥
變淚顛酸歌克
呢沒來淚聲風
？有倒「裏，
這呢去，每！
得？的「日她
問她的唱不吐
她的。變斷出了
自她的的



交到個交然的，
這際些交際是花能
又是種成什際，一樣夠精
四交際為麼場她種。跳的
事是怎際買呢却最跳出的
呢麼究賣？中從好舞無脚
？一竟，讓得這的采數



戲顛守血是連論出出樣麼價
。倒教有，是竟斤賣賣的職的時
着條靈她們都青時出賣的業的時
做魂的，的，不春春間賣却然誠然
職紫她，有行。青春，時，間呢，而
業就那，肉。春就，春，春，春，春
避會不有可，在是？這什



魂斷文德橋

魂斷文德橋

客人都散了，但是曹經理還留在那裏。

這家館子，酒和菜都不十分出名，出名的是他們的女招待。會說會笑，會伺候客人，會大量的吃酒。具備了這些條件，館子生意還會壞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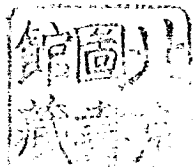
李紅玉，是女招待中大紅的一員，她最會說最會笑，最會伺候客人，也最會大量的吃酒。自然，她算得「倒中魁楚」。她照料的房間是十五號，很多的客人不知道她的姓名，一提到「我們吃十五號去」，誰都會裂開嘴笑的。

曹經理是頭一次來，吃酒，說酒好；吃菜，說菜好；酒菜何嘗好？好的還是那個「十五號」。臉已吃得紅紅的了，照平常的規矩，此時應該到那家咖啡室坐一坐；今天却偏偏打破了慣例，他把那晚上珍貴的光陰，送給了李紅玉。

「你給我做個媒，好不好？」每個客人，對於所認識的女招待，老愛說這一句話。同時，每個客人，總覺得這句話是他的別出心裁。

女招待哩，也有一律的答詞，李紅玉自然難逃此例。她說：「你不要拿我開心，像你先生，場面這麼樣，家裏還會沒有太太嗎？」

「真的，我還沒有結婚哩。」



「不要騙人啦，你會沒有結婚？」

明知道別人不會相信，偏要裝出那副樣子。曹經理在這個時候，真彷彿自己是個「童男子」。

「你給我做媒嗎？」

「像我們這種人，那裏有資格給你先生做媒呀！」

「就要像你這個樣子，我才中意哩。」

「我沒有那個福氣。」

「不要客氣了，只怕我沒有那個福氣罷！」

兩人糾纏了一頓，曹經理突然問起：「你知不知道我姓什麼？」

「你姓什麼，剛才不是說過了嗎？」

憑李紅玉這句話，是不能夠證明她究竟知不知道的，於是曹經理又緊逼一句：「你知道，你就說，我姓什麼？」

「你姓——」果然的說不出。

「你如果還記得我姓什麼，你就喊出來。」

「我喊你阿哥！」

清脆的蘇白，何等的動聽喲！不要說李紅玉不知道曹經理姓什麼，甚至於曹經理也不知道自己姓什麼了。

停了一會，曹經理若有所悟的說：「我也不姓李，怎麼是你的阿哥？」

「不管你姓不姓李，我喊你阿哥就是了。」

「那不行，我做了你的阿哥，隨時隨地，都會給別人做舅子的！」

「叫我哥哥做你的舅子好不好？」

「好倒是好，我沒有那個福氣呀！」曹經理模倣着李紅玉口吻，說了這麼一句。說着，他就伸手去拉李紅玉。偏在此時，一個男茶房進了房。男茶房收拾着碗筷，李紅玉就拿了茶壺泡茶。

曹經理一看手表，怎麼一混就混到十點半哩。菜餚子已經要打烊，隔壁房間裏，許多男女茶房在吃飯，李紅玉自然也應該參加吃飯了，怎麼好老留在那裏呢？於是就向那男茶房說：「開賬來！」

賬單自然是李紅玉送進來，小賬自然多給，除了多給的小賬以外，自然還有特別小賬；這特別的小賬，曹經理是有代價的，像演「游龍戲鳳」，捏了一捏李紅玉的手。

李紅玉送着曹經理出房門，口中一連串的說：「照應不好，請你多多原諒。」

曹經理心裏想，照應的已經够好了，再要好該怎麼樣呢？心裏是這樣想，口中却是另一個說法，他道：「我明天一個人來吃飯，好不好？」

「照願我們的生意，怎樣不好呢？」

「你的酒量那麼好，明天我們一個對一個，比比看！」

「你的酒量好，我那裏趕得上哩。」

到了第二天，曹經理果然毫不爽約，準時而至，一跑就跑進十五號，迎頭就碰見李紅玉，含笑

相迎：「阿哥來了嗎！」

曹經理暗暗好笑：「這個阿哥大概是做定的了。」也就點點頭坐下了。

倒茶，拿乾果盆子，擦火柴，打手巾，李紅玉做完了她一切應有的工作以後，才問：「還有幾位？」

「你的記性好壞，昨天我們不是約好了的嗎？」

「啊！你一個人來吃飯嗎？好！我陪你吃酒。」照着李紅玉這句話聽來，她是沒有忘記約會。

當曹經理研究點菜之時，外面一陣急促脚步声，有人在問：「十五號有了人嗎？」一個茶房驚慌地回答了話，那人就說：「我們在十六號好了。」

立刻十六號擠滿了人，要酒要茶，還要李紅玉。「叫李紅玉來！李紅玉怎麼不來？她究竟能吃好多酒？她現在架子大了嗎？」七嘴八舌的，曹經理也分不清有幾個人在說話。

李紅玉就在這個時候走了出去，當然，她說話的聲音，立刻由十六號那邊傳了過來。那邊的客人，似乎和李紅玉都很熟，然而身份却又似乎并不甚高，說出話來，有些近乎下流。曹經理聽到時，頗覺有些不舒服；不舒服有什麼用？「你所喜歡的女招待，就不許別人喜歡嗎？別人表示喜歡的方法和你不一樣，你有什麼權利去干涉？」曹經理想至此處，雙手緊抱着茶杯，眼睛只盯在牆上「各自當心」的紙貼。

十六號裏鬧轟轟的，可是有一點給曹經理莫大的安慰，是聽得客人說話的聲音多，李紅玉說話的聲音少。客人們是譁浪笑做，無所不談，李紅玉哩，愛理不理的，說三句，只答一句話。

「這個女孩子究竟不錯。」是曹經理的想法。

曹經理的想念還未斷，李紅玉右手托着菜，左手提着酒壺進來了。

「你在隔壁忙的很，怎麼還想到這裏呢！」曹經理說話，是有一點吃味兒。

「我本來是十五號喲！」說了這一句，李紅玉却又湊到曹經理的耳旁邊低低的說：「那些人都
是無聊的人，我們吃這行飯，沒得辦法呀。」

「什麼喲，我也是無聊的人，你不要抬舉我罷！凡是有聊的人，誰也不會到這裏來吃飯的！」

「阿哥！你這是什麼話呀？」

「我是什麼話？這話難道說錯了嗎？」

「你太看不起人了！」李紅玉說了這句話，眉眼間便有盈盈欲涕之意。

這樣，曹經理自然心腸軟了，舉起面前的酒杯說：「不要說廢話了，我們吃一杯罷！」

「我不吃！」

「你爲什麼不吃？」

「你把話說明白了，我再吃。」

「喲！我有什麼話沒有說明白呢？」

「你在假癡假呆！」說着，李紅玉將手臂碰了曹經理的肩膀一下。

「好！就算我是有聊的人，你陪我乾了這一杯罷！」

「乾就乾！」舉起杯來，一飲而盡。

會吃酒的人是：舉杯輕，入口深，眉頭伸，咽無聲。這幾個特點，李紅玉全有；曹經理見她吃的樣子，不啻誇獎一句：「好酒量！」

「酒辣得來！」李紅玉說了一句蘇白之後，又接上一句：「別人辣得要命，你却說風涼話！」

「這怎麼是風涼話？好罷，你請吃點菜罷。」曹經理把筷子遞給李紅玉。

李紅玉搖搖頭沒有接筷子。

「嫌筷子髒嗎？另外拿一雙筷子來！」

「不是，我不敢吃菜！」

「爲什麼不敢吃？是不是老板不願意？你們的規矩這樣的嚴嗎？」

「不吃菜好一點，吃菜就要醉的。」

「菜還可以吃醉人？」這在曹經理，確是一個新的經驗。由於這個經驗，他立刻意識到：做女招待這個職業，究竟是一個苦職業。

十六號又在叫人了：「李紅玉！李紅玉！」

「來啦！」李紅玉向曹經理裝了一下苦臉，捺起帘子出去了。

「吃酒！吃酒！敬張先生一杯，王先生一杯！」十六號屋裏鬧成一片。

「我不會吃酒呀，我已經醉了呀！」這是李紅玉的聲訴。儘管語音是那麼柔和，多少還帶一點笑意；可是從板壁縫裏傳進曹經理的耳中，便覺得其中夾雜着血淚。

十六號裏的客人，想法可同曹經理不一樣，只聽其中一個存說：「胡說胡說！既然不會吃酒，

怎麼會吃醉了？既然吃醉了，就是會吃酒，再喝一杯又何妨？」

沒有聽見李紅玉的答話，可聽見另一個客人的言語了：「不是留下量來，好陪你的知心客人？」這個人說話聲音雖低，但是曹經理偏偏聽見了。曹經理倒也坦然，心想：「李紅玉一定有很多要好的男朋友。」

李紅玉顯得被逼緊了，那裏還能再推辭？如若再推辭，得罪了主顧，老板也會不開心的。於是她就說：「我敬各位先生一杯好不好？」

「不行！不行！」大家又是一頓喧鬧：「要敬每人敬一杯，那有合敬一杯的道理？」

「好罷！我敬各位先生每人一杯，可只是一杯啣！」說了這句說，李紅玉是「慷慨成仁」的樣子。

那些客人，有的說「好」，也有的說「再說」。李紅玉就又追上一句：「我敬各位先生，各位先生只管隨意，喝了一轉，請不要再逼我行不行？」

說完了話，接着就喝酒。她喝一杯，大家就喊一陣好，還有的在鼓掌。曹經理聽不到她喝酒的聲音，却聽到鼓掌喊好的聲音，連續不斷，十分迅速，曹經理給計算着，鼓掌喊好共計十一次，酒應該也是十一杯了。

在第十一杯吃完了之後，就聽李紅玉說：「各位慢慢吃，我不陪了，我還要招呼我房間裏面的客人！」

「走是可以，但是，來而不往非禮也，我們每人回敬你一杯之後，你才能走！」又是一個客人

的抗議。

「不人道！」曹經理在隔壁低聲自言自語了一句。

「對不起！對不起！」說了這句話，接着一陣急促的脚步聲，是李紅玉逃出了十六號。十六號和十五號只隔一層板壁，三五步她就跑進十五號來。

十六號裏面有一位客人不捨，直追到十五號的房門口，撩開了門帘。看見了曹經理，這才搭趣着退出。在這匆匆來去之間，他打翻了兩個酒杯，一張椅子，因之又引起了別人一陣狂笑。

十六號裏愈是吵鬧得利害，愈顯得十五號裏面的寂寞。曹經理向着喘息未定的李紅玉說：「你能够吃酒，就陪他們多吃兩杯好了。」

「無聊！儘叫我吃酒，他們也不吃。」

「這就很好，老板請女招待，不爲的多銷幾罐酒嗎？」

「女招待只管招待，那個說非吃酒不行？——不管他們了，剛才你敬我的酒，我還沒有敬你哩。」說着，她拿起酒壺，把自己面前空杯斟滿了，却又細心的摸摸曹經理的酒，說「涼了」，潑到地下，另外重斟了一杯。放下酒壺，舉起杯子說：「阿哥！我回敬你！」

「你酒量真不差！在十六號你喝了十一杯，現在又來和我吃酒，你就不怕喝醉嗎？」

「高興喝酒，是喝不醉的；就怕不高興，一杯兩杯也可以醉倒人。」說着，就乾了那一杯，向曹經理亮一亮杯，曹經理笑笑，也乾了。

十六號裏有十六號的女招待，那些客人自然不能爲走了李紅玉而不吃酒。他們繼續在熱鬧，叫

獸的叫罵，豁拳的豁拳，是有一半含着醉意了。

豁拳的聲音很大，一位客人強要女招待和他對豁，女招待是五魁八馬的喊，那位客人哩，却是奇怪，只喊着：「兩相好！兩相好！」

女招待雖然有贏拳的機會，但是她偏感到不高興，停了下來道：「你爲什麼只出兩個？」

「我們兩相好，不成嗎？」一個人說話，後援部隊却全體大笑，以爲響應。

「我不豁了！」

「這有什麼關係？明天我也一個人來，和隔壁一樣，你就不能像李紅玉那樣招待嗎？」

「我沒有她的酒量好！」十六號女招待存心把話給宕遠了出去。

說話的聲音很大，曹經理向李紅玉弩弩嘴說：「你聽，他們在說你哩！」

「讓他們說去，吃這行飯，要想一個人不得罪，那是辦不到的。」

曹經理笑道：「你吃這行飯，讓他們說；我是吃那一行飯呢？」

「你覺得他們是在說你嗎？那沒得關係的，不要和他們一樣見識，我們吃我們的酒。」

曹經理沒有想到李紅玉有這樣大的度量，自己當然也沒有計較隔壁人說話的必要，但是他另外却有一點感覺，他說：「兩個人對吃酒，一個站着，一個坐着，怎麼吃得下？你也坐下來吃，好不好？」

「不好的，我們當招待的，陪客人吃兩杯酒是無所謂，如果坐下來，被老板看見，縱然不歇生意，也要吃排頭，那多無味哩。」

曹經理又增加兩分同情之心：「那一天我請你到外面吃酒，該可以坐下來嗎？」

「在別的地方是做客，那有站着吃酒的客人！」李紅玉說時又笑了一笑。

「明天晚上，好不好？我在太白酒家等你。」

「我——」李紅玉略略遲頓一下說：「我不容易有空呀！」接着，她把每天消耗的時間數給曹經理聽，最重要的就是吃午飯吃晚飯這兩個時間，她非得在館子裏不可，她的全部職業工作，就是伺候這兩頓飯。

「照你說來，要請你除非是在雪園吃早點了？」

「好呀，吃早點我一定來！」

「那有什麼意思哩，我是要跟你比酒量，一早上就吃酒，怎麼行？」

「要和我比酒量嗎？那很容易。」說着，她提起壺就斟酒，舉起杯就叫「乾」！

曹經理搖搖頭道：「這沒得意思！」

李紅玉湊到曹經理耳邊說：「明天下午，你請我看電影，好不好？」

「還不够那個交情！」曹經理故意搖搖頭。

「喲！連電影都捨不得請，還請吃酒哩。」

「話不是這樣說，」曹經理解釋自己的理由：「吃酒，隨便什麼朋友可以一道去吃的；看電影

，一男一女，不是夫妻，一定是情人！」

「我不配！」李紅玉即使是在生氣，面上總還是帶着笑，做招待的人，是經過訓練的，許笑不

許氣，久而久之，自然把一切都藏在笑的底下了。

一道吃酒。和一道看電影，老實說，在曹經理是有極大的分別的。曹經理在公司裏面有他的屬員，在社會上有他的朋友。吃酒，在館子裏，一個房間裏，誰會知道？看電影，和一個女招待并排而坐，假如遇到熟人，那成個什麼樣子呢？曹經理的拒絕是有理由的，只是和李紅玉的想法不相同而已。

「這不是一樣嗎？看電影你不配，吃酒我不配，半斤對八兩，我們算兩抵無餘。」曹經理只有東扯西拉把這過請求應付了過去。

然而不明白曹經理用心良苦的李紅玉，偏要追着朝下說：「什麼不配？我再陪你喝酒就是了，三瓶五瓶，我拗着吃醉，是不在乎的。」

曹經理說：「這樣我們換大杯子吃！」

「換大杯就換大杯！」李紅玉取了兩個茶杯過來，斟得滿滿的。

這時候已經上了三個菜，再有一個湯，菜就齊了。

曹經理雖然在一問一答之間，話說得很多；但是還有許多的話沒有說。這些話，如果再不說，是沒有時間了。因之，曹經理按住了酒杯道：「今天不要吃酒了，留了明天再吃；我還有話想問你哩。」

「傻講！」李紅玉當然不堅持非吃酒不可。

「我且問你，你究竟到南京多久了？」

「上回我不是說過嗎？差不多一年哩。」

「你是蘇州人嗎？」

「是的呀。」

「別人說：蕩口出美人，你是不是蕩口人呢？」

「不是，我是城裏人，所以我不是美人。」

「菜館裏一月給你多少錢？」

「沒有的？」

「沒有錢你怎麼能幹呢？」

「全靠小賍呀。」

「小賍一月能分幾十萬呢？」

「笑話了，一月十五萬，了不得啦！」

「那你怎麼够呢？」

「沒有法子呀！」

「我不信，你就這樣能維持生活。」

「那也沒有什麼，一個人，吃店裏的，十五萬塊錢也就馬馬虎虎過去了。」

「你的丈夫呢？」

「我沒有。」

「你住在那裏？」

「就在文德橋那邊，和小姊妹住在一海。」

「我到你家裏拜望你可好？」

「不敢當，我屋裏庸醜來兮！」

「我不相信你是沒有結過婚的。」

「這有信不信哩，你給我做媒，好不好？」

「這就怪了，我要你給我做媒，你倒要我給你做起媒來了。」

「我才不信哩，你的太太在重慶；——啊，我想起來了，昨天那位什麼先生講的，你的太太在成都，有信說下個月就坐船來，是不是？」

「你不要相信他們的話，他們有意在你面前和你開玩笑，他們曉得我託你做媒。」

「我那裏配給你做媒的。」

「你不是沒有結婚嗎？那麼，就是我們兩個豈不可以成雙？」

「我沒有那個福氣！」說到這裏，李紅玉就拿「沒有福氣」四個字來結束。一說到「沒有福氣」，曹經理就無從說下去了。這頓飯就算吃完了。

從掛鈎上取下了皮領大衣，李紅玉給曹經理披上，因為有五分鐘的「冷場」，李紅玉在披衣時候細心的說：「阿哥是不是生了氣？」

曹經理笑道：「我生什麼氣？」

「不生氣，明天就來！」

「來怎麼樣呢？」

「來吃酒呀！」

「要是天天到你們這裏來吃酒，那是會把我吃窮的。爲了要表明我不生氣，却又非來不可，我該怎麼辦呢？」

「你來，我有話同你說。」

「這才怪哩，有話你今天不說，却要明天說？你倒真會給老板拉生意哩。」曹經理把帽子拿在手裏，轉了幾轉，眼睛望着李紅玉，當然在希望求得一個答復。

然而李紅玉的說話只是那麼空洞：「有話說就是了，你來也不會吃虧的，怕人把你吃掉了嗎？」

「是的，我就怕你把我吃掉。」曹經理一面說着，一面朝外走，他可也不把明天約會做一個肯定的答復。

回到了公司，曹經理乘着酒興，把晚上的事情，告訴了王副理。

王副理問：「你是不是對她有意思？」

「什麼有沒有意思，逢場作戲而已。」

「逢場作戲？」王副理像爭論公事一樣的批評曹經理：「那些女招待，在夫子廟的女人中間，要算得頂低的了。你試想：那些歌女之類的人，不是大家瞧不起的嗎？但是他們到了飯館子裏，女招待還得伺候她們，倒茶遞煙端飯送手巾，那一行能不辦到？你如果說逢場作戲，我覺得你是太高

捧了她們了。」

「我不說逢場作戲該怎麼說？」

王副理笑道：「我覺得你可以說，欲如何便如何，以經理之尊，解決一個女招待，那豈不是探囊取物，何必看得那麼嚴重？」

「你也看得太嚴重了。」

「不信，我明天陪你一道去吃飯，當場試驗，叫你如願以償。如果辦不到，罰我請你吃十頓，好不好？」

「啊！你這包退回換哩！」曹經理笑了起來。晚上大家沒有什麼決定。

第二天，剛響了下班鈴，王副理就來和曹經理說：「去罷！履行昨天的諾言去。」

曹經理故作不知的反問：「我昨天沒有和任何人訂過合同呀！」

「十五號！」王副理很輕便的吐出三個字。

「李紅玉的約會嗎？」曹經理心裏儘管是另一想法，說出話來却那麼輕淡：「她要我去，我可沒有一定答應她去呀。飯店酒館，這些約會，本來可去可不去，何況區區一個女招待的約會哩！」

「哈！哈！哈！」王副理一聲大笑，在經理室外面的人也全都聽到了。他說：「女招待可以分做兩類，一種是區區的女招待，一種是非區區的女招待。依我看，李紅玉乃是非區區的女招待，不是區區的女招待。」

「爲什麼有這樣分別？」

「這話簡單的很，如果是區區的女招待，又何至於使我們的經理爲之夢魂顛倒呢？」

「這就奇了，我什麼時候夢魂顛倒？」

「經理！你自己不知道，做卑職的是老早看出了。」

「這話豈有——。」曹經理說着笑着。一面哩，穿大衣，戴帽子。

毫無疑義的，王副理的話，曹經理至少已經承認了幾分之幾。

幾分鐘之後，他們一汽車到了夫子廟。進了飯館的門，進了十五號的房間。

「阿哥來了嗎！」李紅玉含笑相迎。

李——

「也姓李嗎？」

「只許你一個人姓李，就不許別人姓李嗎？」

「那來的話，只是我看你不像姓李。」

「這就怪啦，姓李還有特別的樣子嗎？」

「不呀，」李紅玉笑笑，「我以爲你先生是在開玩笑。」

曹經理不等王副理說話，搶先說道：「該是罷，這個區區，是比別的區區聰敏些罷？」說到這裏，又回頭向李紅玉說：「你猜的一點不錯，他是我們的王副理，并不姓李。」

王副理指着曹經理說：「我們的經理，只偏袒着女人，連我姓什麼，都不能自由了。」

「王先生的話才好笑哩，姓什麼也可以隨便自由的？」

「怎麼不可以？今天你跟曹經理要好，就可以姓曹；明天跟我要好，不就可以姓李了嗎？」

「瞎說！天有限睛，那有那種事！」——啊！王先生一會姓李，一會姓王，莫非就爲了這個原因嗎？」

「是呀！就爲了遇見你，我才姓李的！」王副理以一副「玩家」姿態，儘量的發展他「吃豆腐」的天才。

他却沒有想到，李紅玉答復的却是這麼一句話：「姓李也沒有什麼好，假如王先生真姓李，我就認你做阿哥，好不好？」

「怎麼不好？」

「那你還是吃虧的，豈不要多做一回舅子？」

這話說的王副理有些脾應爲難。王副理在公司裏出名的壞脾氣，時常會拍桌子罵人；可是在出來玩女人的時候，脾氣偏生那麼好。他回過頭向曹經理說：「想不到我們倒成了至親哩！」

李紅玉學着曹經理的四川口音，說了一聲「要不得！」——捧着手巾出去了。

曹王經副兩理，這才注意到，站在房門口，還有一個男茶房。想是等候着點菜的，聽他們說話聽得出神了，不敢過來打攪，只是裂着嘴自個兒在笑。

王副理不等曹經理打招呼，他先用老吃客的手法，向茶房招招手說：「今天有什麼新鮮菜？」

「山鷄，野鴨，冬筍，燉羊肉，就是這些菜，曹經理知道的，看要怎麼做？」茶房恭恭敬敬的

回復。

「你們這裏專賣野鷄野鴨嗎？」王副理說話蠻闊，曹經理聽着明白，笑了一笑。茶房不知是明白不明白，也陪着笑了一笑。

笑了一笑之後，茶房却又說：「你先生問時鮮，這時候也只有這些才算時鮮。」

「斑鳩有沒有？」

「我們沒有預備哩。」茶房從耳朵上取下那枝禿頭鉛筆，樣子有些見窘。

「斑鳩都沒有，拿野鷄來充時鮮，你們還要自稱是南京第一家大館子哩。」有些客人就是這種味兒，在未會吃菜之先，把館子虎一虎，表示自己是個大內行，然後讓館子不敢敲竹槓。不用說，王副理就是這一典型的人物。

李紅玉又進來了，聽着點菜，就插口說：「不用想了，阿哥來吃飯，有一定的菜單，第一樣是砂鍋魚頭。」

「喲！連阿哥喜歡的菜都知道了，那將來倒少了多少麻煩哩。」

「什麼將來不將來喲！吃什麼菜，快點點罷！」

「還是我來點，除了魚頭，加一個美人心美人肝！」王副理又有了建議。

王副理只在說話，曹經理就只是微笑，一響也不響。

「那裏有什麼美人心美人肝呢？」李紅玉靠在桌角，嘴裏答着王副理，眼睛却望着曹經理。「美八肝，就說你們做的沒有馬祥興好，有總該有的呀。」

「美人肝我知道了，那裏有什麼美人心呢？」

「有肝就該有心，你的阿哥，就爲了吃你的心肝來的。」

「你真愛胡調，是要把我清燉，還是要把我紅燒？聽你的便，好不好！」

「不，不！我不吃你，你的阿哥才要吃你；據我看，清燉也不好，紅燒也不好，最好是燙着下酒！」

「好了，好了！真說够了，我們該吃飯了，把菜點下去罷！」本來是王副理陪曹經理來的，這會曹經理倒成了王副理的配角了。

王副理一擺手道：「你去配菜，揀阿哥愛吃的，配三四個菜，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

李紅玉大約也站得有點累了，答應着就出去。她自然估計得到，不論要什麼菜，這兩位客人總不會有什麼碗碗碟碟的事情發生的。

李紅玉一出門，王副理却和曹經理談上了。王副理說：「我在夫子廟吃了很多家，比起來，這個十五號是還不算壞。不過，你把她太看高了，越高可不越麻煩。」

「我怎麼看高了她？」

「譬如說，你看中了一個歌女，你直接到她家裏去，那不很方便嗎？如果你到場子裏捧角兒點戲，繞着灣子走，那才冤哩。」

「這個道理我也懂，然而李紅玉究竟是那一路上的人，我只是看不出。」

「還不是那些玩意兒嗎。」

「不同一點罷？」曹經理疑問的口吻，無非是不願意別人把李紅玉看低。

「有什麼不同啊！你交給我，我今天就替你辦好。」

「我有什麼要辦的？我不說逢場作戲嗎？逢場作戲，有什麼必要辦到的事呢？」

「我就是說要作的那個戲呀。」

曹經理正在找話答覆之時，李紅玉却好端着菜進來，使得經副理說話不得不換話題。

菜是美入肝，王副理點的，自然照辦。

斟酒，這是李紅玉的主要工作。

王副理仰着頭說：「聽說你的酒量很好，你到底能吃幾斤？」

「我不會吃酒，你吃我陪你就是了。」

「好大的口氣！你曉得不曉得，我是十斤不醉的。」王副理儘量說着大話。

「十斤呀，好大的酒量，我們不行，頂多陪你吃三杯兩杯罷。」

「多找一個杯子來，陪我們吃！」王副理直嚷。

「杯子現成，用不着再添了。」李紅玉貼近了曹經理，就舉起曹經理的杯子向王副理說：「要吃，我們就吃罷，我倒要看看你的酒量。」

「我們的經理還沒有吃酒，你倒先用他的杯子，是不是吃交杯呢？」

「交杯不交杯，暫且不管，要吃酒我們就吃！」李紅玉話說得十分慷慨。不但話慷慨，動作也慷慨。說着，先乾了一杯。

李紅玉吃了酒，王副理也就沒有話說，照乾。很敏捷的，李紅玉把兩杯酒又斟滿了。

「你該敬阿哥一杯了。」王副理對於李紅玉反守為攻的這種攻勢有點戒嚴起來。

「我們是老朋友，而且隨時都可以陪他，今天多陪你罷。」一面說着，一面李紅玉端起酒杯。

「你是不是有意要灌我的酒？」

「噫！這句話有點不像吃酒的人說的話了。你要我陪你，却又說我灌你？而且才喝一杯，就把這話說出來，未免太早了一點罷！」請將不如激將，這話果然有點使王副理吃不消。王副理又不是全然沒有酒量的人，經她這麼一說，只好也舉起了杯子。

「且慢，」李紅玉又有話說：「剛才那一杯，是我敬你的；這一杯，算我代表阿哥敬你的。」王副理聽了這話，可把舉起的杯子又放了下來，他說：「我們經理敬酒，我不敢當。即使真是他敬酒，他自己會敬，何必要你代表？你同他的交情還不够一禮拜，就把我們二十年的交情蓋了嗎？」

「你的酒量很大呀！」

「你要代表他也可以，但是我有一個條件。」

「吃酒還有什麼條件？」

「自然有條件，那裏那麼簡單呀。」

「那麼你請說。」

「吃過了酒，陪我們去吃咖啡。只要你答應這一句話，吃十杯也可以。」

「言話一句」李紅玉答話，只是那麼乾脆。

「好」王副理乾了那一杯之後，立刻又說：「我回敬你一杯，回敬你阿哥一杯。」

李紅玉又陪着喝了一杯，第二杯她却不肯喝了，說了一句：「酒好辣！」

「怎麼能不喝？你既代表阿哥敬我的酒，就該代表阿哥受我回敬。」

「我沒有說不喝呀！」她還是把那一杯乾了。

菜接連的端上來，李紅玉乘機會却溜了出去。經副理兩位，對飲了幾杯，曹經理忽然感慨的說：「到館子裏來，原爲自己吃酒，偏把酒去灌女招待，真不合算！」

「喊了幾十聲阿哥，就抵不得幾杯酒嗎？」

「連吃酒的時候，都照銀行算利錢，我們這樣，也太掃興了。」曹經理說話，是在自嘲了。

本來，這事就這麼滑稽，平常吃酒吃菜是權利，女招待吃酒吃菜却是義務；客人越能多讓女招待吃酒吃菜，也就是客人多享了權利。你說這個奇怪嗎？其實又很平常，任何可以做娛樂去享受的事，只要牠成爲職業，又怎麼會不是義務呢？——李紅玉，在這晚上三人一頓晚飯之中，她是盡了很大的義務，也記不清乾了多少杯。王副理已經迷迷糊糊的了，只是翻來覆去的說：「上海咖啡室等你，你一定要來的呀！」

上海咖啡室，在夫子廟的心臟地帶，晚上自有牠的鬧熱。目光燈在火爐的暖熱中，光綫使得人們有些說不出的膩。

火車座上，一雙一雙的男女，低低的說話。小花瓶上電燈的流蘇，偶然也動一動。沒有風，是

一種不自然的氣體在扇。

曹王經副理，坐下就要了咖啡。王副理酒後，有些想睡，然而不好意思閉起眼睛。曹經理哩，看到來來去去的女人，盡都是二十歲左右的，花枝招展，「夫子廟的靈魂」。幾次使他認錯了人，以為進門的那個是李紅玉，走近了方知是同型的另一靈魂。

咖啡吃完了，茶房送上一杯白開水。

喝過了咖啡，再喝白開水，這有什麼味呢？兩個人只用白開水漱漱口。

十一點半鐘了，咖啡座上的客人逐漸散去，一共還剩了兩對客人，那邊是一男一女，這邊却是曹王經副理。

曹經理說：「我們好回去了。」

王副理却有些不信道：「李紅玉怎樣也會來一下的，我在夫子廟跑的次數總不算少，從來沒有看見過大架子的女招待。」

「算了罷！你總說你有辦法，在夫子廟吃得開，今天總算碰了，我們死賴在這裏做什麼？」曹經理說過話，就站了起來，王副理一伸袖子看了看手表說：「再坐一刻鐘。」

一刻鐘過去還是很快，李紅玉蹤影毫無。

王副理似乎受了莫大的侮辱，在回去的路上大聲的說：「我一定要給她顏色看看！」曹經理嘿然。

王副理這一段怒氣發不盡，說了又說。曹經理碰碰他的肩膀，指指前座的汽車司機。

於是王副理也只好嘿然。

第二天，王副理對一切公事，都淡淡的看過，一心在研究如何處置李紅玉。現在所想的已經不是替「阿哥」幫忙，而是想一種對「阿妹」懲戒的方法。

「發酒瘋大鬧菜館？」這是這簡單的辦法，最上策也就是最下策，王副理的腦筋中，因為裝滿了數目字，所以想主意只想出這個主意。

既然有了主意，豈能不說？一見了曹經理，比報告業務還要詳細，王副理把整個戰略，詳敘了一番。

誰知得到的答覆，曹經理僅僅搖搖頭。

「除了這個辦法，難道還有別的辦法？」王副理說。

「當然有！」

王副理自負是「夫子廟通」，想不到曹經理竟然有比自己高明之處，不由大為奇怪，因而追問：「你有的是什麼辦法？」

「簡單得很。」曹經理答覆只是模糊。

王副理笑了一笑，笑的意思含有瞧不起和不相信。

因為王副理這一笑，曹經理不能不說明了：「最好的對付，只有『不去』兩個字！我不去了，受損失的一定是她而不是我，這不最有效而又最簡單嗎？」

「你就是這個辦法嗎？」

主客收了心，幫閒的有什麼話說？王副理聽了曹經理的言語，嗒然若喪。他并非貪圖未來的酒食，只是覺得這一幕戲如若演出一定很精采，偏偏自己無從導演。

曹經理足足有一個星期沒有到李紅玉那個館子去。

在第二個星期的星期六早晨，曹經理出乎意外的接到一個電話，電話中是女人的聲音，頭一句問：「你是曹經理嗎？」

曹經理從來沒有女朋友往來，當時不覺一楞。及至她說明了「我姓李」，曹經理這才想起了李紅玉來。

在辦公室裏，和一個女招待說電話，縱然別人不知，究竟是尷尬的事，連口氣的重輕如何，都有點爲難。

曹經理一本正經的答話：「有什麼事？」

「你不是曹經理？」曹經理雖然聽出了李紅玉的聲音，李紅玉却沒有聽出曹經理的聲音。這一個電話，在李紅玉打來，決非隨便的事情，如若錯了，問答之間豈非要鬧出笑話嗎？

「我是的！有什麼話你請說嗎？」

「啊！你是曹經理，你知道我是那一個？」

在這間屋裏，本只有曹經理一個人，但在曹經理的心理上，却好像有很多的人。明明他可以說「我知道你是李紅玉」；然而他說不出口。

曹經理遲疑停頓，李紅玉就儘追着問：「我是那一個？你知道我是那一個？」

「我知道！你說話嗎！」

大約李紅玉這時候聽出曹經理的聲音，就放心的說話了：「你是阿哥嗎？你怎麼好久不來了？」

「這幾天事情忙，不得空！」

「你是不是生了我的氣了？」

「不敢！不敢！」

「那一天，我本來要到上海咖啡屋來的，就是被那位王先生，把我灌醉了！後來……」

「啊！啊！」

李紅玉說一句話，曹經理用一個「啊」字去答覆；這個「啊」字所代表的，乃是不耐煩之意，李紅玉當然敏銳的感覺到，就不再把話說下去，只急急的一轉說：「你那一天請我吃咖啡呢？我一定來的。」

「好的！」

「那一天？」

「隨便！」

「怎麼隨便呢？我要你告訴我一個日子！」

「我這幾天公司裏面的事情太忙，不敢約日子！」

「那麼，那一天到我們店裏來吃酒呢？」

「我也不敢說。」

「明天來，好不好？我有話和你說！」

「我有話和你說」，這一句話是女人和男人說的，總好像含有深意。然而李紅玉說這一句話，在曹經理聽來，已經不只一次了。根據以前的經驗，在見面時間她有什麼話說？她只笑笑答道：「吃酒呀！」只是這麼一句話，曹經理那裏感覺什麼興趣呢？因為如此，曹經理答復李紅玉就依然很簡單：「好！」

「明天一定來喇！我替你把房間留下來。」

「好！」

「上午還是下午呢？」

「好！」

「急煞人！是上午還是下午呢？」

「隨便！」

「下午，就是下午罷，我給你訂房間了！」

「好！」

「明天見！」

「好！」

曹經理由「啊」字改做「好」字，就解決了這個電話。

明天，星期天，到了下午五六點鐘，曹經理腦筋中就一直盤算着：「去？或者不去？」這一類的問題，以前照例和王副理商量。自從上次王副理和李紅玉談話失敗，曹經理對於王副理已經失却信心。何況他和王副理說過不去的了，如何能自失前言呢？

不告訴王副理，未必就能證明曹經理一定到李紅玉那裏去的。「她搭我的架子，我也該搭搭她的架子！」曹經理有這一股反激的心理，所以那天的晚上，結果他在別處打了一場牌，并不會去李紅玉那裏喝一杯酒。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有使人想不到的地方。曹經理不與李紅玉見面，既有決心，應該辦得到；以曹經理之地位而言，對於李紅玉這樣一個女招待，滔滔者皆是也，何求而不得？當然用不着一往情深，說不去，不去就是了。

偏偏頭一天背約不去，第二天却接到一頁請帖，是一個老朋友約會，不能不去，地點正是李紅玉所在的那一家館子。

曹經理不能因為李紅玉的關係，拋棄自己的交際應酬，就和那館子斷絕。他在去的時候，心中却想着：只要不是十五號房間，未必和李紅玉碰面，那又有什麼。

巧就巧在這裏，老朋友請客，恰好選定十五號房間。——十五號出了名，做主人請客，請到了十五號，那是一種敬意。

胸中似乎毫無芥蒂，曹經理進了房間。

曹經理還沒有和主人招呼，李紅玉捧着手巾，低聲問着：「昨天爲什麼說來不來？」

「臨時有要緊的事。」

「爲什麼不打個電話來關照一下？」

「這還要關照嗎？」

「不關照，害我挨別人說話。」

曹經理需要和主人說話，不再理會她的下文。可是主人十分奇怪，在一旁靜聽曹經理和李紅玉的問答之後，忍不住說：「你們怎麼這樣熟？」

曹經理說：「這簡單的很，常來吃飯，那有不熟之理？」

「這樣說，她該陪你多吃幾杯酒了。」

「自然的！」李紅玉把話接了過去。

曹經理也沒有別的話，笑一笑。

吃菜吃酒，熱鬧轟轟，李紅玉不消說，只是在曹經理背後轉。

乘着別人不注意時，就和曹經理說說家常。她告訴曹經理，她有一個媽媽，一個妹妹，豁小帳，鑿活一家三口人，好的時候，還能敷衍，不好的時候，就要舉債。

「借了錢預備怎樣還呢？」曹經理不免有此一問。

李紅玉說：「所以急死人啦！」

「將來嫁一個有錢的人，就有辦法了。」

「那個要我呀？」

曹經理還要再說，那邊主人敬酒，已經高高舉起酒杯，於是只好把話攔起。

因為是客人，吃完了酒，應該先散，曹經理不好意思再留在那裏和李紅玉閒談。

主人送客，到房門口止步，李紅玉却一直把曹經理送至大門。

「今天晚上，我請你吃咖啡，賞不賞光呢？」曹經理原無望她必去之意，只是存心說這麼一

句。

「不是的，客人散完了，我們吃飯，吃過了飯，還要幫着洗碗筷，一弄就弄到十二點鐘，時間已經很晚了，不能不回家，第二天一早要到店呀。阿哥，你怎麼還不原諒我？」

李紅玉說着話時，曹經理老覺得旁邊有人在注意，又只是「啊，啊」的應着。

「那一天，請你到我家裏去玩好嗎？」李紅玉見曹經理不答話，就補了這一句。

「你家住在那裏？」

「就在文德橋那面，過了橋，向東一轉灣，走過幾家人家就到了。」

「好，過一天我來看你。」曹經理說過了這話，就上了車。

文德橋那邊，朝東轉是石壩街，那麼長的一條街，曉得李紅玉住在那裏？不知門牌號碼，難道挨家去問？曹經理即使上車來得匆忙，也不會忙得這樣。很簡單，曹經理和李紅玉說話，乃是外交

詞令，毫不負責。

一位經理跑到一個女招待家中去坐，是有點與身份有礙。

可是，男女之間，只有性的分別，豈能有階級的分別。

終於有那麼一天，曹經理晚間酒醉之後，竟然跑到李紅玉的家裏，而且還有王副理一道。他怎麼會去的？這也不必研究了。人的動念是很快的，依曹經理最初的想法，原是絕對不去；及至一想到「這算什麼」，於是要去就去了。

不打算去的時候，用不着知道門牌號碼；決定去了，那怕不知道門牌號碼呢？

李紅玉和她的媽，帶一個小妹妹，一共三個人，住在一間小屋裏，這就是她的家。

屋子裏的佈置，依王副理眼光，那是和歌女或者舞女的家，相差不遠，只是稍嫌狹窄，而且確實家庭氣味比較濃一點。

譬如她招待客人，只是倒一杯茶，不但沒有糖食碟子，連紙烟都是李紅玉自己從街上買了帶回去的。

在家裏的李紅玉，反而沒有在菜館裏面神氣。顯然可見，她所暗示出來的，平常沒有客人在她家中往來，那確乎是近於事實。

曹經理原先以為女招待之有副業，和歌女舞女沒有兩樣，「爲什麼李紅玉竟然與別人不同呢？」這是一個疑問。

從這曹經理來的王副理，他本來有一個很新鮮的完整計劃，預備在李紅玉說一句相當的話時，他就接過口來，讓曹經理住在那裏，不必回去。及至看到房中這樣的佈置，一張床上已經睡了三個人，難道還能睡第四個？於是把話緝回去了。李紅玉在客人多坐了一會之後，話也漸漸的來了，她說：「屋子裏很髒，原不敢約人來的，只因大家很熟了，既然說來看看，豈敢拒絕；可是請兩位不

要見笑。」

曹經理在這種沉悶的空氣中，實在有些不耐久坐，在一刻鐘之後，他就起身告辭。

李紅玉說：「來也是你要來的，凳子還沒有坐熱，怎麼就走呢？」

曹經理說：「我是想看看你住的地方是什麼樣子，已經看到了，又何必久坐呢？」

這是「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李紅玉是不懂得的。李紅玉說：「姆媽去剝橘子去了，兩位吃點水菓再走。」

酒後的人原有些口渴，對於這句話倒還感到興趣，王副理首先贊成，他向曹經理說：「吃點橘子也好，只是你姆媽太費事了。」

曹經理欣賞牆上掛的一幅「五子登科」彩畫，沒有答言。

王副理想想心有未甘，因為曹經理剛才吃了不到五萬元，倒給了五萬多的小帳，這不是有點冤嗎？「冤大頭的事，初出茅廬的曹經理可以做，我王副理不能做。」

於是，王副理儘量找話去打聽行情。

話雖然是吃豆腐，每一句要找一句答案，這就與普通吃豆腐有些不同。

「姆媽天天在這裏睡嗎？」

「也不一定，有時候姆媽睡在廳堂裏。」

「怪了，她為什麼睡在廳堂裏？」

「譬如說，天熱的時候。……」

李紅玉話沒有說完，王副理就接着說：「又譬如說，有客人的時候……，」

「瞎說！有什麼客人？」

「啊！沒有客人，就沒有客人！」

正說此話時，忽然有一個男人，把門一推。他看見屋裏有人，隨即又把門帶上。

王副理眼睛尖，看到那人，戴的一頂呢帽，穿的一件灰色袍子，樣子却不是什麼上等職業者。

「你的朋友來了！」王副理向李紅玉說這句話，聲音很低，當然是不願意讓那個人聽見。

「什麼朋友喲！」李紅玉說着，面孔的表情却十分板滯。

曹經理也會察言觀色，覺得此中必有蹊蹺，就含笑相問：「不是朋友是什麼人呢？」

「店裏的人，來找我媽媽的。」

「找媽媽有什麼事？」

「什麼事？」李紅玉停頓的說話：「沒有什麼事，大約是找我們收會錢。」

「收什麼會錢？」王副理插上一句。

「錢不夠用，就打會，到日子會頭來收，這些都是窮人的事，你們不懂。」

「上會我倒明白，只是有一點我却真不懂。」曹經理說不懂的事，也許竟然懂得，然而他偏要

從李紅玉口中找出破綻，好做反證。

「那一點你不懂？」

「既然是收會錢的，你就應該一進門就知道，為什麼說大約是收會錢的呢？」

「我沒有那樣說呀。」李紅玉說這句話是含笑而言，她簡直無詞以對，只好這麼搪塞。

王副理不但沒有出頭證明李紅玉適才的言語，反而代她掩護着說：「我看那個人，是個收會錢的樣子。」

「收會錢的還有一定的樣子嗎？」李紅玉張大了眼睛，滿含着不解的神氣。

「管他哩，是收會錢的也罷，不是收會錢的也罷，老去研究他做什麼。」曹經理這會已經別有見解，不願意再談此事。

李紅玉的媳婦在外面喊着她，她出去了。

王副理走近曹經理的面前，低低的說：「此處究竟非你我常來之處。」

「你是老夫子廟，怎麼此時才發生這個感覺？」

「未為晚也！」王副理掉了一句文。

王副理的感覺，當然由那個伸頭探腦的男人而起，曹經理也有同感，但是他在懷疑着：倘如那個人不是收會錢的，是幹什麼的呢？他不是李紅玉的朋友，是李紅玉的什麼人呢？這個謎不拆穿，他有點悶。

從李紅玉的語言和表情上，曹經理既然看出了其中必有秘密，於是他就想知道這個秘密。

有意無意的，他順手抽開一個抽屜，抽屜中亂七八糟的放了一些東西：

兩捲假髮，用完了口紅的殼子，失靈的打火機，雪花膏的紙盒；另外却有兩頁請帖，一封信。請帖上寫的名字并非李紅玉，地點却正在此地。

那封信哩，封面上的名字和請帖相同，——蔡國章先生。

曹經理頗有意抽出那封信來看看，他略徵猶豫，總似乎這有點不大好。及至他認為毫無關係。剛剛抽出信來，李紅玉手捧椅子却進了門。

很迅速的把碟子放在桌上，走過去一把把信就抓過去了。

本來曹經理可以捏住了信的，「那豈不侵犯了別人的書信自由嗎？」本能的他讓李紅玉把信拿去；拿去之後，曹經理却又說：「這也不是你的信，你捨去做什麼？」

「怎麼不是我的信？」

「上面你找得出李紅玉三個字來嗎？」

「沒有李紅玉三個字，就不許是我的信嗎？」李紅玉愛強詞奪理的說話，曹經理也願意逗她說強詞奪理的話；在這樣的說話時，據曹經理的看法：「那是最美不過！」

「我倒要問你爲什麼別人的信，會在你的抽屜裏？」

「是我的信呀！」

「是你的信就該寫李紅玉呀！」

「我原來的名字不叫李紅玉。」

「不叫李紅玉，也不該叫蔡國章呀！」

「你爲什麼偷着我的信？連名字都知道瞭。」

「信封上寫得明白，那裏用着看信？蔡國章，還明明是男人的名字，你能說這是你的名字嗎？」

「這是我兄弟的名字。」

「你兄弟在那裏？」

「他在下關做一點小生意，沒有進城。」

話說得十分圓滑，真好像無懈可擊。曹經理還要找話問下去，她卻把橘子塞在曹經理口中道：

「吃點橘子，不曉得甜不甜？」

王副理始終沒有說話，自己拿了一瓣橘子吃，在旁邊聽着，悠然的笑。

「你那種壞笑！」李紅玉掉過頭來指着王副理。

「這就怪了，我笑也成了壞笑了。我現在知道你姓蔡了，以後該稱你蔡小姐嗎？」

「不敢當！」

「我知道，還是稱你李小姐，妥當一點是不是？」

李紅玉笑笑，又遞了一瓣橘子在曹經理嘴裏。

「一樣的客人，怎麼兩樣的待遇？我覺得有點不公平啊！」王副理向李紅玉提出了抗議。

李紅玉又拈起一瓣橘子，放在王副理鼻尖上，王副理仰起頭，一口接了，連核也不會吐。

和一個女招待往來，打情罵俏，就是這個樣兒。王副理既是「夫子廟道」，這花錢大爺們所應

該要的那一套，他自然要儘情的享受。

曹經理總嫌有些不慣。他看了一看手表，站起來說：「該走了，明天早上不是還有一筆頭寸要翻嗎？回去太遲了，就心起不來的。」

只要提起了還有公事，王副理從來沒有話說的。

李紅玉熟練的給曹經理披上了大衣。

她送到門口，叮囑的說：「如果不嫌髒，以後就常來玩呀！」

兩人嬉笑着步行而去。

汽車停在秦淮河北岸，兩人走上了文德橋。

慘淡的月光照在河裏，雖然已近午夜，文德橋上還有撞撞的人影，破爛的橋板，兩人是一步一留神。

古老的說法：「填不滿的秦淮河」；在這個說法中，還可以補充一句：「隨時可以陷下腳去的文德橋。」爲什麼？只爲的文德橋木板上爛洞太多。因爲提防陷下腳去，兩個人走得特別慢；因爲走的慢，兩個人話就談的特別多。

王副理先問起曹經理：「你既然拿起了那封信，爲什麼不抽出來看呢？」

「我有點不好意思。」

「要是被我發現了，我一定看個痛快。」

「有什麼痛快？」

「起碼我可以多知道一點，李紅玉究竟是個什麼樣子的人呀？你看她，本來是姓李，一會兒又說是姓蔡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怎麼回事？你不知道，我還能知道嗎？」

「我想，她言語必有好詐。」王副理口中帶上了戲詞。

「這個我也明白。」曹經理針對着他的話道：「如果姓李，她就不姓蔡；如果姓蔡，她就不姓李；是不是？」

「或者她又姓李又姓蔡呢？」王副理的想法確實比曹經理深入一層。

「又姓李又姓蔡……。」曹經理捉摸着這句話。

文德橋并不甚長，兩人談着就過了橋這邊。

正在尋覓汽車，忽然有一個慢步而來的人，迎面站住，兩人嚇了一逃，站住的人打着招呼：「曹經理回去嗎？」

本來天黑看不清面孔，聽了說話的聲音，曹經理立刻分辨出來，那是李紅玉同事，一個男茶房。他未免點點頭，鼻子裏應着。

「李紅玉住的地方，離這裏很近，曹經理到不到她那裏去玩？我陪你去好不好？」

曹經理不好說已經去過了，只有說：「今天晚了，改一天再去罷！」

那茶房又說：「李紅玉說了好幾回，要請曹經理到她家裏去玩哩。」

「好好好！那一天我有空就去。」曹經理說話急促，樣子有些不耐煩；不是不耐煩，只因在這通衢之上，和一個茶房說這一類的話，萬一旁邊有人，實在有些不成體統。於是，他和王副理，埋着頭，向前邁步而進。

那個茶房自然不了解曹經理心情，在他的想法：深夜從文德橋那邊過來，多少有點「非奸即盜

「的意味：『與其到別人家去，何如到李紅玉那裏去呢？』因為他知道，李紅玉對於曹經理的招待比招待其他客人更爲週到；李紅玉總算有職業的，比那樣沒有職業的『夫子廟女郎』，總要乾淨得多，爲什麼曹經理不去接受她那一份好意呢？」

「你太熱心了！」王副理接着說了一句。

「明天沒得空，改一天也好。」那茶房見不是苗頭，就停止了脚步，搭起着自己轉灣。

汽車停在那面，兩人上了車，沉默的司機，只問了一句：「回去嗎？」這就由熱鬧的夫子廟，駛入了冷靜的街上。

在車上，爲了避免司機注意，兩個人說了一些隱約的話。

問話的總是王副理，他說：「我看，這一筆買賣是做不成的了。」

「怎麼做不成呢？」

「明明已經有了戶頭，難道你還要捨着做嗎？」

「是她要拋出來的呀。」

「這樣說，明天還要來談談生意了。」

「看罷！」

「有什麼等的哩，要做就做，不做就不做。這個年頭，做生意只能捨個帽子，難道還想圖他一筆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本來我也不一定要做這一筆買賣，對方既然有意拋出，我是却之不恭。如

果另外確有戶頭，我又何必一定買進呢？」

曹經理的話說得頗爲含糊，連愛說隱話的王副理，都有點不明瞭了。王副理說：「有戶頭是明白白的事，你還要懷疑嗎？」

「我並不懷疑，我的想法也和你一樣；只是我知道那個戶頭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這用不着看的，想也想得到。這種貨品，她的戶頭總是差不多的。」

「你的意思，是說貨不好，只有像我的人才去照顧嗎？」曹經理雖然說得客氣，心裏確實是有些不了然。

「不是這個意思。一個事實：那個掀門帘的人，我認爲就是她的戶頭。還有一個理論：這類貨色，我們是從另一面去欣賞，否則價值決不會高，是不是？當着我們的面，她不能不搭起架子來；背着我們，你曉得她的主顧是些什麼樣的人。」

王副理的話越說越明，曹經理怕的是司機完全聽得懂，於是作爲默認他有理由，不再回答一句。

王副理見曹經理不響，生怕他會誤入迷途，於是又加上一句：「假如一定要買進，明天我們最好再商量一下，也許還可以殺殺價。」

曹經理用一個字結束了這個談話：「好！」

其實，第二天，乃至第三天，曹經理根本並未出門，這兩天他忙着一筆真正的買賣，把夫子廟道人肉市場上的生意經倒擱下了。

第四天，曹經理才略有餘暇，舒了一口氣。

曹經理的工作情形，王副理自然最清楚不過。他見曹經理有了空，就湊着說：「經理！今天晚上請我喝一杯嗎？」

宿舍本來是一個怪物，黃昏時有牠可怕的岑寂。住在宿舍裏的單身漢子們，一聽有約會，誰也高興的。曹經理豈能免此？他有意無意的回問一句：「到那裏去喝酒呢？」

「何必問哩，只有兩個地方去，一個是李紅玉……」

「還有一個呢？」

「還有一個是十五號。」

「這真怪，老大的南京城，只有一個吃酒的地方？」

「別人或者還有更多的地方，我們經理吃酒，非此不歡，這有什麼說的呢？」

「你前一天在汽車上說的話忘了嗎？」

「不敢！我就是來陪經理去看貨色的。」

曹經理收起自來水筆，插上左胸的口袋，看了一眼手表，把沉重的眼鏡向鼻樑上移了一移，然後才說：「你敲我竹槓，要我請你吃酒；你還要找出理由來，做我的罪狀。」

王副理搖着雙手笑道：「卑職從來沒有這個意思。總經理明後天就來了，經理！這個時候你不能對我有點誤會，那我是吃不消的。」

「這個倒不必担心。總經理上次到南京來，聽說你在夫子廟吃得開，很有意思要我你做嚮導，

後來因爲事情忙，就沒有談起。這回來時，少不得還要借重你哩。」

「卑職不敢！卑職不敢！」王副理一陣笑說：「我伺候經理大人，還可以說公私兩便，而且經理夫人，遠在西陲，鞭長不及馬腹；如若伺候總經理，那成個什麼玩意？總經理的夫人是何等人物，誰惹得起？風聲少有不密，我豈不是拍馬屁拍到馬腿上嗎？」

「哈哈！你真會算賬！」曹經理說着，拿起了帽子，去披大衣。

「到那裏去呢？」王副理跟着問了一句。

「還用說嗎？」

王副理得到這一句話，笑着出去招呼司機。

片刻之後，曹經理和王副理，兩個人又坐在十五號的房間裏了。

一見了面，李紅玉就表示歉意：「那一天招待得太不週到了，房裏又饑得很，真是對不住。」

「你太客氣了。」這一句話，經副二理，可算得是異口同聲。吃酒。

縱情的談話。

談話先總談得很遠，漸漸却近了。

酒是越吃越多，話越談越近，王副理三杯落肚，無所不談。曹經理要說而不好說的話，王副理一齊代表他說了。

甚至至於曹經理所沒有想到要說的話，王副理也說了。

王副理說：「今天晚上，你的阿哥，不打算回去了，怎麼辦呢——」這句話原是曹經理沒有想到要問的。

「不回去，往旅館呀。」李紅玉狡猾的對答。

「往那一家旅館呢？現在的旅館都那樣的擠，怎麼好開到房間呢？你給介紹一家好不好？」

「在夫子廟，旅館多得很，秦淮旅館，環球飯店，海洞春，阿哥願意住那一家就住那一家，我那裏有面子做介紹。」

「萬一客滿了呢？」

「客滿了嗎？」李紅玉說着又笑了一笑道：「都滿了就回去！」

「他就是不願意回去呀！」

「不要說這些話了，我曉得的，曹太太在成都動了身，就要到南京了。」

「就是因爲太太還沒有來呀！」

「吃酒！吃酒！不要再談這些！」李紅玉忽然的避開談話，端起了大杯子，乾了一杯，朝兩個人說：「乾呀！」

這種動作表示出來的，是她內心非常的激動。這種激動，又可從兩方面去看，一方面是冷，一方面是熱。就冷而言，是自悲身世；就熱而言，是你有心我也有心。在這情形下，王副理却有點看她不出了。

曹經理，王副理，兩個人都沒有接受她的提議去喝酒。同時，兩個人都放下筷子，饜望着李紅

玉。

「爲什麼老望着我？」

「因爲你好看呀。」這句話是曹經理奪口而出。

「什麼好看喲！我們是粗人！」

「像你這種粗人在那裏去找喲！」

「不要拿我開心！」李紅玉所說的，還只是這麼一句平凡的話。

辭了。

王副理表示：「曹經理回去不回去，聽曹經理的便，我可得先走了。」

曹經理是挽着王副理：「要走我們一道。」

王副理向來對於曹經理是奉命唯謹，今天却不然，居然這樣說：「我要先走，想早一點睡覺，果然王副理腹踐他的諾言，說着就走了。走了還不算，把汽車也坐走了。」

沒有汽車，叫曹經理怎麼走呢？

曹經理如果沒有九分以上的酒意，他是不會放王副理坐了汽車走的。及至王副理坐汽車走了以後，他才感覺到這是有問題的了。

曹經理罵着王副理：「這個傢伙，簡直開我的玩笑，他是走了，叫我怎麼辦呢？」一方面固然是在罵王副理，一方面可也在注視李紅玉的答案。

李紅玉的話很乾脆，她說：「汽車去了，你不回去就是了。」

「我不回去，到那裏去住？」

「夫子廟的旅館多得很呀！」

「你不曉得，夫子廟的旅館，開一個房間難得很嗎？」

「萬一真開不到房間，你到我家裏去住就是了！」

「你家裏去住？」曹經理話說得十分遲重。

「是呀，到我家裏去住呀！」李紅玉說了這一句話，笑了一笑，臉上酒渦，接連漲了兩灘。

「你家裏的人那麼多，怎麼方便呢？」

「這有什麼不方便，我跟我媽媽去睡，把大床留給你，我包你睡得下。一夜晚你翻十個身，也不會跌到床底下來的。」

曹經理沒有想到，她所佈置的安眠方法却是如此。既然講的是睡覺問題，又怎麼能說的她的話不對？

然而這個方法究竟是曹經理所不願意的。

曹經理說：「好！我先去找找旅館罷，找不到時，我再來找你。」說出這一句話，曹經理當然是百分之百的失望了。「再來找你」，不過是一句話而已；曹經理已經是準備了，沒有汽車，喊一乘黃包車回去就是了。

但是在李紅玉給曹經理披大衣時，這事可又有了轉變，很輕鬆的話音，遞在曹經理耳中：「你

到上海咖啡室等我。」

李紅玉的頭髮在曹經理的面頰上磨擦，說出來的話，一股雪花膏夾着脂粉香味，即使曹經理是聖人，也應該迷醉；何況未必是聖人哩。

在上海咖啡室，曹經理很悠閑的喝着咖啡。奇怪的是，這晚上的客人并不甚多。否則，曹經理有他足以炫耀之處：「等着瞧，我的身旁，也得有一個夫子廟的女人哩！」

李紅玉來得并不太早，曹經理等得起碼有一個鐘頭，幸虧有手表作證明，否則在他心理上，這是「半天」。

脫去了女招待的白色圍裙；披的大衣沒有歌女們那麼闊綽，但也并不失時；淡淡的梳妝；很雅靜的旗袍；兩耳墜着一副耳環。這樣的裝束，曹經理是初次見到。不但看不出她是一個女招待，而且和一般夫子廟的女人也不同。依曹經理的眼光，完全是風流少奶奶模樣。

火車間裏，李紅玉和曹經理對面坐下。——依着慣例，她是應該和曹經理併排坐的；爲什麼要和別的女人不同呢？曹經理沒有想到，李紅玉好像也沒有想到。

「爲什麼又讓我就這麼久呢？」曹經理第一句是應有的質問。

「我並沒有失信，說來就來了，你還怪我哩！你想想看，在店裏收拾收拾，回家洗洗臉，這要多少時候？」

「這樣說，你還沒有吃飯嗎？」

「不想吃了！」

「在這裏吃點東西好嗎？」

「我不吃，我只要一杯茶！」

茶房把茶端了來。

「你叫我在這裏等你，是不是已經替我把住的地方找好了？」

「你——」說了一個字，李紅玉臉上有一點含羞的淺笑，接着又說下去：「承你看得起我，我還有什麼話說。不過，……」說到這裏，她只用手去拈小電燈上的流蘇，眼睛微微的楞住。

「不過什麼呢？」曹經理緊問着下句。

「不過我家裏的床太不乾淨！」李紅玉突然很快的回答。這是轉着灣說的，把原來預備的「不過」下面不同的話換過了。

曹經理只在那有魅力的電燈光下，看李紅玉的顏色。

什麼話都沒有說，只是笑，笑得那麼輕逸。

咖啡室裏的夜晚，逼近了打烊時間生意更好；可是，曹經理在那上座最盛的時候，却和李紅玉雙雙走了出去。

由上海咖啡室到文德橋，路是很短，人却很密。往往來來的，有男有女。李紅玉擠攏着曹經理慢步而行，曹經理老覺得，路上的人都在望着自己。這裏有兩個解釋：有一點他很得意，靠着他走的，乃是一個年青貌美的婦人；又有一點他很難爲情，堂堂經理，如何和一個女招待相伴而行呢？究竟第二個想法，重於第一個想法，路不過走了三五十步，曹經理把帽沿往下拉了兩三次。李

紅玉眉毛眼睛都會說話的，自然看出來了，於是她說：「我先走一步，你隨後來，好不好？」

「爲什麼？」

「恐怕你不方便呀？」

「我有什麼不方便？」

「方便也還有什麼不方便，我只怕你把帽子拉破了。」

「噯！」曹經理還不會知道自己的小動作，李紅玉一說，他才恍然若有所悟。索性把帽子朝下拉了一拉，笑着答道：「不是我不方便，怕的你不方便呀！」

「我們這種人吃了這口飯，你難道還不知道嗎？叫做『逢貴則貴，逢賤則賤』。今天有你曹經理陪我一塊走路，是我的面子，就怕人不對我看，我還有什麼不方便的地方嗎？這真是笑話了。」

李紅玉的話，又好像是捧，又好像是譏諷，連曹經理都聽不出來她的意思。帽子壓住了曹經理眉毛，酒後的神思究竟差一點，脚下踏了一個石子，不當心幾乎摔了一跤。

「你好好的走呀！」李紅玉扶掖着曹經理的臂膀。

「我醉了。」

「酒都吃了好半天，咖啡也喝過了，不聽你說醉，這會反倒醉了嗎？」

「真的！剛才并不覺得，出來走了兩步，酒好像朝上湧哩！」

「慢慢的走，我扶着你就是。」李紅玉是那樣的溫柔，那樣的親切。

文德橋是破爛的古橋。自從有電燈以來，電燈公司就是節約的，節約又恰從文德橋開始，——

橋上沒有一盞燈。因此，李紅玉扶着曹經理，好像牽了眼睛的人，叫他靠右，又叫他靠左。除了經常在文德橋上行走的人，誰也記不清橋上有多少洞。（文德橋據說也會修過，但是修橋的日子很短，而破橋的日子很長，所以南京人所看見的，永遠是破爛的文德橋。）在橋上行走的人，到了夜晚，只有用習慣去摸索，卻沒有辦法去瞧那裏有破的洞。

曹經理走到橋中間，低低的說：「今天我很高興！」

「什麼事高興？」李紅玉明知故問。

「你又跟我調皮了！」

「今天我很不高興哩！」話好像針對着曹經理，然而她是笑着說的。

「什麼事不高興呢？」曹經理回問，一如李紅玉。

「這個你不曉得！」

「我因為不曉得，才問你啦！」

本來李紅玉說那話時是在笑的，曹經理這麼一問，李紅玉却把笑容做住，忽然的沉默了。

「爲什麼不說話啦？」

「到了家門口了，還說什麼哩！」

曹經理把帽沿向上扶了一扶，可不是嗎，矮矮門樓，牆上深深淺淺新刷上一層不均勻的白粉，掩不住的蓬門荜戶，這是李紅玉的「香巢」。

剛跨進大門，李紅玉就喊着：「姆媽！」報告：「曹先生來了！」

老太婆從房裏答應着出來。

曹經理醉眼迷糊的，看見老太婆遞了一包什麼東西給另外一個人。那個包不小，好像是裹了小學的「襪襪」。

今夜晚，曹經理要把靈魂和肉體，全部的送給李紅玉，對於其他的物事，自然毫無研究的興趣。誰管得老太婆手中的包裹呢？

比上次來時，李紅玉母女，都熟練得多了，攪糖食水果盤子，十分迅速，是家裏預先儲備了的；取出了紙烟，藍色二十枝大砲台，正是曹經理慣常喜歡抽的。

本來曹經理是吃得很飽，但是見到盤中蜜棗，却順手拈了一個，丟在嘴裏。曹經理曾經告訴過李紅玉，他在甜食之中，只愛吃蜜棗。今晚李紅玉家所拿出的蜜棗，又大又甜，好似一個個都經過挑選，這明明是專為曹經理去買來的。

瓶裏的臘梅花，壺中的龍井茶，和在一個鏡框的板縫插了一根棒子香，同散出的氳氳之氣。

就李紅玉房中一切佈置而言，簡直整個兒的準備度這一個：「曹經理之夜。」

同院子住的頗有幾個「夫子廟的女人」，笑聲，談話聲，間雜一段西皮二簧，一段不完全「玫瑰玫瑰」的歌聲。將近兩點鐘，石壩街才入於黃昏時候。

曹經理却不知不覺的接連打了兩個呵欠。

「渴睡了嗎？」李紅玉倚到曹經理的身邊，左手灣架在他的肩上，右手去理着他的領帶。

「不想睡哩。」曹經理的話，未必言出由衷。爲什麼要這麼說呢？很簡單，這種生活，他還不

會習慣。不睡，來是幹嗎的？睡，以經理面睡女招待，「下流」！於是他只以「不想睡」三個字敷衍時間，同時，他却並沒有乾坐一夜的打算。

「該睡了呵！」李紅玉說話那麼柔和。整着領帶的手，移了上去，撫着曹經理的頭髮，像是祖母撫摸着孫兒。

「在那裏睡呢？」曹經理乃有出人意外的問話。

「你說！」

「我如果在這張床上睡，你又在那裏睡呢？」

「何必給我操心，我家裏漿糊多得很。」

「漿糊做什麼用？」

「貼在牆上就是了。」

「哈哈！」曹經理禁不住一陣笑。

一面笑着，一面曹經理在脫衣服。因為屋裏冷，他一直披着大衣，到此時才脫下來。於是接着脫西服，解領帶。等到他脫下衣的時候，李紅玉却出去了。

此時四圍很靜，石壩街除了黃昏，自然也有夜晚的時候。於是曹經理聽得見，李紅玉在房外說話的聲音。

她似乎是在和老太婆說話。然而除了老太婆以外，却又似乎有別人聲音。噉噉噉噉的，究竟說了什麼，總還聽不清。

曹經理起了一陣疑心。

曹經理最初當心的，只怕李紅玉這種夫子廟的女人，留夜在她家中，說不定發生別種事故，引出什麼意外。此刻哩，又增加了一些心思，假如有「仙人跳」那一類情事發生呢？李紅玉公然是娼妓，那倒無所謂；偏偏不然，她是女招待，女招待乃是良家婦女；一個男子，脫盡了衣衫，睡在良家婦女的床上，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不怕花錢，這個面子却蝕不起。

相信李紅玉這些日來的交情，總不致於有「仙人跳」的情事。然而，「害人之意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準備解開的玻璃褲帶，又重復繫好。

門外噉噉喳喳的聲音停止了，李紅玉進了房，順手把門門插上。回過頭來，一看曹經理坐在床沿，那副呆像，不覺奇怪道：「你怎麼還沒有睡下？」

「我想還是回去！」無可奈何的，曹經理說了這一句。

「三四點鐘了，回到那裏去？」

「不是的，在這裏睡，同在宿舍裏睡一樣的寂寞，而且要就許多心事，倒不如回去啦。」

「就什麼心事？」說着，李紅玉也坐到床沿，和曹經理併排着，彎下腰脫皮鞋去換拖鞋。

「他們說的，在夫子廟過夜，往往會被警察拉去的。」

「我們這裏有什麼關係？我也不是歌女！」

「難道警察只管拉歌女嗎？」

「歌女做生意，所以警察才注意他們。」

曹經理聽李紅玉這麼說，便沒有話了。

關閉了房門，房裏只有一男一女，他們要做什麼，就該做什麼了。

於是曹經理和李紅玉接了第一個吻。——這第一個吻也就是最後的一個吻。

在對門的房裏有一個乳嬰的哭聲，一聲兩聲，只是不斷的哭。當然有婦人呵哄着：「乖啊！乖啊！」呵哄也不行，哭聲越來越高，掩了呵哄之聲。

李紅玉聽到哭聲，似乎有些震動，可是她收拾得很快，曹經理還沒有十分感覺她震動，她已在問曹經理：「你的太太漂亮得很罷？你們感情好得很罷？」

曹經理方要答話，房門上輕輕有剝啄之聲，老太婆在外面喊了一句：「紅玉！你來，我有話同你說。」

李紅玉應聲而出，於是門外又復噉噉噉噉。只是話說得極少，片刻之間，脚步走遠了。

接着，對門房裏的乳嬰哭聲停止，還略有嗚咽，嗚咽時聽得出，他嘴裏是含了什麼。

李紅玉在房裏，曹經理把這一間房，當作了整個的世界；李紅玉出去了，曹經理立刻空虛了起來，寂寞、無聊，世界死却了。

等候李紅玉，因為冷，他把脫却的西服披上，只在床沿上呆坐着。

還是那麼不長不短的時間，李紅玉又進來了；還是那麼熟練的，反過手就把門門上。

「還沒有睡下嗎？」這驚訝超過了剛才的驚訝。

「主人不在房裏，客人怎麼好隨便的睡下哩！」

「啲！」李紅玉這個「啲」字，吐出來十分清脆，所包含的意思，由清脆可以看出她的廣泛。照着剛才的樣子，她撥着曹經理，又併排坐到床沿。

「是姆媽找你說話嗎？」

「是呀！」

「說什麼話？」去這半天！」

李紅玉看着曹經理，漆黑的眼珠，在長長睫毛中只是閃動，說話倒是很快：「我姆媽問，明天早晨給你預備什麼點心，她好一大早出去辦！」

「快不要客氣，我一早就要辦公，不能在你這裏吃點心，一切我心領就是了！」

說着話，那不算，曹經理還有動作。

曹經理有些什麼動作呢？請聽曹經理的說話：

「你的衣服穿得這麼厚呀？」

「爲什麼不穿羊毛衫衛生衣，却穿棉襪？」

「穿了棉襪，在外面一點也看不出來，這是什麼緣故？」

「小褂子的扣子怎麼這樣多？」

「全是撤扣，這是時行的裁縫罷？」

「你怎麼這麼瘦？看你的臉上并不瘦呀！」

「啊！啊！這裏不瘦啊！」

由於曹經理的說話，知道曹經理的手很忙；李紅玉哩？不抗拒，也不答言，只是微笑。

突然的，曹經理有個驚異的表示，他說：「怎麼，濕的這個樣子？這一隻呢——」

李紅玉身子一震動，用手來拉曹經理的手，可是曹經理的手已經接觸另一個地方，而且繼續的說：「這一隻也是濕的，這是什麼緣故？」

李紅玉像一尊石膏像，兩眼看着自己拖鞋脚尖，不響，也不再去拉曹經理的手。

可怪的是，曹經理此時却抽出了插在李紅玉懷中的手。用肩膀碰着肩膀，曹經理必得追問其中的「緣故」。李紅玉呆了好一會之後，把腰挺一挺說：

「你一定要我告訴你，我就告訴你好了。」

「你說！」曹經理態度轉入嚴肅。

曹經理一嚴肅，李紅玉却遲鈍了起來。

她慢慢的扣鈕扣，扣齊了；一搖頭，把頭髮搖順了；然後抬起頭來，反問曹經理一句道：「你要我告訴你什麼話呀？」

「你真會裝傻，告訴我什麼話？告訴我，為什麼都是溼的？」

「剛剛喂了小孩子的奶，驚了，所以溼的了！」

「啊！」曹經理似嘆息非嘆息的吐出了一個聲音，接着說了一句：喂過了奶，為什麼不擦乾呢？像這樣容易生病的呀！」這一句話，不是曹經理所要說的話，曹經理要說的，誰都可以想得到，

應該是「你怎麼會有小孩呢？」

李紅玉，這眼睛眉毛都會說話的人，她沒有答曹經理口頭的問話，她却答曹經理心裏的問話了。她說：「你一定會罵我，爲什麼不告訴你，我是有了孩子的人，然而我如果早告訴了你，你會到我們這裏來嗎？你再也不會這樣坐在我的床上了。」

「啊！」曹經理又是這樣一聲。

「我一告訴了你，你就討厭我了，是不是？」李紅玉不再去報告她的身世，仰過頭來，問着曹經理。一隻手，柔和的攀住曹經理的頸項。

「爲什麼要這樣說呢？」此刻的曹經理，停止了一切動作，顏色也有些呆板，說話却還是那麼親切。

「我家既然住在這條街上，我又在飯館裏做事，這點道理，我自然懂得的。客人們出來玩，誰願和有孩子的媽媽打交道呢？就拿我們店裏來說，那一個女招待說她結過婚的？這也無非想讓客人高興一點，多給一點小賚罷了！」

「我沒有這個意思呀！我覺得，男人和女人，只要彼此要好，什麼別的都不相干；有兒有女那有什麼關係呢？」曹經理發表他的理論，這種理論，自然只是「曹氏的理論」而已。

「不！」李紅玉又繼續解釋她的理由：「大家都說沒有結婚，我又何必說自己結過婚呢？而且店裏用女招待，結過婚就不要，我豈能找着打破飯碗？告訴過人了，就不好改嘴。你雖然待我好，我也沒有法子同你說我是孩子的媽！」

「你的道理，我懂得了。你是什麼時候結婚的呢？」

「大前年，我結婚已經四個年頭了。」

「你的先生呢？」

「他呀，不長進的很，你不要問他罷！」

「難道一點事都不能做嗎？」

「那倒也不見得的，原先在一家小店裏當朋友，今年這家店賠了本，關了門，他只閒在家裏。現在正託人介紹事情，不曉得成不成功。你——你們公司要不要添人？什麼事都可以，只要能安插混一口飯吃就行了，你在我面上——他，你是看見過的，那天收會錢的那個人。」

「噲！」曹經理鼻子哼了一聲，沒有拒絕，却也決不是答應。

「你想想，一家三四口人，靠我當招待，一天分不到三千五千，怎麼够養活的？」

「本來嗎，女招待，三千五千，連買口紅燙頭髮都不够，那裏談得上養家活口？不過——」曹經理似乎有點說不出口。

曹經理說不出的話，李紅玉偏急於要聽：「不過，不過，什麼不過呀？」

曹經理還是很遲頓不說。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曹經理不說，李紅玉代他說：「你是說客人的外快嗎？你不明白，現在的人，多會打算整嘞，有幾個人肯在小賬之外再給些小賬的？開來賬單一看，先嚇一跳：本來嗎，東西實在貴，吃個三萬五萬的菜，雜花捐稅，一加上便是十萬八萬，就是大方的人，也覺得花的

多了。另外頂多給兩三千塊錢，那就了不起了。至於你，平常總要給那麼多，是你的場面不同，你的人又好，別人怎麼能像你哩。」

李紅玉滔滔不絕的說了一大段，曹經理本來想不讓她說下去，然而又覺得聽聽也不錯。

「直等她說完，曹經理才講：『我沒有想到這件事。』」

李紅玉這可有些詫異了：「你不是說的這個，那還有什麼『不過』呢？」

「我說罷，悶在心裏我也是不舒服的。」曹經理於是說出他想知道的事：「我老聽人說，夫子廟的歌女，一大半都在做生意，其餘的舞女嘍，嚮導女嘍，都是如此，女招待自然也不能例外了。我要說的就是這句話，你在菜館裏分的錢雖然不多，生意上總不會錯罷！」

「這也不怪你會這樣想，每個人恐怕都會這樣想罷！」李紅玉言下有不勝感喟之勢。

「難道并非如此嗎？」曹經理當然毫不信任。

「有哩，我也不敢說沒有；要說個個女招待都是做生意的，這實在有些冤枉。」

「怎麼冤枉呢？」

「你想，當女招待的早晚吃飯的時候，一定要在店裏，還要幫忙摘菜洗碗，能有多少時間在外面？至於招待客人，吃酒說笑，這是本份的事，和姑娘們不同呀！」李紅玉說到這裏，簡直有點憤慨了。

曹經理微微笑道：「照你這樣說，以後夫子廟要多添多少真箇牌坊了。」

李紅玉弩了弩眼，接着又說：「你不相信，自然有你的道理，看！」說着，她指一指自己，又

指一指曹經理：「我是女招待，你是客人，這樣親熱，你不該疑心我嗎？」

「你何必拿你自己打比方哩？」

「不拿自己，拿那一個？但是我老老實實的和你講，我就不是做生意的。女招待們，和客人熟了，發生了感情，這是有的；但是你不能說她們都是在做生意！」

李紅玉這一套理論，曹經理無詞以對。

曹經理不說話，李紅玉的話就更多，她說：「做生意的，是拿身體賣錢；像我們這樣，只是彼此要好，不能和做生意相比的。」

李紅玉說過話，照講曹經理應該表示一些同情；然而曹經理竟然沒有，這不免使李紅玉失望。失望的人，她有什麼話不說呢？所以李紅玉又感慨的說：「我們這種人，人家不拿我們當人，我們只好不拿自己當人了。像你阿哥，連我的話都覺得不是真的，那我有什麼可談呢？」

「我沒有說你的話是假的呀？」曹經理立刻加以分辯。

「假不假不去說他，你如果把我當做是做生意的，那你可是冤枉我。你看！」

李紅玉說着，把頸子一歪，湊着曹經理的眼睛。曹經理不免一看，只見她的後頸上，有兩道深的紅痕。

爲什麼李紅玉要請曹經理看她的頸項，這使曹經理頗爲奇怪。

「你的頸子是怎麼啦？莫非是抓癢抓的？」

「抓的？手再重些，也不會把自己的頸子抓破呀！」

李紅玉又有一點盈盈欲涕的樣子。

「不是抓的，怎麼會有一條痕呢？」

「告訴你罷！和他打架打的！」一面說，一面站了起來不管冷熱，把桌上的殘茶喝了一口。

「爲什麼打架呢？」

「就爲了你！」

這使曹經理越發的糊塗了，在李紅玉的口中，有你、我、他三方面，而曹經理竟居其中一角。他如何能明白呢？所以曹經理還是要問：「爲我何來？」

你縱然沒有良心，這點道理也應該懂得的呀！上一次，你叫我到咖啡館，我沒有來，你怪我；我的苦處，你那裏知道？就爲了我要到咖啡館，他不肯，我們打了一架。」

「那天是不是打過架，我不知道，但是你那天根本並沒有到咖啡館來呀。」

「那天雖然沒有來，今天我可來了。」

「今天打過架沒有呢？」

「架已經打過，還打什麼？」

「不打架，又到了咖啡館，想必你先生并不反對了？」

「反對也不行。你待我這麼好，我領你的情，我媽媽也叫我好好的照應你，他有什麼話？媽媽說的，只要我好好照應你，人心換人心，你自然會照應我們了。」

照着李紅玉說的話，曹經理已經全部的明瞭了。倘若完全是真的，李紅玉爲了一家衣食，不得

不犧牲自己；丈夫即使反對，那也無用。她並沒有賣淫的經驗，留曹經理在她家裏，她承認是「要好」，與賣淫不同。

倘若她的話并不見得可靠呢？「夫子廟的女人」花樣太多了，這不過是「美人計」和「苦肉計」混合在一起罷了。

無論是真是假，有一點不可否認的事實，就是李紅玉已經是孩子的媽，而這孩子此時却正在哺乳期中。

曹經理心裏想：一個男人，出外玩耍玩耍，原算不了什麼。「姑娘」有的是，那個「姑娘」不接客人呢？風流罪過，一笑而已；至於和良家婦女，要好而超出範圍以外，這是「姘頭」，曹經理說：「我曹某人不爲也。」

假如照法律來講，一個男人，去逛窯子，頂多只有老婆自訴他通姦；和李紅玉（如她自己所說，從來不曾做過生意）要好，那就要加上一個人自訴，不用說，另一原告乃是李紅玉的丈夫了。即使李紅玉的丈夫是同意的，曹經理照樣有此不安。

曹經理埋着頭，像一個哲學家研究深遠的理論，陷於沉思之中。

李紅玉說完了話，見曹經理在想，於是她也想。只是她所想的，與曹經理所想的，很少可能是相同。

像這樣的煙場，至少有十分鐘，還是李紅玉先說了話：「睡罷，天都快亮了。真是對不起你，說了許多話，都是讓你掃興的。——如果你不問我，我也不會說的。」

「你先睡！」曹經理沉思之後，才說出這句話，其實，他已經有所決定。

李紅玉望着曹經理笑了一笑，順便用手擰了一擰曹經理的臉。她是在脫長袍，口中却儘自的說：「我曉得，你嫌被窩冷，是不是？我給你溫暖地好不好？」

差不多李紅玉是半裸的鑽進了被窩，曹經理偏沒有欣賞到，他先是發呆，後則突然站起，靠着桌旁一張椅子坐下。

「爲什麼坐得那麼遠？」李紅玉手拉着被，睡下去了，臉却衝着曹經理說話。

「我有一點事。」曹經理說。

「什麼事？」

「我把牠做了你就曉得。」

曹經理從衣袋中掏出一本支票簿，又從胸袋上拔下了自來水筆。

「你要寫信嗎？這時候寫信給什麼人？」睡在床上的李紅玉，看曹經理的動作當然不清楚，只是揣摩發問。

「寫封信給你！」曹經理說話有些幽默。

「寫信給我做什麼？」李紅玉也是在笑。

「看到你自然會明白的。」說着，曹經理揮動了他的自來水筆，在支票上寫了一個相當大小的數目字。以曹經理地位之高，手筆之大，再證以今日幣值之低，物價之高；他所寫的數目字，至少下面的圈圈劃了六個，這是不成問題的。

像在公司裏簽劃公文一樣，他在支票尾端簽了一個只有銀行行員才認得的字。

把這頁支票撕的一聲扯了下來，然後把支票簿塞進口袋，插好了筆，站起身來，挺一挺腰，此時却聽得院中的公雞喔喔長鳴了兩三聲。

「天快亮了！」曹經理傷感的說了一句。

「是呀，你還不睡哩。」李紅玉接連打了兩個呵欠。

曹經理聳了腰，把支票塞進李紅玉的枕頭下面，湊在她耳邊說道：「這一點點，是我的小意思，我們再見了。」

「怎麼？」李紅玉感到有些突然，也不問天氣寒冷與否，翻身從床上坐起，伸手摸出了支票，她自然識貨，而且她所受的教育知識足夠使她認識支票上的數字。她驚異的連聲說：「這是什麼？這是什麼？」

當李紅玉驚異之際，曹經理已經披好了大衣，戴上了帽子，敏捷的拔了房門上的門。

「不能，這不能！」李紅玉從床上搶着下來，她披起了衣服，拖了拖鞋，趕到房門口，曹經理已拔了大門的門門了。

老太婆也還不會睡，聽見亂亂的脚步和類似爭吵的說話，就跟着從那間房裏跑了出來，問：「什麼事？什麼事？」

一切的鬧聲，曹經理都聽在耳裏，但是他頭也沒有向後掉轉，就是這麼的衝出去了。不能顧到路上警察的疑慮，他急步如飛，走一段路，轉了灣，踏上文德橋。

起先他惟恐李紅玉和她家裏的人會追了出來，上了橋，不見有人在後面跟隨，這才定了心。走路走得太急，儘管只有百來步，也有些喘氣呵呵的。於是他站立橋頭，扶欄而望。

冬寒有些襲人，河上時有一陣似風非風的冷氣。曹經理這會只想到一件事：明天見到王副理，王副理會問些什麼？又怎樣的答他的話呢？

路燈半明半滅，秦淮河兩岸人家的後窗，還有些燈光未滅的，也只是那麼淒涼慘淡。

此時回去罷？沒有車，又怕叫不開門。不回去罷？在橋上站一夜，慢說受不起寒涼，來回的警察誰知這是一位「有所迷惑的經理」，說不定還當作要投河的窮人哩。

沒奈何，曹經理只有抬起疲倦的兩條腿，一步一步的向北行走。

走了幾步，他又回過頭來；對着橋揮揮手道：「文德橋！再會罷！」

卅六年一月廿八日（完）

秦
淮
歷
險
記

秦淮歷險記

本來這種天氣是犯罪的天氣。

我不願說欺人的漂亮話，我老實的告訴你，昨天晚上在夫子廟吃得半醉之後，我就計劃着如何消磨這一個「春宵」。

出了酒館，我的脚步是有點踉蹌，我希望在街上碰不到熟人，同時，我又在希望有那麼一個人會引着我到我所要去的地方。

這個願想實現得異常之快，離開酒館不到五十公尺地方，在電光比較黯淡的角落，兩個中年婦人竄在我的身邊：「先生！要姑娘嗎？」

在平常，我是掉頭不答而去；昨晚，我却把一枝香煙弔在嘴角，用一副熟練浪子情態，隨便的
回問：「有好的嗎？」

「有好的！有好的！」兩個婦人搶着答這一句話。

我依舊埋頭朝前走，她們跟在我後面。我是一句話沒有說，她們兩人却不斷的互相問答，聽得出來，她們的問答，原是問答給我聽，因為那些話，在她們之間，顯然無說的必要。

譬如，一個在說：「桃紅很漂亮，只怕她此時已經有了客。」

另一個就說：「我們領這位先生去找柳綠罷。」

頭一個做出考慮模樣道：「柳綠沒有桃紅漂亮呀。」

於是另一個接口說：「我們還是找桃紅去，也許她沒有客。」

你說，她們兩人問答是不是講給我聽的？我很明白，我不響，隨她們儘量的談下去。

經過一個巷口，我衝了過去，兩個婦人在後面喊我：「先生轉灣走，走這邊走！」

我放慢了脚步，輕聲的說一句：「你們上前！」

我們就這樣換了陣容，掩進了那條巷子。可惜我對於南京地名不熟悉，說不出什麼巷什麼街來。但據我所知道，是在秦淮河以北。

路走的並不多，只是轉來轉去，終於停止在一座樓房門前。一個婦人上前敲門，裏面沒有人答話，敲了好半嚮，「呀」的一聲，樓上臨街的窗戶打開了，燈光照着一個女人的鬢髮，向下望了一望，然後才說：「找那一個？」

「桃紅有沒有客？」

「沒得空！」樓上答復了，然後又加上一句：「你怎麼這時候才來？」話一說完，就很不客氣的又是「呀」的一聲，窗子重復關上了。

頭一個婦人說：「我說嗎，桃紅忙的很，果然罷！」說這句話，有未卜先知的高興，却又未免有點失望的神情。

另一個說：「桃紅架子也太大了，頭回我帶了一個客人去，住了三天，很花了些錢，後來却是吵翻了。還不如找柳綠，柳綠就沒得這些架子。」

「也是的，柳綠和氣得多，客人沒有一個不喜歡她的。」

「漂亮不漂亮，也沒有一定的，有人喜歡肥的，有人喜歡瘦的，這要看各人緣份。」

「是呀！麻油拌韭菜，各人心裏愛；我就覺得柳綠不錯，你偏要先找桃紅。」

因為桃紅拒不見容，於是不漂亮的柳綠，立刻漂亮了起來。我對於她兩人這幾句對話，暗暗有些好笑。我的脚哩，只依舊跟着她兩人走。

穿過了一條馬路，有塊空地，地上還堆了些木料，那裏有座像廟宇的房子。我白天裏曾經從這房子前面走過的，沒有想到，這裏會住的是「門戶」人家。

大門掩而未門，揚長直入，頭一進兩邊房子裏都有笑聲；我們走到第二進。

「柳大媽！」同行的那個婦人問訊了，房裏出來的也是這樣型的一個中年婦人，應着聲，盯了我一眼，然後反問道：「這位先生是你們帶來的嗎？」

同行的婦人說：「柳綠在家嗎？」

「在哩！」

我們進了房。

天呀！「樂戶」之樂是如此嗎？似明似暗的十六枝燭光燈，照出牆上的灰塵，桌椅陳設真够雜看的，到是床上枕被還洗得乾淨。這一些原非我所需要注意，然而很不幸我却首先注意到了。接着，我發現床邊站了一個人。

這人是誰？不用介紹，我知道就是「柳綠」。是什麼模樣，我描寫不出。如果你在夫子廟走動時，你很容易碰到她。碰不到她時也會碰到和她很相似的人。在這裏不必討論她的美和醜，「麻油

掉韭菜。各人心裏愛」呀。但，我可以說到她的健康情形。人不過瘦，精神懨懨，有肺病嫌疑；滿面脂粉，掩不住透出的斑點，有梅毒嫌疑。我面對着這樣一個嫌疑犯，豈能久留？

此時頂忙的是引我前來的那兩個婦人，她們在致介紹詞，她們在讀讚美詩。我有些不能忍耐，可是我又不好當面指出那柳綠的種種嫌疑。當家的婦人拿起茶壺，我就說：「不用客氣，我還有點事」。連帽子也未除去，掉頭就朝外走。當然有些尷尬，我是無法顧及；假如我當時坐下去，可能更有更尷尬的情事發生。縱然我知道我所說的話不能自圓其說，不那麼說又怎麼說呢？

「赤佬」！

揚州人的暹白起於我的身後，我有些覺得好笑。

我自問走得很快，可是我才出門，與我同行的兩個婦人，不知如何依然會追近我。

「先生！你不中意，我們再找別一個去！」

酒意是快將消失了，聽了婦人的話我頗不高興，我說：「算了罷！害我跟你們走了這半天的黑路，一個是閉門不理，一個是楊梅大瘡，你們能找到好的嗎？」

「好的是有，只是要貴一點！」

我冷笑問道：「幾千萬？」

「幾千萬倒用不着，只是……」

「算了罷，我給你一萬萬也是沒有用的。」

我說了這句話時，我忽然發覺衣服有點濕潤，我仰頭看天，我伸出手去，果然此時是落雨了。

我心憤廢然，預備回家。兩個婦人，自然看得出我的心情，她們也有嗒然欲喪的情形。正在此時，忽然另有一人發現，此人何時走到我的身邊，我全然不明白，但是他的話却使我詫異：「先生！我帶你去找一個歌女，要不然，一個舞女，好不好？」

這是一個男子，在暗黑的晚上，我不能十分辨明他的面貌。他穿的短衣，而短衣的縫製却相當整齊，這形貌我也曾經看過，是夫子廟拉包車——插了雞毛帚，點一對明亮水月燈，這種包車的車夫。

「或許他的辦法會多一點。」我心中在暗想，我口裏却没有這樣說，我只毫無情緒的回答：「下雨了，沒有勁，我要回去了。」

車夫決不放鬆，他隨在我的後面，報出了許多人名：「我送你先生到鴛聲家裏去，好不好？我送你先生到燕語家裏去，好不好？」

鴛聲是一個舞女，燕語是一個歌女，這兩個人的名字我時常聽愛玩的朋友們提起。朋友們曾經以神聖戀愛的精神去和她們交際，我不相信她們也會「兼營副業」。我剛一懷疑，那個車夫立刻就明白了，他用最好的招徠方法解釋道：「別人找不到鴛聲燕語，我找的到。別人要花冤枉錢兜圈子，我送你先生去，包你又省事又省錢。」

「哦！」我似乎答應，又似乎沒有答應。

那車夫更聰明，他說：「要找鴛聲，一直走，你先生不要轉灣。」
於是我一直的走。

兩個中年婦人哩，在我一直走的時候，她們却轉了灣。我聽她們嘮嘮叨叨在罵那個車夫：「老爺子們生意！你找得到鶯聲燕語？今天老爺子們放了生，下回看嗎！」

車夫笑了一笑，也輕便的答了一句。回過頭來却與我攀談：「那兩個女人，那裏會找得到好貨色來！她們到的地方，都是最低最賤的地方。我從夫子廟就跟你先生到此地，我知道你先生決不會在那些地方坐一坐的。」

他的話使我大爲吃驚，爲什麼有個人跟了我這麼久我却不知道呢？然則此時會不會有別人跟着我呢？想到此處，我越發不想再走了，我就說：「雨大了，我要回去了，管她是鶯聲是燕語，我都不想見她們了。」

「近得很哩，前面過了橋就是。」
順了車夫手指，我發現離我們不遠處有一座橋，過了橋就是秦淮河南岸了。幾時又繞到秦淮河邊，我也是莫名其妙。然而我久仰，秦淮河以南，是夫子廟的脂粉窟，既到此地，爲什麼又不過橋去瞧瞧呢？我也就隨了車夫繼續行進。

他的話并不實在，走過了河，東一灣，西一拐，然後到了一個地方，我走得已經十分疲倦了。門燈很亮，有點像北平清吟小班，只是門口缺少那一系列招待客人的長班。此時我與車夫保持了相當的距離，車夫上前，趑趄進了門，不到五分鐘，却又退出來；有兩個婦人在後面相送，只是笑着。

爲什麼笑？我奇怪。

車夫走到我身邊，說：「我們找燕語去，近得很，過三四家門口就是。」

「鶯聲有客是不是？」我裝着在夫子廟老玩的樣子。

「客倒沒有，有查房間的。」

「什麼查房間？」

「唉！」他嘆了一口氣，却又說：「從前是黨政憲軍警五組聯查，現在只騰兩組了。」

「查房間，一會不就要走嗎？我們就在這裏等一等好了。」

「早着哩。」

「爲什麼呢？」

「查房間，這不是揩油嗎！」雖然他沒有再嘆氣，可是他的神情還是嘆氣的神情。

我有些不相信，因爲我知道，查房間的是外勤工作，他們總還需要多查一些地方，豈能老在這裏？

車夫知道我有所懷疑，就告訴我一連串的話，在他的本意是證明鶯聲確是無客，只爲查房間的糾纏。我却由此明白：「個舞女或者歌女，她們如果兼營了副業，必需伺候那些查房間的人，讓那些人毫無代價的作「嫖客」的享受。那些人當然自己也很清楚，不能够使「姑娘」們爲了盡義務而餓着肚皮，於是他們在適當的時候前來，又在適當的時候撤退。等他們撤退了，客人不妨前來。這一個時候已經很晚了，往往是深夜一兩點鐘啦。「姑娘」爲了業務上的安全，不能不特別招待他們。儘管紙燭抽的是小大英白蘭地之類，而笑臉永遠沒有變的，有時，那種笑臉是「花錢的大爺們」買

也買不來的。

我明白了那些情況之後，豈能再有話說。我只是稍有惋惜，因為鶯聲是有名的舞女，舞女的生
活我是模糊影響，如今擺在面前一個機會，可以使我清楚一點，而這個機會却是這麼的失去。

我們又到另一家。

進了門，經過一個甬道，到達一個房間。

房間裏的陳設，依然那麼簡陋：床、衣櫥、方桌、洗面台、椅子、凳子。牆上有沒有灰塵我不
知道，因為掛滿了畫。電燈很亮，於是我欣賞「壁畫」。

「壁畫」是些什麼呢？照片！全部照片！

照片有大有小，有獨照有合照，有彩色有黑白照。一張頂大的，我心裏想，這應該是主人的玉
影：半身，填的紅脣。人不美，但也不醜。只是太年青了，年青得還像個未成年的女孩。

一陣笑聲遠遠而來，車夫先開口，他是居於介紹人的身份呀：「這是燕語姑娘，瞧，多漂亮！
平常漂亮不算，今天晚上尤其漂亮，她就像知道你先生要來，所以打扮得特別好看！」

「瞎說！」車夫似乎挨了無情的申斥，其實「實深喜之」。

介紹人是屬於雙方的，此時車夫才發現了自己的缺點，他還不知道我姓什麼哩。於是姑娘問我
貴姓？我從「百家姓」上摘了一個字告訴了她，我沒有多說話，我打量那姑娘。

頭髮蓬得那麼高，為什麼能那麼高却不倒下來呢？短袖却又那麼寬，寬很了有些像和服。黑底
綉紅花的緞鞋，肉色襪子吊得很高，左手腕上束着表，右手腕上束着金鐲。這一應「裝璜」，是全副

武器。別的不必再寫了，只是她耳朵生得很好，那副紅耳環使人見到之後能够常常記住。

她叫我請坐，她也坐下，笑着向我。因為我老在打量她，她把笑着的臉慢慢低垂，這含羞的情態倒還自然，我覺得有趣。

車夫大約還要兜攬別的買賣，他見我無言發呆，就催促着說：「不錯罷！你先生今晚上就不用去了。」

燕語聽了此言，霍的立起，瞟了我一眼，就退了出去。

「爲什麼不跟我多談兩句話，就跑了呢？」我質問着車夫。

「她自然會來陪你談的，不要急呀，一夜有多少話談不完哩。你先生中意了罷？」

「中意？」我想這是說不上。不過我跑了很久，有點疲倦了，不想再跑，這却是事實。

車夫見我未曾答言，又追一句：「如果你先生中意，我去談談價錢。」

這句話使我打了一個寒慄。「談談價錢」，啊，我是買主，來到此地談買賣的。事實是事實，此刻豈能允許我高說人道呢？我只有點點頭。同時我明白了，燕語之所以退出，原是護我好同車夫討論「價值」。

我進房之時，曾經有個婦人給我斟過一杯茶，此時我才想起，端了茶，覺得不熱了。剛一動念，那個婦人恰恰提了壺進來，連說：「我給你先生換一杯。」

車夫於是補充介紹：「這是燕語的姨媽。」

後來我知道，每個姑娘，差不多都有個姨媽。這姨媽和姑娘的關係如何呢？不是很清楚她們底

細的人是無從明白的。

在當時哩，我却覺得我所要認識交結的是燕語，姨媽者，燕語之姨媽也，我如何能不恭敬她？因之，她倒茶與我，我特別的客氣。姨媽說：「這位先生，太和氣了。」

倒過茶，姨媽退出，車夫也退出；燕語却又進來了。一進一出，乍看毫無作用，或者說是怕客人冷清了。其實不然，這是頂好的劇本的分幕。該誰出場，誰就出場；該誰下，誰就下。不許有一點錯亂，也不許有一點鬆懈。

燕語名為燕語，其實是不語之時居多。我想，她之不語，一定是該我說話。我問她姓什麼？那裏人氏？多大年紀？何時到南京來的？在那裏唱戲？唱的是青衣還是鬍子？

每問一句話，她很簡括的答一句話。其實那些問話原本多餘，牠所答我的，還不同我在百家姓上隨便拈個姓來答牠一樣嗎？我相信，是凡她所答我的，都是對每個客人所必答的，她如果灌一張留聲機的唱片，她將減去許多麻煩。

我問她是唱青衣還是鬍子？她笑了，他重複我的一句話：「唱鬍子？」

我說：「不應該這麼問嗎？」

「老生就老生，爲什麼說鬍子呢？」

我也笑了：「鬍子也忌諱嗎？」

說完那句話，我又追加了幾句：「我是外行，一切都不懂得，所有的忌諱你都不要介意啊！」

「有什麼忌諱不忌諱，只是有點好笑罷了！」

我們的話沒有說完，車夫又進來了。車夫進門，先看了燕語一眼，燕語立刻又站起來跑出去。於是車夫擗了腰，湊我耳朵說了一句話。

「這麼多？有這個價錢嗎？你把我當洋盤了。」我自己認爲此話說得很內行很有分寸，至於車夫會不會暗暗笑我，我沒有顧及。

在我是相信車夫沒有笑我，因爲他聽了我的話之後，點點頭，回答我道：「我再去跟姨媽商量商量，看看可能少一點。」

這次他出去却很快就回來，一揚手式，向我比了三根手指頭。

我仍然有點遲疑：并非心疼那三根手指頭的錢，既然出去玩耍，豈能吝惜銀錢？我只是怕吃虧上當，怕人家將我作洋盤。車夫大約已經看到我的心理，何況我把話說明了呢？他這便專從「不讓我上當」這一點上加強他的語調，而使我不能不相信；他的結論是：「住一夜姑娘，花一石米錢總是要的，況且這還不到一石米錢哩。」

我好笑；假如就人道觀點來講，我這個笑應該是慘笑；然而當時我決沒有從人道觀點去看，所以我的笑是平常的笑。我笑什麼呢？我笑的是：肉和米的比值是這樣比的。

既然我沒有再說話，他就認爲這已經成交了。他於是以極不信任的神情告訴我：「請你先生把錢給她們好了。」

「是要先付後住嗎？怕到了明天我會不認賬嗎？」

「不是這個話」，車夫有些尷尬，他搜索理由以求達到要我預付價款的目的，他說：「一回生

，二回熱，下次你先生再來就用不着了；今天，今天，今天……」他說得那麼斷斷續續的，顯然是很不容易自圓其說，他簡直沒有辦法再說下去。儘管他的話說不下去，而價款須要預付，這還是沒有變動的。

我雖然心裏認爲他對我有點侮辱，但是我不能不掏出錢來。如若我不把錢掏出來，很容易發生其他的誤會，即使我留下在這裏，也會被「貶值」的。

這裏有個公例，車夫出門，而燕語進門。我很有興趣預備和燕語談天，不料門外起了一種爭吵，把我注意力吸引到那邊去了。

門外的爭吵，我分辯得出，是姨媽和車夫的喉嚨。因爲聲音并不怎麼高，我得仔細的聽的。

「你們也太黑良心了！」

「我這還算黑良心嗎？那裏不是這個數目？我不引他到別處去，引到你們這裏來，臨了，還要說我黑良心！」

「噯！希奇！夫子廟只有你一個人會帶客罷！你不願意，你把客人帶走，看看燕語會不會閉一晚上一！」

「是的！是的！那個不知道燕語是個紅姑娘，以後大家不要把你帶客就是了。」

車夫這兩句話，無異乎一件哀的美敦書，對方立刻爲之軟化了下來，只聽姨媽說：「你在我門裏常跑的，也不是一天兩天，怎麼跟我說這些話？太不願交情了。」

「我不願交情？」姨媽軟化了，車夫的強硬更加利害，「不知道那一個不願交情。回回跟我們

磨牙磨舌的，好像帶客的倒有什麼不是一樣。」

我聽話聽了這麼多，自然懂得他們的意思，礙着燕語在當面，我倒似乎有點難爲情；可是，當我注意到燕語面部表情時，她好像却全無所覺。燕語始終淡淡的含着笑，事後我追想當時的看法，是和一位小說家描寫一個女人一樣，她的笑，有如百合花要開的時候。我說過，燕語不醜也不美，然而在那時她却美極了，最低我是這樣的想。因爲我所聽到的話她都聽到，本能在她應該羞慚，而習慣上却把她的羞慚沖淡。沖淡了并非完全不羞慚的意思，惟有女孩子的半羞慚態度才是世界上最美的一朵花。

我不去管門外的事，我又開始向燕語問話，我指了指牆上的照片說：「這是你嗎？」

「怎麼不是我呢？」是她愛用問話方式做答話的。

「爲什麼照片沒有人漂亮呢？」

「你不要拿我開心！」

「那怎麼敢！照片只像一個小孩子，人才是一個美人哩！」

「還說不拿我開心哩！照片是前年照的，我十七歲。」

「今年十九歲？我看頂多十七歲。前年那裏十七歲，十五歲罷？」

「隨你說！」

「十五歲就出來了嗎？」

她笑而不答。

「你是揚州人嗎？怎麼口音又有點帶別的地方聲音呢？」

「帶什麼地方聲音？」

「高郵？邵伯？」

她搖搖頭。

「鹽城？泰興？」

她還是搖搖頭。

「我也找不清，但是我總聽得出，你說話不是完全揚州聲音。」

「隨你說！」他重複說這一句。

「在那一家唱戲呢？」

燕語答了我一句，我沒有聽清楚，車夫又進來了。這回他進來沒有向燕語遞眼色，却是笑着說話：「才這麼一會功夫，你們兩個人的感情就這樣好了呀！」

燕語總是用微笑來答復這一類的說話，我却不肯，我說：「談兩句話就算感情好嗎？你講得太早了。」

「啊！我知道了，這還不算感情好，要到明天早上感情才算好，是不是？」

一個沒有知識的車夫，我知道他會說些什麼話呢？假如和他再說下去，恐怕將有很下流的言語出來。地方是下流的地方，事情是下流的事情，人是下流的人，（當然了，在那個時候，我應當把我自己也當作下流的。）怎麼能禁阻得住下流言語呢？我希望不聽見下流言語，或者少聽見下

流言語，我只有儘量的少問話少答話。於是我也學得了燕語的方法，對車夫的言語，付之一笑。

車夫見我無意與他接談，他似乎別有所想，把話一轉：「你們這樣親熱，我也不打攪你們了，我也要去找人去！」

「你找那一個？」燕語在問他；雖是問話，却有譏笑的意思。

車夫不服：「我就沒有人找了嗎？我找不到你這樣漂亮的，我找個醜的該行罷！」

車夫有些臉紅，望望我，然後才向燕語說：「今天我讓你，明天再跟你談。」

站起身來，車夫是要走了，走就走罷，此時我當然不需要他了；但是他還要同我說話。他湊在我耳邊，很細聲的講：「明天早上，多多少少，你先生給娘姨一點小錢。」

「還要給錢嗎？我身上的錢已經完了哩。」我笑着輕輕的答他。已經花了大錢了，我還在乎花點小錢嗎？但是我心裏總怕「冤」。

「你先生不要說笑話了。」

因為不知道車夫和我說的是什麼，以為或者以她為題材，在打趣她，燕語於是用懷疑的口吻說車夫：「又在嚼什麼蛆，搞什麼鬼？」

「嚼蛆？搗鬼？一點都不是。」車夫說過這一句，停頓了一下，指指我：「你看，他先生多大的塊頭！我不能不給你先說說情，你還不到二十歲哩。我這樣關心你，你倒回過頭來罵我，這不是冤枉的事情嗎？」

「嚼蛆！嚼蛆！嚼蛆！」燕語儘管是罵他，頭却低了下去。

車夫笑着，是那麼得意，一溜就出了門。他才出去，姨媽就進來，忙着招待。這回招待，和剛進門時的招待有所不同。剛進門時，僅僅一杯茶而已，如今却增加了紙烟；紙煙不算，還有瓜子花生米，甜食碟子。我想，大約因為在說定了「生意」之後，我應該受這一切的招待的。

儘管我和她們才認識，關係却好像頗非尋常。燕語究竟年紀輕，沒有話說；姨媽却大說其「家常」；而且那些「家常」，多半是我不知道的。她先說那些「帶生意」的人如何惡辣，生意紅的，他要吃三成；生意不紅的哩，就能吃一半。做姑娘的，那個也不能上街拉生意；上街拉生意，那還成個什麼樣子呢？既然全靠人帶生意，只好讓他們去殺了，有什麼法子？

我心中奇怪，我就說：「燕語小姐不是在唱戲嗎？」

只是這麼簡單的問話，姨媽却全懂得我的意思，姨媽說：「唱戲有什麼意思？除了彩排的，每人一天只拿幾百塊錢車錢；不說別的，由家裏到場子上去，真的坐車，一天就得貼幾百。那個姑娘家裏沒有老小？如果不為的養家活口，那個願意拋頭露面出來唱戲？」

「這樣說來，唱戲是為的宣傳作用了？」

我用了「宣傳作用」四個字，姨媽不大懂，但是她却點點頭。

我望望燕語，心裏有些可憐她，無論如何，她也是好好人家兒女，為什麼她要幹這下賤的營生呢？既然唱戲，便是賣藝；賣藝的為什麼又不能得她所應得的報酬呢？每家清唱茶社，那一家都是滿坑滿谷，擠不動的人，是誰賺了那些錢去呢？要唱戲的人盡義務，盡義務的人却要賣身去維持生活，這個世界也太殘酷了。

燕語見我望她，她却不曉得我心中想的是什麼事，我看她的樣子，好像極力在搜索話題，與我攀談，於是她竟然找出了一句問話：「你是從重慶才來的罷？」

「爲什麼看出我是重慶來的？」

「這樣你也稀奇，那樣你也古怪，自然是新到南京來的了。」

「你這一猜猜錯了。」我道了「句戲白，然後，故意的說：「我本來就在南京，不過少到夫子廟，所以我們不認識。」

燕語把頭一偏說：「我不信！」

「信不信由你了。」

「你這個人不老實，你看你穿的衣服，就是重慶衣服。」

「重慶衣服？」這四個字在我腦筋中一震。爲什麼重慶有特別的衣服呢？低頭我看了看自己，一時還不能夠明白。這是那裏來的符號呢？是不是因爲太破舊呢？她這一猜，可把我猜的有些慚愧，我就把話給岔了開去，我說：

「你唱了幾年的戲了？」

「還不是那麼多的時候，三年了。」

「你在家裏就會唱戲嗎？」

「到南京之後，跟師傅學的。」

「那樣說，還不滿三年哩。」

「說起來總是三年呀。」

「你會唱些什麼戲呢？」

「一齣都不會。」這句話她說得很調皮。

「不會，你怎麼上台呢？」

「上台就那麼哼唧罷！」說着，她用鼻音哼了兩聲，算比樣子給我聽。

「哼也得哼出個花色來，不見得每齣都會哼罷？要是齣齣都會哼，你的本領也就太大了。」

她顯然是被逼無奈，才說出幾個戲名來：借東風，讓徐州，捉放，烏盆計，這一些戲，我也知道，夫子廟的歌女只要是唱老生的，誰不是唱這幾齣戲哩。

「別的戲我不敢說，借東風，我相信你一定會唱得好的。」

我一句恭維話，恭維的她有點莫名其妙起來，睜大了眼睛問我：「爲什麼你這樣說？」

「因爲你是揚州人呀。」

「揚州人都會唱借東風嗎？奇怪！」

「借東風裏面有一句戲詞，我相信你唱到那裏一定會發生感想的。」

「我有什麼感想？」她有點莫名其妙。

「我記得中間有一句是『望江北』，你是江北人，怎麼會一點感想沒有呢？」

「你又笑我了。」說着，她望了望我，停頓一下又說：「揚州人唱京戲唱不好是不是？那也叫沒得法子，聲音根本不對呀。」

我見她如此誤會，覺得有點難爲情，連忙聲明，并無此意。她并不聲辯。越是不辯，越使我自己認爲剛才的話是含有譏諷。我只好順着題目把話再說下去：

「敬戲的有幾位師傅呀？」

「幾位？你話問的總是這麼奇怪，一個唱戲的要請幾位師傅做什麼？」

「那麼只有一位師傅了！」

「自然啦，我只學老生，也不學青衣，也不學黑頭，要請幾位師傅做什麼？」

我搖搖頭道：「這話也不對。我看你唱的戲雖然只有十幾個，遠的是有譚派有汪派，近的是學余派學言派學麒派，一位師傅怎麼都教得下來？這位師傅的本領也未免太大了。」

「你怎麼把唱戲的事看得這樣認真？」

「因爲你是唱戲的呀。」

姨媽又進來了，見我二人清談，便說燕語道：「你好好的招待呀，也不剝個龍眼？」說着，她從煙盒裏抽了一枝烟敬我。煙倒是大砲台，但因拆開放在那裏，日子久了，透了氣，憋得不得了，我抽了一口，很費勁，却又不好意思不抽。她們拿這種煙敬我，是很瞧得起我，我應當明白的。

燕語在剝龍眼。血紅的指甲，剝出龍眼肉來，遞到我嘴邊。除了小時候我受哺乳而外，不會用嘴去接過別人食物，我又有一點和剛才的難爲情性質不相同的難爲情。

吃了兩個龍眼，她還要剝，我却叫她停止，我說：「好好的指甲，剝壞會剝壞了的，何必哩。我要吃，回頭我自己剝。」

「嫌別人剝的不乾淨是不是？」她把拿在手裏的一個龍眼丟回到盤裏去。雖然是生氣的話，面上總還淡淡的在笑。

她回身取牆角掛的濕手巾揩手，一蓬頭髮，像開屏的孔雀對着我，我笑道：「你真歡喜多心，這樣子，你天天在家裏都同人吵嘴罷？」

「是呀，我就愛同人吵嘴！」

瞧她的樣子，簡直真的生氣。剛剛見面不多久，人生面不熟的，讓她不高興，這又何必呢？可是急切之間，我又掉不過話來，倒是姨媽進來解了我的危。

姨媽隨時進門，隨時出去；每次進來，都是爲了招待我，煙盅、茶盅、手巾盅、鬧過不停。這一次進來，却是爲了燕語。她問燕語：「你餓不餓？」

燕語用不十分肯定的語氣答道：「有點哩。」

「吃粥嗎？還是吃麵？」

「我不吃粥。」

姨媽出去，走到門口，回過頭來却又問我：「先生餓不餓？也吃碗麵好不好？這個時候沒得別的吃的哩。」

我說：「謝謝你，我不餓。」說此話時，我不免露出一些詫異神氣，一兩點鐘了還要吃麵嗎？姨媽大約也知道我詫異，就停住了脚步，笑笑說：「燕語到現在還沒有吃晚飯哩。」

姨媽說過就走了，我却找到了話題：「你怎麼到現在還沒有吃晚飯？」

「這有什麼奇怪？」

「怎麼不奇怪？我沒有聽說過，夜裏一兩點鐘才吃晚飯的。」

「這真是飽人不知餓人飢，我們這種人，就時常如此。」

「爲什麼？」

「十天有八天，吃晚飯的時候就有條子來；出條子那裏還有飯吃呢？」

「出條子不是別人請吃飯嗎？」

「你想，在酒席上，還不是吵吵鬧鬧嗎？有幾個人安穩吃飯？別人吃酒我能獨自吃飯嗎？」

「那你不好了。」

「哼！吃開口飯的人，能得罪人嗎？不說別的，在你唱的時候，給你一個倒好，你就受不了。」

大爺們的皮氣，不都是這個樣兒嗎？而且還有一種難處……」說到此地，忽然停住。

「什麼難處？」我愛打破砂鍋問到底的。

她不急答我，站起來，撩起門簾，向外張了一眼，然後才又坐下說：「你不知道，出一回條子

就要開四千塊錢車飯嗎？」

「你爲了這四千塊錢嗎？」

「我？那有姑娘拿車飯錢的？車飯錢自然是車夫拿的。」

「你怕得罪車夫嗎？」

「車夫們也是得罪不起的呀。」

我沒有答話，我心裏却作了幾種想法：是怕車夫不給帶生意嗎？是怕車夫也會泡碗茶坐在那裏喊倒好呢？說不定，晚上回家，走過僻靜巷子，一個冷不防，身上會被潑了一罐糞罷？這幾種想法，可能一兩種很容易發現，也可能種種都會發現。

何必傷感呢？還是找話說罷，我說：「你在家裏吃過飯再去不好嗎？」

「時間不對呀。出條子的時間就是吃飯的時間，沒有條子你就先出門嗎？條子來了，洗洗臉，換換衣服，去了，大爺還會不高興，說你到的太遲哩。」

「出條子不是請客嗎？主人那有對客人發脾氣的道理？」

「請客？要是那樣尊重客人，倒沒得說的了。」

我想起來又問：「車夫是自己的，為什麼那樣得罪不起？」

「自己的？一個姑娘，唱戲掙的錢，比車夫掙的錢差得遠哩，誰還有資格坐包車？你別看車子雪亮的。那都是野雞車子。」

「既然是野雞車子，為甚麼又那樣怕得罪他們？」

「你不知道，一個車夫有他一段地方，這一段歸這個車夫的，他就給你到飯館裏撥條子，送你坐他的車子，他得一點飯錢，這也不能說不公平。」

「啊！」我想了一想，這確是公平交易，各得其所。歌女有包車可坐，車夫有飯錢可拿，是很合理的辦法。

我還有什麼意見批評呢？我只又說：「平常你們出去坐不坐包車呢？」

「他們才沒有這些閑工夫來拉你哩！」

「那麼，你們吃飯時候不坐包車又怎樣呢？」

「坐不坐是不相干的，只要你出條子，他就會到館子裏來找你，客人不好意思不開飯錢，你也不好意思說你沒有包車。」

好一個心理學家！

車夫問題，剛談結束，姨媽恰端了一碗麵進來。我看了一眼，原是一碗素麵，上面什麼也沒有。假如是我，除非在極餓的時候，是吃不下的。我望望燕語，好像這樣一個人，就應該過的錦衣玉食的生活，這碗麵，她又如何能吃得下呢？

「我在外面吃。」燕語大約是覺得有我在旁，一碗素麵，未免寒儉，所以不肯當我面前吃下。這原是我一個想法，麵是姨媽端出去了。

姨媽出去，燕語也跟了出去。就在屋外，我聽到吃麵的聲音。我棲屋子裏寂寞，撩起窗簾朝外看了一眼。心想或許她吃麵還有什麼小菜。其實不然，一無所有，燕語的麵很快的已吃完了。我不由又在想：「她的胃口很不壞哩。」同時，我發現我自己的錯誤，我明白了，一個姑娘是比客人能吃苦得多。於是我對我暫時握有主權的「商品」，不免有憐惜之意。

燕語吃完了麵，就進門來，先對我打個招呼：「對不起你，讓你一個人坐在這裏。」

我看她嘴上都是油，我說：「口紅都褪了色了，不要同我客氣了。」

她笑笑，從穿衣鏡中看了看自己的嘴臉。姨媽進來說：「看你好懶，連水都不倒。」於是把熱

水瓶裏的水沖了一些到臉盆裏，又把手巾放進去，等燕語洗臉。

燕語洗臉的時候，姨媽却來與我攀談，她告訴我一件使我坐立不安的事，她說：「今天晚上不曉得什麼原故，查房間的查了一趟，又查一趟。那邊的客人，一齊都跑到餃麵館裏來，餃麵館裏人都擠滿了，生意真好！」

我來不及問她餃麵館裏的情形，我只問：「我要不要也到餃麵館裏去躲？」

姨媽搖搖頭說：「不要緊，這裏還遠哩。」

我看了看手表，時間已經快兩點了，我說：「每天都在這時候查房間嗎？」

「不！」姨媽以堅定口吻答復我，「每天查房間總在十一點鐘左右，是剛剛散場子的時候。今天查也來查過了，大約那邊發生什麼事，所以查一遍又查一遍。」

「那邊能查一遍又查一遍，這邊就不能再查一遍嗎？」

「這邊沒有發生什麼事呀。」

我不由得又擺出老玩客的樣子，其實我是從報紙上得來的知識；我說：「這兩天外面風聲很緊，總要小心一點才好。」

「我們這裏向來沒有出過什麼事，你先生儘管放心好了。」

「你爲什麼有這樣的把握？」我一面說，一面猜想：她們大約和鶯聲家中一樣，也時常應酬查房間的人，所以不怕出事。要不然的話，豈能作此保證？然而我總不免有些不放心，我又說：「這兩天這邊抓走了不少的人，你們曉不曉得？」

「聽也聽說過。」

「客人沒有關係，只要罰一千塊錢，連加一的小帳都不到；姑娘却要押個五天，太吃苦了。」

「唉！」姨媽嘆口氣：「我們吃這一碗飯的，有什麼話說，走到那裏，比人家都矮一等，受人作踐，那還不是活該嗎？」

我是來尋樂的，我犯不着同她們一樣傷感，於是我沒有說話。

我不說話，姨媽的話却繼續了下去：「燕語，她的爸爸哥哥都死了，有媽媽又有弟弟妹妹，一家五六口人，吃什麼呢？這也叫沒有法子呀。沒有和平的時候，收花捐，我們倒是安穩；如今和平了，不收花捐了，可又鬧着什麼禁娼的。我們花的錢比花捐還要多，一天倒晚提心吊胆的。你先生請想想，這是禁得了的嗎？」

我笑着點頭，我心裏想：「如若禁得了，我也不會來了，因為我知道如今是禁娼的呀。」儘管心裏想，嘴裏我却沒有說出。

姨媽倒是心直口快的人，她把話說的很痛快：「大家還不是爲的生活嗎？坐汽車住洋樓的大官大府，有幾個不偷偷摸摸的玩過姑娘？自己玩過姑娘，却叫別人禁娼，真是不公道。他們在玩姑娘的時候，未必想過姑娘們的苦處；真正說禁娼了，說句不多心的話，還不是多些強盜多些賊嗎！我可以同不管什麼人打賭，如果禁絕了，我砍個頭給他！」

我還是沒有說話，燕語却說了：「姨媽總喜歡和人砍頭打賭，你如果要賭輸了，有幾個頭給人砍？」

「我就是輸不了呀！」姨媽是百分之百的自信。我敬佩她的堅定，同時我想起早上報紙載稱，市長談話，取締私娼，如果他能辦得通，我應該替姨媽的頭担心。在這裏，我却寧願相信姨媽的談話可靠性較大於我們的市長。

桌上的座鐘，響了三下。談話談得十分有勁的姨媽，也不由打了一個呵欠。她說：「不早了，該休息了。」說着，由牀下面拿出了拖鞋，放在我的腳邊。

我沒有打算換鞋，此時我的酒意可說已經全消了，我向燕語說：「要睡你請先睡罷，我還坐一下。」

「爲什麼？」一面說着話，一面她換了一張椅子坐近我的身邊。

我拉住她的手說：「你每天幾點鐘睡呀？」

「遲早沒有一定。」

姨媽說：「早點睡罷，該休息了。」於是姨媽出去，順手把門帶上。

我又問：「晚上睡得這麼晚，早上不起來很遲嗎？」

「早上？早上與我們是不相干的。」

「那麼，總是下午才起身了。」

「有時候睡到晚上六七點哩。」

「這樣身體不太吃虧嗎？」說時，我捏捏她的手膀，覺得瘦的可憐，「別人也有很胖的，爲什麼你這麼瘦呢？」

「這有什麼一定。你又爲什麼這樣胖呢？」

「大約是因爲我每天睡得早的關係。」

「我看你睡得也未必早。別的日子我不知道，今天你就睡得不早。」

「那我明天就要瘦了，瘦得同你一樣。」

她又不說話了，只是笑笑。

我看她手上兩個金戒指，一個上面是鷄心花紋，我就問她：「這是什麼人送的？」

「錢先生！」她很快的答復我。

「錢先生是什麼樣的人呢？是瘦子還是胖子呢？」

「不瘦也不胖，」她說：「錢先生是長長的方方的，上面印着……」她說着比着，是一頁鈔

票模樣。

我把她的手緊緊捏了一下說：「你倒還幽默哩，就是這位錢先生嗎？」

大約「幽默」二字：她或者還不甚了解，便不答我。我又表示不信，接着說：「沒有人送你嗎？我應未必是錢先生，應該是王先生張先生。」

「這個年頭，那裏遇到那種客人喇！」她說話其聲甚哀，我不免奇怪，像燕語，縱然不是了不起的紅姑娘，但也算不得一無聲名的黑姑娘，難道就沒有人捧場嗎？因之，我想她是有意瞞我，不願意在生客人面前暴露她的場面和交際。

大約是傷感過甚的原故罷，燕語也打了一個呵欠。剛才她勸我睡覺的，現在我倒回頭勸她睡覺

：「請安罷！你不比我，我是玩了一天的，你却累了了一天的。」

「你不睡，我怎麼好意思睡？」

「我們還不是一家人嗎，有什麼不好意思的。」話是說得有些輕薄，在這時候却不妨看作很熱烈。

她看了我一眼，還是不肯：「沒得這個道理。」沒得這個道理，是什麼道理呢？我不懂。我却欣賞她那一雙愜愜的眉眼，眼球懶洋洋的閃動，配着褪了口紅的淡唇，深深披下的烏髮，倒是頗為好看。

我說：「什麼道理不道理，不必去管他，我是個不大講道理的人。」

如果她不是疲倦已極，我想她是不會接受我的提議的。她只答了一句：「那你就不要怪我了。」說時，她脫了皮鞋，換上繡花的拖鞋；把穿的花綢旗袍，解了鈕扣，由頭上抹到腳下而褪去。穿的襯衣，窄小得如同一件背心；三角褲子，彷彿歌舞片中的一個誘惑鏡頭，那兩條大腿。她從櫃櫃中取出了睡衣，搭在床欄上，却不去穿。她睡到床上去，覆上了薄被。粉紅色被面，上有彩色的綉花。頭向外，眼睛對着我只是笑。在這個環境中，我自然需要考慮的我次一動作是如何的動作。

她見我看着她，於是微微抬起放在被外的白藕般的手臂，向我招了招：「我眼睛都睜不開了，實在不早了，你也來睡罷。」

「我把這根烟抽完了就睡。」話是這樣答覆她，實在我的考慮始終并未停止：我睡嗎？沒有那樣大阻！不敢的原因雖然只有簡單的兩個，一怕病，二怕拿；然而這兩個原因都足够使我不能榆下

我的身子。我不睡嗎？說實話，我有點迷惘那雙迷眼和手臂口唇，我又認爲自己花錢花得冤，這儘可不費一文在茶館飯店找她談話的，何必要在深夜坐在她的家裏呢？

我考慮的時間確乎太長，至少是十分鐘以上，我吸完了那一枝烟，違背諾言又吸了第二枝。在客人之中，恐怕我要算一個古怪的客人了。要不然，燕語也許老早入夢，因爲我的古怪，以致她也闔不了眼。

正當此時，忽然有一陣低微而急促的脚步聲由遠而近，接着輕輕的敲門：「燕語！燕語！睡着沒有？快起來！快起來！查房間的又來了。」

姨媽的語音很低，但在我聽來，却像十個汽笛，同時在放警報。燕語敏捷的從床上翻身坐起，我却莫名其妙的抓帽子，摸弄着帽邊。

還是她提醒我：「你把門開開，好讓姨媽進來」。

我拔了門門，姨媽進來，很不好看的氣色，一面催促燕語趕快穿衣，一面安慰着我：「不要緊，前面有好幾個房間，都有客人，他們要一間一間的查的。你先生又不是軍人，怕甚麼？他們來了，你說你是做生意的就是了。」

「做生意的就不抓進局子嗎？」

「到那時候再說那時候的話罷，有什麼法子呢？」

我覺得這個情形，有些像「仙人跳」；我預備質問姨媽，她對我所作的保證，如何不到一個鐘點就失了效？可是事實上不許我有這樣充裕的時間，我此時只能研究兩個辦法：衝出去嗎？還是躲

趕來呢？

想了一想，我向姨媽說：「我走罷？」

姨媽搖搖頭道：「那裏走得出去呢？」

還是燕語來得伶俐，她說：「你不曉得把後門打開，讓他在後門口站一會嗎？」

姨媽用手拍一下頭道，「我也是鬧昏了。」說着，對我招招手，「你跟我來。」

就在這房間後面，是一扇小門，門臨着秦淮河，河中有遠處射來的燈影。姨媽關照我：「小心一點！查房間的一會就要走的。」

我說：「他們不會打開後門嗎？」

「不會的！」

姨媽說過，急急的返身關上了門。

這個時候我心真不好形容。尤其是事後想起來，狼狽而可笑到了極點。我不怕失足落到河裏去，我只怕查房間的竟然開後門。如若我坐在房間裏，也許可以做一句半句的辯論，頂多帶到警察局罰我一千塊錢，黑夜中有誰知道？報一個假名姓，我也不怕別人把我登報。如今呢？成個什麼樣子？查房間的看見我，他們可以說我是賊，我也無從申訴。朋友們要是知道了此事，豈不相傳為笑談？

儘管思潮起伏，我可是一直站在那裏，像門神一般，動也不動一動。倘若我動了，不是落下了河，就要使屋裏的人聽得聲響。

牆壁是如彼之薄，真叫做「耳有耳」，屋子裏面的人聲，在這夜半寂靜之時，可以說我是句句都聽得十分清楚。姨媽進屋之後，大約是掃地下的瓜子殼，可是一頓皮鞋脚步之聲，却把掃地的聲音掩住了。

一個人說：「半夜裏掃什麼地？」這是個南京口音。

姨媽笑應道：「因為先生們來了，地下太髒，未免不恭敬。」

「不要說廢話，我問你，客人躲到那裏去了？」另一個說話的帶點山東尾音。

這話使我吃了一驚，我注意着姨媽如何答復，而姨媽却十分鎮定：「客人還收得起來嗎？其實是沒有客。」

「沒有客，那來滿地的瓜子殼？」那山東口音的人，頗含點偵探意味。

「晚半天，燕語的幾個小姊妹來玩，吃了些瓜子，我渴睡來了，懶得去掃，所以堆在地下。」

南京口音說：「不對！是不是躲在衣櫥裏？」說着，就有開衣櫥的聲音，接着又講：「這張照片好漂亮，預備送給那一個的？」

山東口音說：「送我的！你看什麼？」

好像那兩個人在爭奪照片，於是又有一個北方口音的從中調解：「不要鬧了，查不出來，我們好到別一家去！」

姨媽此時大概已經放了心，就客客氣氣的說：「大半夜裏，先生們很累了罷？喝杯茶，抽根煙，歇一會再回去，何必急哩。」

這明明是客氣話，那幾位查房間的，倒很能接受這個提議。接着下去，我聽見燕語開始參加談話，我聽見燕語一聲怪叫：「人家那不疼嗎！」這是她被擦了。

「疼什麼？你搯我一把看！」還是山東聲音。

「我才不搯你哩，那一腿的黑毛！」燕語說。

「怎麼，你不喜歡？我偏要你喜歡！」說過了話，屋子裏一陣亂，跑呀跳叫，一應俱全。

屋內情形，反正是那一套，我不必繼續寫下去，我當時却不免發生一點感想：花了錢的享受，未必比不花錢的痛快。姑娘在我面前，只是問一句答一句，死板板的；在那些查房間的面前，却有講有笑，活潑潑的。或許因為姑娘的知識趣味，和查房間的知識趣味，恰正相當，不像和我有懸殊；然而究竟此中必有幾分原因，使姑娘有不得不恭維查房間的地方。

在他們談話之間，我聽出了一點道理，原來這一夜晚，查房間雖然查了兩次，可並沒有抓到一個嫖客。不是每個姑娘屋裏都是空的，有言語會打發的，用言語打發了；不會說話的，表示表示也就悄悄的溜了。「大家都是晚上不見早上見的，能鬆一手就鬆一手，何必那樣的頂真呢？罰了姑娘和客人，和查房間的有什麼好處呢？」原來還有這一套道理，我為什麼一定要躲了出來呢？不但我的經驗不够，連姨媽的經驗也不够啊！

究竟是春天不是夏天，中午雖然很熱，夜晚還是很有點兒涼。我在河邊上站得久，簡直感覺得冷了。這一冷，於是我完全清醒。糊裏糊塗的倒無所謂，甚至就在這裏睡一夜我也辦得到。一清醒了，不但這後門口河邊我立不住脚，就是回到燕語的房間裏，我也將無法坐下去。

當我思想橫逸之際，忽然河那邊撲通一聲，這一聲不免將我駭了一跳。是有人跳河嗎？不對，跳河聲音應當更重。那是什麼聲音呢？是魚嗎？魚又沒有這麼重。於是我用一般的想法，那是「水鬼」！水鬼，這可有點駭人了。駭人之念未除，那邊却又有「鳴」的響聲，是市內火車已經開行，這是第一班車，使我知道時間到了四點鐘。

查房間的終於使燕語又尖銳的叫喊了。一聲之後總撤退了，一直等到關上了大門，姨媽纔把我從屋外放進屋裏。

我記不清姨媽說了多少道歉的話，因為我只急着要走。姨媽一定要留我，她說：「時間實在不早了，外邊那裏僱得到車子呢？」

「我可以走回去！」

「查了兩次了，不會再來啦；天就快亮了，何必急在這一時刻呢？就是不睡覺，躺一下也好呀。」

「不！」我很堅決。

「不過」，姨媽突然找出一個理由來了：「到天亮再走，人家也不曉得你從那裏出去的；此刻走，萬一遇到了警察呢？他要盤問一兩句，豈不是怪麻煩的嗎？」

這個理由倒是個理由，不由我不接受。姨媽當然認爲我花了錢必要討到實惠，我怎麼會有這個想法呢？沒有睡覺我也不能縮回那三根指頭呀。

我沒有走。我讓姨媽去睡。

姨媽走了，燕語門上了門，帶着驚魂甫定的神氣，擠坐到我的身邊。她拉着我的手撫摸她胸口道：「你看！我的心還在跳哩。」

這是一個很香豔的鏡頭。

其實，心跳的并不是她，而是我。

終於我還是對她說了幾句她不願聽的話，我說：「你們吃這一行飯，也實在太慘了，有機會還是找個適當的人結婚罷！譬如我，原來安心出來玩的，經過這一鬧，我是一點意思也沒有了。你哩，儘管沒有意思，却還要敷衍我。」

交淺言深，我簡直太幼稚。說過了話，我立刻自己感覺到。燕語放開我的手，淡淡的說：「沒得法子呀，有那個跟我結婚？」說着，她像先前一樣，脫衣上床。

我還是向她說：「抽了這一枝烟，我就睡。」

不久時間，她睡着了，放出了鼾聲。我把口袋裏一捲小報掏出，細細的看。看了好幾張，天色終於亮了。我放輕了脚步，一道道的抽了門門，溜出了門。

做豆腐的剛休息，賣油條的已經很忙了；一個警察在揉眼睛，我却高視闊步的從他面前走過。

三十五年五月三十日(完)

吉訶德先生的戀愛

吉訶德先生的戀愛

吉訶德先生的小脚太太還在重慶等船，那一天等得到，十分難說。飛機是部次長們的眷屬所坐，船哩，挨班次是應該先搭司長秘書之流的眷屬，吉訶德先生，這小小的科長，他的太太只好多等兩天了。

然而吉訶德先生到南京來已經半年了。

宿舍裏的空氣，時常是寂寞得可怕。年輕的同事，一下了辦公室，換領帶，光鬚子，一窩蜂的到舞廳去了。等到一兩點鐘，陸續有幾個回來，嘴裏還在「丁兒鈴古當」，把愛靜的吉訶德先生，鬧得十分不堪。

吉訶德先生也會被他們拖去擲測字攤，很多朋友要他下池子，最初，他只笑笑說：「老了，不要獻醜罷。」話雖如此，他的心還是和那班年青朋友一樣熱，要不是熱，他根本就不會進舞廳大門的。

跟年青的朋友們在一起玩有個好處，可以忘記自己的年紀。吉訶德先生雖是望五之人，在舞廳裏，便把自己當作二三十歲。他不跳舞，他却照樣吃舞女的豆腐。

終於下了海。

證章老早摘下來放到口袋裏，低着頭跳他的「處女腳。」爲什麼要低頭？別人說他要看着脚尖進進出出，他却聲辯：「萬一遇到圈子外邊的朋友，說老頭兒還作怪，豈不難爲情？」

吉訶德先生的戀愛

「跳舞是交際場中的基本常識」，這是所有愛跳舞朋友的盾牌，如今，吉訶德先生也用這一句話作他跳舞的理由。

下過一次池子，不怕你不跳第二次；於是乎一天天的跳下去。

吉訶德先生的年齡雖然不對，身材却是好的，是合乎跳舞的一種身材。儘管是初學，姿勢方面並不十分難看。因之，教他跳舞的那位茉莉小姐，倒也省了一把氣力。

別人叫舞女坐台子，一會兒是秀秀小姐，一會兒是檸檬姑娘。差不多每一個跳舞的人，都以「我和某某跳過」為榮，數得出名字最多的最有辦法。吉訶德先生却不然，是茉莉小姐第一個陪他跳的，始終還是茉莉小姐陪他跳。

和舞女跳舞是有步驟的，頭一次是大班介紹，於是認識了，坐台子，一同跳幾次。以後你縱然沒有找大班叫她，她看見你來，也會翩然蒞止，與你同跳。

同跳的次數多了，話也彼此交談得不少，或者由於舞客高興，或者是舞客有此義務，一道出去吃飯，包台子帶到別的舞場去跳。

這樣就很熟了，可以送她回家，可以在她家裏談到深夜以至天明。

吉訶德先生之於茉莉小姐，是很通常的走這一條舞客與舞女必然的途程。縱然吉訶德先生自己感覺「與眾不同」，那是不相干的。吉訶德先生第一個感覺，自己年歲是和茉莉小姐父親一樣，同在一起玩耍，有些不像樣。第二個感覺哩，吉訶德先生認為茉莉小姐待自己特別好，好到有不可分離之勢，這算得「紅顏知己」，不意乃於舞女中得之。

難道吉訶德先生如此糊塗嗎？那他豈不是白活了五十歲，做那麼一個科長？——却也不然。有時夜半散了舞，回到宿舍，踏上冷靜的一想：「我這麼大年紀，怎麼會給這樣一個小娃娃玩弄了？」只有那個時候他是明白的，茉莉小姐之所以曠近他，因為他會裝那一副「揮金如土」的樣子。

一個科長，不應該過窮，一個公務員，却也決不會太闊。吉訶德先生手頭相當的活動，然而不是貪官污吏。所以他的「揮金如土」，只是在裝，他其實比不了一個洗澡堂裏的賬房。

因為他裝得好，他又擁那麼許多年青的朋友，大家一口一聲的喊着「吉科長」，茉莉小姐的面前，他自然就獲得了崇高的地位。這個地位決不是由情感而來，他也知道；爲了自己要騙自己，也竟然會說：「茉莉小姐對我確實不錯。」在有朋友的時候，他這樣的對朋友說；在沒有朋友的時

候，他像神經病患者，這樣的對自己說着。

某一次跳舞，茉莉小姐坐在他的身邊，大班來了，請茉莉小姐轉台子，茉莉小姐搖搖頭說：「我不舒服，就要回去了。」他很溫柔的問茉莉小姐：「不舒服，早點回去罷！」

「不！」

「我出去給你買一包人丹來吃好嗎？」

「誰吃那個！」

他還要再問，茉莉小姐却笑了：「誰不舒服！這是敷衍大班的話呀，你那麼老實？我們好好的多跳幾隻不好，誰跟他們那些人去鬼混！」

他又很不安心的說：「今天我沒有包台子，豈不讓你得罪了大班？」

「沒有關係，」茉莉小姐說：「得罪了大班，明天換一家，怕沒有地方跳！數數看，南京有十幾家跳舞場，那裏也養得活人！」

「不是那樣講，一個舞客，決不止一個舞女；一個舞女，也決不止一個舞客。我何必搆你的財路哩！」

「別那麼說，錢好有人好嗎？」

「人有什麼好？」吉訶德先生心裏對於茉莉小姐那句話真有說不出的舒服，却故意反問，增加那「迴腸蕩氣」的成份。

茉莉小姐望他笑了一笑。

在淡綠的霓虹燈光之下，坐在身旁的妖冶姑娘，那媚意的笑，笑得吉訶德先生飄飄然。於是吉訶德先生想到如何才能酬發茉莉小姐的盛意，他說：「告訴大班罷，今天晚上，算我包了你的台子。」

「那又何必哩。」茉莉小姐語氣是婉拒，真意如何，吉訶德先生尙無以判斷。然而吉訶德先生終於照包台子付了款。

第二天，吉訶德先生招待茉莉小姐吃飯。找歌女與舞女吃飯，在習慣上一律視爲「侑酒」，名爲「叫條子」。吉訶德先生可沒有這樣想，他像普通應酬一般，事先給茉莉小姐下了請帖。他也知道這是違反了慣例，然而不這樣做，他有些過意不去；職業無貴賤，大家是朋友了，好意思「叫條子嗎？」

茉莉小姐領略了他這種盛意沒有？只有茉莉小姐自己才明白。

大家入座，客客氣氣。幾個愛玩笑的朋友，照平常此時正該開玩笑了；爲了吉訶德先生的態度關係，於是一齊嚴肅了起來。這一嚴肅，那裏還是請舞女吃飯，彷彿耶穌帶領門徒進那最後的晚餐了。

「請茉莉小姐吃酒。」

「我不會！」

吉訶德先生不勉強她，但是別的朋友，擎着酒杯敬酒的，有點兒不高興。

「爲什麼一點酒不吃呢？看不起人嗎？」一個抗議。

吉訶德先生立刻解說：「她是不會吃酒！」吉訶德先生和茉莉小姐交情如此之淺，那裏知道她的酒量。只是居在這個場面之下，他不得不這樣說。

「你代我吃一杯。」茉莉小姐的請求，吉訶德先生有領到勝利勳章一樣的榮譽。

「請茉莉小姐吃菜。」

「我剛才吃過飯，不餓。」

這個答復使吉訶德先生惶然了，下請帖請來的客人，如何吃了飯才來呢？

「你奉一點嗎？」一個建議。

吉訶德先生奉菜了，雞鴨魚肉，都堆在茉莉小姐面前的盆子裏，茉莉小姐說了一聲「謝謝」，其不舉筷子也如故。

「菜都不合口味嗎？」吉訶德先生低聲問着茉莉小姐。他覺得情形有點兒僵，舞女應該都覺得實際的，懂得實際爲什麼要讓場面成個僵局呢？

「我實在不餓！」還是那個理由。

「不餓也要吃一點。無論你飽到什麼程度，多吃一筷子菜，也未必會脹死的。」
吉訶德先生這個強硬通牒總算是發生了效力，茉莉小姐舉起筷子來，吃了一塊皮蛋的八分之一

強。

大家一陣呆，是吉訶德先生的面子。

茶房進門，湊在吉訶德先生耳邊問道：「車飯照開嗎？」

吉訶德先生點點頭。

茉莉小姐和其他舞女一樣，坐野雞包車的，叫條子應該付車飯錢，下請帖請來的，也要付車飯錢嗎？這才給吉訶德先生一個領悟：下請帖也還是叫條子。

快散的時候，門外鬼祟祟來了一個人，是拉茉莉小姐來的那個包車夫。由茶房打招呼，茉莉小姐出去了，一會功夫，重復回來，坐在那裏。

「什麼事？」吉訶德先生很關心的問。

「沒有事！」茉莉小姐很清淡的答。

「我知道，有人叫條子，是不是？要不然，車夫不會來找你的。」爲了怕別人聽見，吉訶德先生又是小聲的講。

「知道了，何必又問呢？」

「去罷！現在不早了。」話是這樣說，心裏其實是頗不舒服。

「你要我走嗎？」這句話可以作兩種看法，一種看法是，「我本來不走的，是你要我走的。」另一種看法，「你假如不要我走，我還是可以不走的。」儘管茉莉小姐不會說話，不多說話，究竟在此中經過陶鎔，說出來的話，通常術語上的技巧還是有的。

有五十年生活歷史的吉訶德先生，這一點却輸給黃毛丫頭了。他不能承認「要她走」，他只好表示「不要她走」。怎麼樣表示呢？擠了好幾下眼睛，他才說：「我知道你給不給面子呢？」

明明茉莉小姐知道在這種場合之中，要走也很不容易走的，樂得賣一個人情。吉訶德先生哩，却也正需要買這個人情。

兩個人辯交涉，以為別人不知道，其實隔壁在鬧酒的朋友，老早的留了心。等到他們交涉辦完，那位朋友就喊了起來：「吉科長，再喝一杯，祝賀你！」

「祝賀我什麼？」

「祝賀你偉大的勝利和成功！」

「什麼勝利成功？」

「怎麼不是勝利成功？出來吃酒，茉莉小姐也給你包了台子了。」

吉訶德先生笑了一笑，却又掉回頭招呼茶房：「茉莉小姐的車飯錢，給他雙份！」

「雙份？」茶房有點不懂。

吉訶德先生的戀愛

「叫你這樣辦，你這樣辦就是了，還問什麼？」吉訶德先生的語音是在發脾氣。

「爲什麼呢？」茉莉小姐不免有此一問。

「你不知道爲什麼？就爲的他今天應該得兩份車餉錢。」

嘻嘻哈哈的散了，然後大家又嘻嘻哈哈的一齊聚集到舞場。從餐館到舞場的途中，吉訶德先生備辦了紙煙和口香糖，還特別爲茉莉小姐買了一袋醬油瓜子，雖然他認爲舞場中吃瓜子不大合式。

或許因爲酒吃得太多的關係，吉訶德先生簡直記不得，這一晚和茉莉小姐一同跳上了幾次。不過，只要音樂一響，他就得提起腳，這中間，只有那小蔡，曾經找茉莉小姐跳過。跳，自然先通過了吉訶德先生的，是一個禮節問題，吉訶德先生並未吃醋。然而吉訶德先生却有一個感覺，嫌那一節音樂奏得太長了。

跳舞散場，已近一點鐘了，茉莉小姐揩着頭上的汗說：「累煞哉！」

吉訶德先生忽然想起，茉莉小姐飯吃得比自己早，肚子應該餓了，就同她說：「我請你吃消夜去，好不好？」

不，我不喜歡吃那些油膩的東西，吃也吃不飽。」

「那我們明天見了。」說出此話，吉訶德先生頗有依依不捨之感。他每天和茉莉小姐見面一次，也就每天和茉莉小姐別離一次。相見時有說不出的喜悅，別離時自然有說不出的淒涼。

今天，他想不到茉莉小姐說了他期待得很久的一句話：「你送我回去！」

吉訶德先生受命之後，便看看同來的諸位朋友。朋友們所找的舞女，已紛紛散去，正候着和他

一路同回城北。他以得意的心情說：「今天我不陪你們回去了，請你們先走罷！」

朋友們一陣轟亂，其中一人說：「不行，吉科長不應該單獨行動，就是舉行婚禮，我們也要送你入洞房的。」

這幾句話使吉訶德先生頗爲不安，他覺得自己和茉莉小姐還在普通朋友時期，怎麼可以向茉莉小姐如此恭敬呢？既然職業無貴賤，茉莉小姐之做舞女，無非因爲家寒，她並非娼妓，就不能同她開玩笑超出範圍的。

吉訶德先生以爲茉莉小姐一定會生氣的，誰知却並不然，茉莉小姐倒是很高興的說：「諸位不嫌地方僻，我歡迎你們去玩。」

全體前往，吉訶德先生是不大願意的，許多朋友在面前，對於他和茉莉小姐談情說愛是有妨礙的。無如茉莉小姐自動的邀請，而諸位朋友歡然應約，又豈是他可阻攔得了的？

茉莉小姐的家，離舞場並不太遠，進房子時候，使吉訶德先生頗有不平之感。南京不說沒有屋子住嗎？爲什麼這舞女的家庭，却擁有一座洋樓？然而究竟因爲他是喜歡茉莉小姐的，而且這屋子一坐下來便使他舒服，因之，他的不平之感，不到片刻工夫，就完全的消失。

這屋子，樓上下有十多個房間，一進門時，便有老老少少幾個女人，站起相迎。茉莉小姐逐一介紹：「這是我媽媽，這是我舅母，這是我大妹妹，這是我小妹妹。」吉訶德先生十分留心，一一記住，他便意識到：茉莉小姐之所以要做舞女，因爲家境貧寒；家境之所以貧寒，一定爲了這「陰盛陽衰」的人丁不旺了。

上了樓，一間大房，佈置得雖不堂皇，却也富麗。沙發玻璃，紅木桌椅，一張精緻的大床，床頭放有新式的台燈。壁上幾框字畫，寫的是真草隸篆，畫的是水墨丹青，倒也脫俗。

吉訶德先生地位既是科長，平常原不離開算盤，當此之時，心中默默計算，像這樣一個家庭，一月開支，需要幾何？他算想不出，一個舞女。會能担负這樣一個家庭生活的。因之他更想到，多時以來，付與茉莉小姐的酬報，總計起來也不够她三天的用度。

當他一面思想，一面難爲情的時候，而同來的朋友，已經在那裏起鬨了，使他不得不放棄種種揣度，而去參加談笑。

舅母上來倒茶敬煙，擺水果糖食碟子。茶是上好的龍井，烟是整廳的大炮台，糖果是出於蘇州。水果却來自外國。

「舅母太客氣了。」吉訶德先生對於這年紀和自己彷彿的婦人，却隨着茉莉小姐，作此尊稱，客氣說話。

「天晚了，沒有什麼好東西招待諸位先生。」舅母說過了，笑笑下了樓。

再上樓來的，是茉莉小姐的姆媽和兩個妹妹。

據茉莉小姐姆媽的表示，她老早就聽見茉莉小姐說過，吉先生爲人是如何如何好法，「爲什麼今天才到我們這裏來玩呢？」

兩個妹妹，一個十八歲，一個十六歲，在姆媽和吉訶德先生週旋的時候，便去和那一羣朋友們調侃，不到片刻，就熟得如十年老友。那十六歲的小妹妹，是擠在一張沙發上，和那位小蔡先生貼

身而坐。

吉訶德先生沒有想到，到這裏來會受她全家老小如此歡迎，從媽媽口中，多少得到些關於茉莉小姐身世歷史。因為朋友談得太熱鬧，媽媽說話聲音又低，他僅僅記住一件事，茉莉小姐在做舞女之前，原來是一個歌女。

談談鬧鬧，在吉訶德先生覺得只是一會功夫，不料却有位朋友，站起身說：「不早了，一點半了，我們告辭啦。」

吉訶德先生不信，看看自己手表，可不是一點半了。

大家告辭，吉訶德先生也告辭。

一位朋友說：「吉科長，你就住在這裏罷，何必老遠的又回城北呢？」

吉訶德先生認為這話又是侮辱了茉莉小姐，却不料媽媽接口就說：「住在這裏也沒得關係呀，我叫茉莉和她兩個妹妹睡了，把這張大床留給吉先生。」

「不必不必，我明天早上還有事。」

「有什麼事，我們給你辦就是了，吉科長，你不用走啦。」一夥人中，小蔡是勸進最力之人。「不行，不行！你們代不了的。」

由於吉訶德先生的堅持，這一羣人，終歸是集體的回去，從鬧哄哄的夫子廟，到冷清清的宿舍。

回到宿舍，差不多已兩點多鐘，大家精神還是那麼盛旺。除了吉訶德先生之外，其餘人的意見

可以說完全一致，認為吉訶德先生既與茉莉小姐如此要好，便不該放棄這「一親芳澤」的時機。

吉訶德先生的見解是那麼奇怪，他說：「我們的感情是够不了那個程度。你們不聽見她媽媽說嗎？叫他把床讓給我睡，那我只好整夜的失眠了。」

「那是一句掉花槍的話呀！你怕茉莉小姐不來陪你？」小蔡年紀比吉訶德先生雖然小三分之一，可是玩耍的經驗，却比吉訶德先生多三分之二還不止。

「你要知道，她是一個舞女呀！」

「舞女怎麼樣？」

「舞女怎麼樣？」吉訶德先生冷笑了一聲。「舞女究竟和娼妓不同呀。」

小蔡竟然大笑起來：「吉科長：你好嫩喲！舞女和娼妓不同，是什麼地方不同？」

「舞女是舞女，娼妓是娼妓，怎麼可以相提并論？」吉訶德先生侃侃而談，已近於面紅耳赤。

「好，不同就不同。我要請教一句，剛才你拜訪過茉莉小姐的，你看見她們的生活情形沒有？弄三千兩千的舞票，她就够了嗎？」

小蔡這個論據，使吉訶德先生多一考慮。本來吉訶德先生對於此點就有些懷疑，可沒有多去想它，經小蔡這一指說，不由得不在腦筋中轉來轉去。

因為吉訶德先生不說話，小蔡的話就更多了，他說：「不信，你現在再到茉莉小姐那裏去看看，我包她此時已經和別人同床共枕了。吉科長！你如果對她有意思，你就乾脆在她那裏睡；你如果對她沒有意思，你隨便玩玩也可以，舞女也應該時時換換口味，多開幾個戶頭。千萬不要像講戀愛

「一樣，對於這種女人，那才值不得哩！」

這一篇忠告，吉訶德先生本來很可以聽得進的，無如「戀愛」二字，却犯了吉訶德先生的忌諱。小脚太太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得來的，夫妻感情却并不壞，爲什麼男女一定要談戀愛再結婚？同太太都不是講戀愛，却和舞女講戀愛嗎？吉訶德先生死也不肯承認的。他只簡單回了小蔡一句話：「我和她戀愛？」

總之，吉訶德先生根本不懂得什麼叫戀愛，所以他自己即使落在那個陷阱之中，也全然迷迷糊糊。

第二天在未到舞廳之前，約小蔡同到商店裏去買咖啡牛奶。

小蔡說：「帶了咖啡牛奶到舞廳，回頭又從舞廳搬回宿舍，這太麻煩了；何不明天叫個工友去買呢？」

「不是自己吃，我要送人。」

「送誰？」

「送茉莉小姐！」

小蔡高聲的笑了。

「昨天晚上，我們打擾了茉莉小姐，送點東西給她，也是朋友往來，人情之常，你笑甚麼？」

吉訶德先生陳述理由。

「你送錢不好嗎？」

吉訶德先生的戀愛

「送錢叫什麼話！」

「有了錢，她自己不曉得去買嗎？」

「總不像個樣子。」

「吉科長！我看你真有點着迷了。同她們這種人，說得上什麼朋友往來嗎？你不要忘記，所有一切，在她們都是營業性質，你要同她們講朋友，也只能講通通有無而已，還談什麼別的！」

小蔡的說教，使得吉訶德先生有些惘然，因為他也想得通那個道理，却只是避免去想。一定戳破了，好像正在做着美寤的夢，被人喊醒，明知夢中是假，也有點不舒服。

在吉訶德先生堅定的主張之下，小蔡不得不陪他先到商場去買東西，吉訶德先生倒也採納小蔡先生另一建議，不買咖啡牛奶了，買的是唇膏和香粉。

拿了東西，他們去到舞廳。音樂已經開始，却不見茉莉小姐蹤影。一問大班，說茉莉小姐并未請假，大約因事遲到。吉訶德先生見不着茉莉小姐，便好像進舞廳為多事。於是和小蔡一商量，再到茉莉小姐家中去拜望。

意外的情形發生了。

進了門，首先還是看見茉莉小姐的媽媽，吉訶德先生開口便問：「茉莉怎麼現在還沒有到舞廳去呀？」

「就要去的，吉先生請樓上坐罷。」

吉訶德先生以為還是上次那間房間，誰知却被引進一個小房間裏坐了。茉莉小姐并不在房裏，

吉訶德先生又有動開之意，小蔡用手肘碰了他一下。

這個小房間沒有窗戶，全靠一盞電燈來維持光亮。屋裏的佈置，除一張床鋪還算得精緻而外，其餘桌子板凳，全是硬木的，有一股似乎是油漆而又非油漆的氣味，當然和香水香粉的氣味完全不同。吉訶德先生的印象：一切不可耐！

不可耐的事情在發展之中。

小房間和那大房間，只有一牆之隔，吉訶德先生聽見隔壁的聲音，一進屋就聽到的，一個男子口中喊着「蓬——拆，蓬——拆。」一個女子在笑。自然是在練習跳舞了。而那發笑的女子，吉訶德先生永遠不能忘記的正是茉莉小姐的聲音。

姆媽從小房間裏出去，就進了大房間。姆媽進了大房間，而大房間裏的笑聲就停止了。

茉莉小姐出現於小房間。

吉訶德先生把所有要說的話都想不起了，他是如彼的木然。

「你們到場子裏去過沒有？怎麼曉得我在家裏？」倒是茉莉小姐先動問。

「我們會算，知道你在家裏，何必到場子裏去呢？」吉訶德先生不說話，小蔡代他說話。

「不信，你們一定先到場子裏去過了。」茉莉小姐在說着話，吉訶德先生卻從旁邊察言觀色，他深覺茉莉小姐有一副忸怩情態，不大自然，不像平常那樣的活潑。

吉訶德先生把唇膏和香粉放在桌上，但卻沒有告訴茉莉小姐，說「這是送你的。」他不想說話，一切的話就都沒有說了。

茉莉小姐早看到吉訶德先生的神氣，就只和小蔡攀談。她叫小蔡等一等，去洗個臉，一同到場上去，天已經不早了。

此時吉訶德先生插了一句話：「茉莉小姐，你忙的很，我們也有別的事；我們該先走了，不耽擱你的事！」說着，就站起身。

但怕吉訶德先生不開口，一開了口，茉莉小姐就好辦了。她說：「我有什麼事？不過一天到晚的玩罷。」

「就是玩，也該玩個痛快，我們何必不識相哩。」吉訶德先生暴露了酸言酸語。

「哦！」茉莉小姐笑了。茉莉小姐的笑是百分之百的偽裝，吉訶德先生倒欣賞着那偽裝之美。

茉莉小姐指着大房間的房門說：「我不知道你爲了什麼不高興，原來爲了我妹妹的客人呀！」

「你妹妹的客人？」

「我妹妹就不許有客人嗎？那位客人，一來了就要我教他跳舞。」說至此處，聲音放低，頭靠吉訶德先生的耳邊，頭髮刺着吉訶德先生的面頰：「他又笨的很，你跟他說快克華而滋，他就要問慢克華而滋。」

「他要學慢克華而滋，你就教他慢克華而滋好了。」吉訶德先生笑了，小蔡也笑了。只是兩人之笑却大有分別：吉訶德先生之笑，是「一笑解千愁」；而小蔡之笑，僅僅是笑的「慢克」二字。

他們在小房間裏說話，大房間裏的「蓬——拆」之聲又起。那笑的不是茉莉小姐，換了茉莉小姐的妹妹了。

茉莉小姐碰碰吉訶德先生的臂膀道：「你聽，那位先生的癡好大，現在又叫阿妹陪他跳了。要不是你們來，我簡直不知道要被牠纏到什麼時候？現在請你們等一下，我去洗洗臉，一道上場子去。」

吉訶德先生只是笑着，未曾答話，自然他不用表示，是撤銷了他所有的抗議。

茉莉小姐一出小房間，小蔡就提起吉訶德先生的注意：「你不要相信她的鬼話，我可以保證在大房間裏的就是她自己的客人，什麼阿妹不阿妹，全是騙人的。如果是她妹妹的客人，怎麼能叫姐姐不上場子，陪着在家裏跳舞呢？」

「你的話也對，」吉訶德先生自有看法，「我也看出一定是她的客人。不過，她能把那個客人丟下來好半天，却來陪我這個生朋友，對我的交情，總算不錯了。」

小蔡望了望吉訶德先生的臉色，是愉快的勝利，於是他也再好說甚麼。

此時却聽見，門外一陣脚步声，好幾個人，由大房間出來，下了樓去。

接着，小妹妹推門而進，請吉先生蔡先生到大房間裏面去坐。

小蔡說：「不坐了罷，我們好走了，請茉莉小姐放快一點，我的脚已經發癢了。」

掉過來轉灣的却是吉訶德先生，他拿起了唇膏和香粉，拉着小蔡的袖子說：「去到那邊屋裏，有個好處，可以催茉莉快一點，要不然，女孩子出門，摸摸索索的，不曉得要等到多久哩。」

大房間裏是一地瓜子殼，紙煙屁股，還沒有掃去，茉莉小姐站在梳粧台前，對着鏡子在洗臉。吉訶德先生從鏡子裏和她眼光相觸，她柔媚的一笑。吉訶德先生就把唇膏和香粉給她送了過去，故

在地用的化粧品一起。

「我是外行，第一次買化粧品，能不能用我全不知道。」吉訶德先生深深認爲禮物過於菲薄，因而說這幾句客氣話。

茉莉小姐仍然在鏡子裏對他笑笑，也不說收，也不說謝；這是吉訶德先生最喜歡看的表情，自然比說收說謝有情感得多。

小蔡不高興，勉強要裝高興的樣子，自然不容易，他就以緘默爲最好的應付。

茉莉小姐化粧已畢，三個人相偕出門，到了舞場。吉訶德先生雖然只要有茉莉小姐在座，就很高興，然而爲了剛才那一幕，心情總好像與平常不同。不但話少了，接連有兩三個音樂，他都沒有起舞。

他的心事，茉莉小姐是老早看穿，爲了打破沉寂，她却明知故問：「你在想什麼呢？」

「有點兒想家！」

吉訶德先生的答復，倒是出乎茉莉小姐想像之外，在舞場中玩耍的朋友，必須有忘却家庭的精神，如何吉訶德先生會有此想法呢？茉莉小姐就不能把話再問下去，掏出手絹來當作扇子，向臉上搖了幾下。其實，縱然是覺得熱，搖搖手絹，又那裏會有涼風呢？

吉訶德先生有忍不住的一些話，原指望茉莉小姐繼續發問，便繼續作答。茉莉小姐停止了不問，他不好再把原來的話說下去，却突然的另起一筆道：「我們在一起玩，交結朋友，仔細想想，真有些不像！」

「什麼不像？」

「年紀不對呀！年青的姑娘們，應該和小伙子們在一起；老陪着我，我覺得很對不起你！」

「你這是什麼話呀！」茉莉小姐剛說了一句，那邊音樂停止，小蔡帶着他的舞伴，回到原桌上來。他們的話，因之打斷，小蔡的問話却來了：「你們兩個人真奇怪，既然不跳舞，爲什麼到舞場來？有多少話在家裏說不完，却要到這裏情話綿綿的？就是要說話，在舞池裏也比在台子上好。我看你們兩個，倒像是新婚的小兩口子哩。」

吉訶德先生說：「你自己說話時不覺得，只注意別人。」

而茉莉小姐同時却以感慨態度說一句：「我沒得那個福氣，蔡先生不要拿我開心！」

這兩句話真够使吉訶德先生玩味的，是茉莉小姐對自己這樣好嗎？時間太短，程度太深了。或者是反面說話，說年齡趕不上罷！

第二隻音樂又在響了，不許吉訶德先生多所玩味，爲了避兔小蔡的打趣，他便與茉莉小姐下了舞池。原來跳舞是可以作更親切的談話，無如這回却是那「快克華而滋」，吉訶德先生功夫不深，要隨着茉莉小姐去拖，倒就誤了說話。

茉莉小姐把臉貼在吉訶德先生的臉上，跳了幾步之後，她輕輕的問：「你想家嗎？爲什麼不把太太接來呢？」

「因爲認識了你呀！」

「哼！」茉莉小姐一撇嘴，「不要說得這樣甜！如果因爲認識我就不接太太，那也就不該想家

了。」

「你待我好的時候，我就不想家！」吉訶德先生說了這一句話之後，自己立刻感覺到自己的幼稚，面上有什麼表情，茉莉小姐沒有看到；可是她的脚却被踹了一下，怪疼的；從學舞到會舞，吉訶德先生從來沒有這樣失過態。

「呦！」茉莉小姐輕呼了一聲。

吉訶德先生萬分不安的說：「怎麼樣？疼得不利害嗎？對不起，對不起！」

只怪我這個老師不好，教的不到家，不能怪你。」

「我只好一輩子不出師了。」說着，吉訶德先生低頭看着脚。

「抬起頭來！」茉莉小姐命令他，「我叫你跳舞時候千萬不要看脚，那個樣子不好看，爲什麼你又發了老毛病？」

「不看就不看，我的小姐！」吉訶德先生此時的調情口調，已經完全忘了科長的身份。轉了一個轉，他又說：「我們摟得這麼緊，你又不許我低頭，我有點要開司你了。」

「胡說！」吉訶德先生得來一個申斥。

「怎麼，只許在你家裏才可以這麼辦嗎？」

「講正經話，你到我家裏去玩，爲什麼老要和別人一陣？難道還是三歲娃兒，沒有人帶着就不行嗎？」

「是是是！你明天可以在家裏等我嗎？」

「我天天都在家裏的。」

「你妹妹的客人，會不會明天也來呢？」

吉訶德先生的肩膀，立刻被茉莉小姐拍了一下，此外并無答話。

吉訶德先生沒有想到茉莉小姐對於自己的感情，已經達到這個階段。

初會跳舞的人，都有這麼一個習慣，音樂愈快，則和舞伴說話愈慢。吉訶德先生在最甜的時候，那隻「快克華而滋」却偏偏停止了。紅色的霓虹燈換了白色的燈之後，他們落了座。吉訶德先生看看茉莉小姐，總覺得今天晚上比平常更加漂亮。他有一個預感：「這個女人，到明天也許就是我一個人所有了。」

又跳了兩隻，也就散了。照慣例，他們總有四五個人一道回去。今天却奇怪，吉訶德先生是和小蔡兩個人一道來的，別的人原也約定在此相會，偏一個未到。散場時，小蔡忽然向吉訶德先生說：「今天我不陪你了，你先回去，我隨後就到。」

「什麼原故？」吉訶德先生當然詫異。

「這位薔薇小姐，要我送她。」

「沒有關係，我在宵夜館子裏等你就是。」

「不，恐怕等得太久了，她家離此很遠。」

小蔡的理由不充足，吉訶德先生還想再問，桌底下却被人輕踢了一腳，於是他就把要問的話縮了回去。他先以為小蔡踢他的，隨後想想，是左脚被踢，茉莉小姐才是坐在他左邊。他不由望了茉

莉小姐一眼，茉莉小姐只是笑。

因爲吉訶德先生沒有說話，小蔡的建議倒又來了，他說：「吉科長！戰慄你也不用回去罷，城北那邊遠，一個人孤單單的，你就到茉莉小姐家裏去借住一夜，也沒得關係呀。」

「我們那邊太髒，豈是吉先生休息的地方。」吉訶德先生話尚未答，茉莉小姐搶先說了一句。

「不是，不是！」吉訶德先生沒口分辯，「平常倒也沒有關係，明天部長上午從重慶坐飛機來，我不能不去接。在外面住，萬一誤了時間，總覺得不大好！」這話，吉訶德先生是誠心誠意說給小蔡聽的，並不是抬出部長來嚇舞女。

場子裏的人快散完了，他們不得不退出。小蔡和那薔薇小姐向西走，吉訶德先生却跟着茉莉小姐向東行。

茉莉小姐說：「你不是急着要回去嗎？爲什麼又朝這邊走？」

「我送你到橋邊。」

於是兩人默默無言的前進。

到了橋邊，茉莉小姐忽然說：「你這個人好不會做人情。」

「我怎麼不會做人情？」

「既然送到這裏，爲什麼不送我家呢？」

「我覺得時間不早了。」吉訶德先生說着，却又一撈袖子，就衝燈下一看手表道：「好罷，現在快十二點了，我在你那裏坐一會，準一點鐘以前回去。」

兩個人本是假傍而行的，此時更是擠得緊，茉莉小姐把左臂插到吉訶德先生右膀灣裏。

吉訶德先生雖然天天到舞廳跳舞，但是在路上，一個寬鬆的女孩子，對他如此親切，這還是開天闢地第一次。一方面他感到很舒服，另一方面他又不免感到有些難爲情。萬一此時碰見一個熟人，豈不有失科長的尊嚴？好在路黑，而且這一條路上往來的，多半是些醉漢，還有就是帶着歌女舞女的哥兒；醉漢那裏會管別人的事，哥兒又只顧調自己的情去了。所以吉訶德先生幾次要伸直自己手膀，讓茉莉小姐的手膀滑落；終於沒有這樣做。一直走到茉莉小姐的家門口，茉莉小姐才把手抽出。

「已經把你送到了，沒有我的事了。」吉訶德先生在茉莉小姐敲門之時，又想起明天部裏的事，吞吞吐吐說了這一句。

「既然來了爲什麼不進去坐一坐呢？」

茉莉小姐的話才說完，門已經開了。從門裏走出來的，正是小妹妹。小妹妹看他二人站在外面，好生詫異，就問：「你們等什麼人嗎？」

「等鬼！等你！」茉莉小姐是這樣對着小妹妹。

小妹妹說：「這才見鬼哩，給儂開門，還要挨儂的罵。我弗管哉，我要去闖哉，儂自家關門罷！」說着，她就縮進了門。

「怎麼樣，我們在這裏站一夜嗎？」茉莉小姐用身子一擠，意思想把吉訶德先生擠進門去，然而她沒有這大的氣力。

吉訶德先生道：「我說送你回家，已經送到了呀。」

「這不是家，這還是在門口外面哩。送佛送到西天，你不送我回來，我并不要你送；你既然送我回來，就應該把我送進到房裏去，不然，我是不領你的情的。」

「這有好多的人情，我不要你領情就是了。」吉訶德先生聽她那樣說，不由得笑了。

「還是不行，你說過的，一點鐘回去不遲，現在并沒有一點呀。」茉莉小姐的理由是如此充足，吉訶德先生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主人萬分的殷勤，客人也不宜過於見外呀。

進了門，上了樓，又是姆媽舅母進來，擺碟子倒茶敬煙，一切如儀。

吉訶德先生很不過意：「已經不早了，還來驚動，真對不起的很。我坐一會就要走，請不要客氣罷！」

「不要走了，這個時候喊車子也很麻煩，就在這裏住罷。我不是和吉先生說過嗎，隨時可以在這裏住，沒得關係的。」姆媽又這麼說了一套，可是這回並沒有講茉莉小姐讓床的話。

吉訶德先生估量着時間很有限，不願意和老太婆多囉唆，含糊的用鼻音哼了兩聲。

「剛才吃了些東西回來，那裏會餓哩，你們不要忙罷，人家就要吃你那個糖蓮子！」茉莉小姐帶笑，說着她的姆媽和舅母。

姆媽也是帶笑回她道：「在那裏學的這樣油嘴油舌，這是個規矩呀，那有個客人來了，茶都不倒，烟都不敬的道理。」

茉莉小姐道：「那我也知道，這却還要分個早晚，那個半夜裏跑到你這裏來吃糖蓮子的呢？」

姆媽正要答話，忽然開門的小妹妹此時把頭朝裏面探望了一下，叫：「姆媽格搭來。」姆媽剛一走到門口，就聽小妹妹大聲的說：「阿姐要跟吉先生有私心話講，姆媽那能格麼弗識像。走，我俚樓下去。」說着，她把姆媽拉走了。舅母也自隨在後面。吉訶德先生聽着妹妹的蘇白，真覺得像個小鳥叫。

誰知茉莉小姐是個嘴頭向不吃虧的人，那能讓小妹妹奚落？就追了下去。鬧了好一陣，才回到房裏，連頭髮都打散了。

一進門，吉訶德先生就笑她：「你們在家裏，一天到晚，都是這樣打打鬧鬧的嗎？」

茉莉小姐對着鏡子理頭髮，聞言掉轉頭來道：「不打打鬧鬧該怎麼樣呢？你在家裏，一天到晚，都是這樣規規矩矩的坐着嗎？」說着，她順便坐在身旁的一張椅子上，眼觀鼻，鼻觀心的，好似打坐的觀世音。

這個情態是美的，却又換了一個景緻，吉訶德先生本來想過去擗她一下，却怕把這個情態給破壞了。

茉莉小姐這樣坐了一會，才笑着起來，在梳粧台抽屜裏，取出了吉訶德先生給她買的唇膏和香粉，湊在鼻子上聞一聞道：「好香！」又看了看牌子，抽出唇膏說：「原來是變色的，想不到你買東西很內行哩。」放下了唇膏，却又低下頭說：「我還忘了哩，你看我的皮鞋，被你踏的這兩個灰跡子。」於是她把玻璃櫥打開，取出了白底繡花緞鞋來換了。這一會功夫，茉莉小姐由靜止突然轉入動亂，嘴沒有停過，手脚也沒有停過。

穿上了緞鞋，站起來便顯得輕盈。吉訶德先生看得有些發呆，不言不語的含着微笑。茉莉小姐問他道：「你怎麼一句話都不說？」

吉訶德先生道：「我該說什麼呢？你說我把你的鞋子弄髒了，明天我買一雙新的鞋子賠你就是了。」

「鞋子不用你買，買一盒白粉倒來是說得過去。」

「那更容易了，明天我送你一打。」

「要一打做什麼？我也不開白粉店哩。」說着又道：「穿久了皮鞋原不覺得，及至換了便鞋，才覺得舒服。你換不換鞋子？」

「我換鞋子？」吉訶德先生有些詫異。「你再找出一雙綉花緞鞋子給我穿嗎？只怕我沒有那個福氣。」

「我沒有那個福氣，」這一句話，吉訶德先生記得很深，所以一說就說了出來，可是茉莉小姐好像并未注意，却只說：「是的，要你穿綉花鞋子。」

「我不換什麼鞋子，我也不覺得皮鞋有什麼不舒服。」

「綉花鞋你不穿，拖鞋我可以借一雙給你。」

「想不到，你府下成了一個鞋子鋪啦！」吉訶德先生跟茉莉小姐打趣。在辦公室裏，時常有男青年青同事打趣的場面，吉訶德先生總是以老先生的科長身份，端坐一旁，最多不擺冰面而已。在茉莉小姐的面前，吉訶德先生不自覺的却年青起來了。究竟他是本能的？抑或是受了那些同事們的

影響呢？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

茉莉小姐應付這一類話言大約平常經慣，當時毫不遲疑的問答：「多不敢說，破破爛爛的鞋子，二十雙總找得出來。」

吉訶德先生習慣的看了一看手表，然後很用勁把烟蒂擲在痰盂裏，站起身說：「現在是該走了，一點已經到了。」

此話一說，立刻茉莉小姐的臉色有些轉變，可是她也井不再說留客的話。吉訶德先生明白她的意思，於是把自己的話又加一番解釋：「我本來想不走的，很可以和你作長夜之談；只因爲我的公事不能不辦，如果我把公事就誤了，不但別人罵我，知道的人，像蔡先生他們，會連你也罵在一起的。」

「他爲什麼要罵我？」茉莉小姐偏過頭來問。

笑了一笑，吉訶德先生很吞吐的說：「你曉得，我五十歲來學跳舞的，什麼人教我的？縱然我規規矩矩的住在外面，他們會沒有閑言閑語嗎？他們不說你說那一個呢？」

「鬼話！蔡家的他不是不回去嗎？」

「他比我自由得多了。」吉訶德先生嘆了一口氣，「我是沒得法子呀，部長來了，他們不在場沒有關係，我就不能不在場。你要曉得，我回到宿舍去，冷冷清清一個人，那有你這裏熱鬧。」

搖搖頭，茉莉小姐說：「我也不是你的太太，我管你到那裏去哩。回宿舍也好，不回宿舍也好，與我何干。」

「吶！難道我還騙你不成？你說：我不回宿舍回那裏去？」

茉莉用手指東西亂指一遍道：「這麼大的夫子廟，東西南北，你愛到那裏就到那裏。」

「那麼，我不走好了，免得你疑心。」吉訶德先生經她那麼一說，真想留下來以明心跡。

不料茉莉小姐此時却又不接受他的話，只說：「算了罷，到明天，誤了你的公事，我担不起那個罪名。」

正言之間，小妹妹忽然又闖進來了，這回兩個人並沒有打架，她只是湊在茉莉小姐的耳邊，啾啾咕咕說了幾句話。

吉訶德先生開着玩笑道：「你們已經講了和嗎？」

「哎，是的！我們講了和了。」小妹妹和吉訶德先生講話是打着官腔，說着，她就走到吉訶德先生的身邊，繼續解釋她們姊妹們的鬥爭史，她說：「阿姐力氣大，打架總是吃她的虧，如果不打和和，一直打下去，個個人都會被她打得頭破血流的。」

小妹妹一面說話，一面却朝吉訶德先生的頭上，身上，臉上，上上下下，不斷的打量。看看吉訶德先生的烟嘴子，說：「這裏面還有彈簧嗎？」看看吉訶德先生的禪帶說：「這是美國貨嗎？」又看看吉訶德先生的頭，說：「你不要動，這裏有一根白頭髮，我給你拔掉。」

吉訶德先生對於小妹妹，有祖父對於孫女的趣味，只由她鬧去，一動也不動。

在這個時候，茉莉小姐却出去了。

小妹妹把吉訶德先生那根白頭髮果然拔了下來，高舉在他眼前道：「你看，不是？」

吉訶德先生先說：「多的很哩，你只拔掉一根，那算什麼？你細細的看，這邊還有，這邊也還有。」說着，自己就用手指着。

小妹妹聽了這話，就爬到吉訶德先生的頭上去找，找了好一陣，却倒在吉訶德先生懷裏說：「累煞哉！找不着了，只有幾個蟲子在頭上，我懶得捉牠。」

吉訶德先生咯吱了她一下，她笑着趕快坐起來，對吉訶德先生努着眼睛說：「你不規矩，我要跟阿姐算賬。」

「我不規矩，你跟阿姐算什麼賬呢？」

「我不曉得！」完全小孩子口吻。吉訶德先生覺得她的天真，倒是異常有趣。

陡然間，吉訶德先生想起了問道：「你來和阿姐說什麼？爲什麼像做賊一樣的？」

「與你不相干，你們男人家不曉得的事。」小妹妹說出話來，老聲老氣的，比茉莉小姐還要大些似的。說着，又道：「你不要急，她就要來的。」

「不是急，小妹妹，因爲我的確有事要回去，她不在房裏，我跑走了，她不要怪我嗎？」

「你真的一定非走不可嗎？」

「自然是真的，還騙你不成」。

「我去催阿姐去。」小妹妹也走出去了。

屋子裏除了吉訶德先生一個人了，他此時忽然感到空虛起來，剎那間的情感好像十分的無聊。小妹妹替他拔白頭髮的時候，他只認爲好要；屋裏一靜寂，他便想到，「白髮紅顏」，這種「忘年

之交」，總非正常。於是他剛才或許可以留下的一點念頭，此時完全消失。

大約總有十分鐘，茉莉小姐才回到房裏，她見吉訶德先生拿起了帽子，就說：「真的一定要回去嗎？」

「是的，我們明天見了。」

「明天準見嗎？幾點鐘？」

「還不是六七點鐘。」

「先到我家裏來，陪我一道上舞場，好不好？」

「好的！」吉訶德先生滿口答應。茉莉小姐如此柔情蜜意，吉訶德先生還是非走不可，自己不免有些歉然，對於明天的約會，那有不痛快承諾之理哩。

吉訶德先生終於出了門，茉莉小姐一直把他送到大門口，那戀戀不捨的情形，也跟「羅蜜歐與朱麗葉」相差不遠。

吉訶德先生這一晚上和茉莉小姐在一起，心裏始終是感動的。他不相信茉莉小姐對於自己的要好，是爲了銀錢，因爲茉莉小姐從沒有問過他科長有多大，而且科長根本也沒有什麼了不起。那麼，爲什麼茉莉小姐要對自己這樣要好呢？想來想去，大約是「緣份」罷？

就是這樣模模糊糊的想着，吉訶德先生僱了黃包車，拉回宿舍。半路上，簡直要睡，車子停下來時他才醒覺。付了車錢，前去敲門。

這夜晚事情就是這樣有點奇怪，一個人回來，已經够寂寞的了，偏偏敲了半天的門，只是沒有人來開。看門的老王，向來知道，吉科長他們幾個人，每天晚上要上夫子廟的，等門已經成了習慣。因為等門不是白等的，愛玩耍的人，手頭總是鬆的，隨時會給一些小錢，所以也樂得一等。但是今天爲什麼却沒有人等呢？

吉訶德先生是穿的初夏衣裝，早晚天氣涼，他站在宿舍門口，時間一久，不免覺得有些冷颼颼的，擡起腳來，四面張望，裏面一片漆黑，不見燈光。於是他提高喉嚨，喊了兩聲，誰知依然毫無回響。如若老是喊下去，又怕有失身份；這就又用手來敲。先用巴掌，後改用拳頭，巴掌和拳頭都敲紅了有些發癢。

「拉吉訶德先生來的那個黃包車夫，把車子歇在街邊，自言自語的道：『這個人睡得好死喲！』」吉訶德先生就說：「簡直是個死人哩，可是他白天裏還活着哩。」

「我看你先生還是另找個地方去睡罷，這裏的門怕是不大容易打得開了。」

「你是不是想兜我一趟生意？」吉訶德先生笑問。

「今天太累了，我原想收車子，就怕你先生回頭喊不到，所以在這裏等一等。」

吉訶德先生再望望那硃紅的門，沉沉的是沒有打開的希望了，他很後悔沒有留在茉莉小姐那裏，同時又考慮到「今宵酒醒何處」？他考慮的時間雖然僅僅三兩分鐘，那個在等他的黃包車夫，却有些不耐煩，就催着他說：「你先生到底坐不坐？如果不坐，我就走了。」

不容吉訶德先生的繼續考量，重重的又敲了兩下門之後，還是坐上了黃包車。

「是回到夫子廟嗎？」

吉訶德先生一揮手道：「你往城南拖就是，不管到那裏去，總不會到下關的。」

黃包車「直朝南奔走。」

要取得一個詩意的睡眠，他應該回到茉莉小姐那裏。

「然而，吉訶德先生在想，堅決的辭別，又怎麼好再去？」

「我個旅館去住一夜罷，」吉訶德先生這個念頭轉得最快，剛找到題目，立刻又作了答案：「那個旅館，在這個時候，能開得到房間呢？」

黃包車經過了狗在舐着殘汁，那剛剛打烊的宵夜館，經過了燈火明亮的報社高樓，偶或迎面而來有兩個乘車的倦客，警察已經沒有站在崗亭上了。

時間確實是不早了，這個時候是沒有辦法到朋友家中叫門的了。

黃包車夫走的很慢，可是吉訶德先生在黃包車停下的時候，還沒有打定他的主意。

下了車，他躡着方步，依他計算，由夫子廟走回宿舍，再去敲門，也許老王醒了呢？萬一還是敲不開，於是再走到夫子廟，又兜一個圈子，天也該亮了。即使老王到別處賭錢，那個時候也該回來了。

可是，五十歲的吉科長，他不能不想到他的腿勁，够不够支持他終夜奔波？

考慮方法雖然很難，但是一經決定之後，辦起來也十分的快。

吉訶德先生終於又跑到茉莉小姐家門口去敲門。此時茉莉小姐的家門口，已和剛才不一樣。只

要門燈一熄滅，顯得四圍死寂，那一段紅紅綠綠，男男女女的鏡頭，都一齊見不到了。

敲了兩三下，裏面的人，有很強的警覺，立刻問道：「那一個？」

「是我！」吉訶德先生一面回答，一面想那問話者是誰？決不是茉莉小姐和小妹妹，那麼，是姆媽呢還是舅母？

「你是那一個？」在吉訶德先生還沒有判斷清楚的時候，門裏的問話又來了。

「我麼……」吉訶德先生一時答不出。

「你到底是那個嗎？深更半夜裏來敲門？」門裏的人，大大有斥責之意。

「我是找茉莉小姐的。」

「茉莉老早睡了，你要找她，明天來罷。」

「約我這個時候來的，你把門開開嗎？」吉訶德先生此時頗有無可如何之勢，只好一面扯說，一面請求着。

「不要說鬼話了，她還會跟人約着半夜裏見面哩！」裏面人的口氣，就是個不開門。

到了這個時候，吉訶德先生是進退兩難，除了報明了履歷，還有什麼辦法呢？他只有說：「我姓吉呀！你是舅母不是？請你把門開開，我有話進來跟你談呀。」

「啊，你是那位吉科長不是？」

「是的，是的！」裏面的口吻有了轉圜，吉訶德先生自然連聲承諾。只要能進得門去，避免了這個尷尬的局面，不致於一個門裏一個外的高聲問答，其餘就沒有什麼了。

吉訶德先生的戀愛

舅母起來開了門，吉訶德先生進去了。

「吉先生不是回去了嗎？怎麼這個時候還在夫子廟呢？」

吉訶德先生就把回去敲不開門的情形，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

吉訶德先生報告了行蹤之後，以為舅母一定會去喊茉莉小姐讓牀，誰知舅母說出了一句：「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這句話在吉訶德先生的心中打了一個轉，他想起小蔡和其餘朋友的話，直到這個時候，他才開始懷疑到茉莉小姐的是否「搽副業。」以前不是不懷疑，只是不忍懷疑；現在縱然不忍，而事實逐漸現露出來，不忍也是無用的。

「媽媽呢？」吉訶德先生於無法問話之中，問了這一句。

「老早睡了，那有這個時候還不睡的！」舅母的答話，說沒有刺，還是有刺的。接着，這老太婆又說：「吉先生要吃茶罷？我給你倒杯茶來。」

吉訶德先生儘管說「不渴」，舅母已經上樓去了。

廳堂裏只剩下吉訶德先生一個人。裏面小房間有一陣陣的鼾聲，用來點綴這個夜景。吉訶德先生是在鑽牛角，現在已快鑽進頂端了。他雖然聽得鼾聲，却絲毫引不起睡意。他除了對茉莉小姐尙存萬一之望而外，不免又開始焦慮到今晚的住處問題。

樓上有噉噉噉的說話，聲音小，聽不清。吉訶德先生偏着頭去聽，眼睛所接觸的，乃是廳堂正中掛的那一幅漁翁得利圖。漁翁張着嘴在笑，笑誰？恐怕是笑吉訶德先生那一付神氣。

舅母一會功夫還是下樓來了，捧了一碗茶，安放在吉訶德先生的面前。似乎是經過商量決定罷，她慢吞吞的說了一串話：「吉先生！對不起你了。你剛才走的時候，只要留下一句話，茉莉也會等着你的；因為你一定說不來了，所以……」吉訶德先生想知道「所以」下面是些什麼話，而舅母偏只說到「所以」為止。

縱然只說到「所以」為止，而這個「所以」所包容的，吉訶德先生還不明白嗎？他并不忿怒，而是失望與淒涼。他覺得茉莉小姐和自己剛才分手時的甜言蜜語，已化作了一股輕烟。對於茉莉小姐一種崇高緋色的仰慕是一齊粉碎了。

四月的天氣，他卻有點發冷。

啞場差不多五分鐘，舅母打了一個呵欠。

吉訶德先生掙出了一句話，他說：「請舅母告訴茉莉一聲，明天我不能來了，因為我另外還有一個約會。」

「啊！我告訴她。」舅母說着，却又很關懷的講：「怎麼辦呢？吉先生在那裏睡呢？這樣好不好，請你在這裏等一等，我到隔壁美麗家裏去問問，看看美麗今天晚上有沒有客人，如果沒有客人，吉先生就到那邊住去。美麗也挺漂亮的哩。」

吉訶德先生冷笑了一聲說：「你弄錯了。漂亮的人多着哩，不要說別處，就在夫子廟，怕找不出三二十個漂亮的姑娘？我不過因為和茉莉談得來，她待我也還不錯，我這才來找她。要不然，我也不發神經病，那有三更半夜找姑娘的？沒有女人，就睡不着覺嗎？你看我是不是那種人？」

吉訶德先生的戀愛

舅母截斷了吉訶德先生的話，插進一句道：「吉先生不必動氣，這事也不能怪茉莉，實在她不知道吉先生還會來的。」

吉訶德先生不承認自己是生氣，然而他那說話的神態，却不能不叫別人認爲是生氣。他有極高的理論，說出了，那老太婆又怎麼懂得？吉訶德先生有些着急，「唉」的嘆了一口氣，設法把高深的理論用通俗的話來講：「舅母！這有什麼對不起我哩，你太多心了。我同茉莉只是普通的朋友，說不到什麼上面去。你不信，明天請你問問茉莉，我同她認識了這麼多的時候，可有一點讓她看不起的地方沒有？我本來不應該在這個時候又跑回來，只因為剛才分手，她和我說的話那麼好，我又那裏想到……」話說到此處爲止，吉訶德先生是沒法子再說下去了。

舅母看着吉訶德先生的表情，張着很大的嘴，無疑異的，她是感覺十分奇怪，那裏有這樣的客人呢？

吉訶德先生把脚一蹬說：「好罷，我也要睡了，不打攪你們了。」他站了起來，捏住帽子邊緣，一直在旋來旋去，沒有停止。

舅母只說着「對不住」，也不知道說了多少遍。說是儘管說，可是，她既不能叫茉莉小姐讓床，甚而茉莉小姐根本不能下樓來和吉訶德先生見面，連媽媽都躲了起來。結果，當然她只有揉着睡眼，把吉訶德先生送出了門。

吉訶德先生那晚上究竟睡在何處？或者簡直在馬路上走了一夜？沒有人知道，因爲吉訶德先生沒有告訴過任何一個人。

第二天，吉訶德先生接到了埠長，在場上有同事的問他：「怎麼吉科長害了眼睛嗎？」

「沒有，沒有，只是欠一點覺」。吉訶德先生的回答。

晚上，小蔡等人，照慣例約吉訶德先生到夫子廟，吉訶德先生說是身體不舒服。

三天以後，小蔡看出了苗頭，在沒得人時，悄悄的問着吉訶德先生道：「吉科長和茉莉小姐弄翻了嗎？爲了甚麼事？」

「沒有什麼！」

「那麼，爲什麼堅決的不上夫子廟呢？」

「玩久了，覺得沒有意思了。」

「還有什麼意思沒有意思，逢場作戲，何必當真哩。茉莉小姐不合式，另外開個戶頭好了。」

「是呀，只有你這樣才合算；可是……」吉訶德先生把眼睛轉了一轉，然後才把這句話說完：

「許多事我做不來；在跳舞場裏玩耍，是你們年青人的事，沒有我的份了。」

吉訶德先生從那時候起，就一直沒有跳過舞，不久，所有的舞場也都奉令停閉了。

吉太太其後回到南京，曾經把她風聞的事，宛轉問着吉訶德先生：「聽說你新近學會了跳舞，是不是？」

吉訶德先生低頭看了看太太的小脚，然後又搖了一搖頭。

卅五年七月四日（完）



不
變
的
心

不變的心

——鸞鳳和鳴主題歌 「不變的心」

你是我的靈魂
我是我的生命
我們像鴛鴦般相親
鸞鳳般和鳴

你是我的靈魂
經過了我的生命
經過了分離
我們更堅定了

我就是遠得像星
我就是小得像螢
我總能得到一點光明
只要有你的蹤影

一切都不能改變我的心
一切都不能改變我的情
你變不了我的靈魂
你變不了我的生命

不變的心

誰願意在痛苦悲哀的時候，聽別人哈哈的大笑？誰又願意在興高彩烈的時候，聽別人哀哀的哭泣？

假如你正興高彩烈，別人要你哀哀的哭泣，你辦得到嗎？假如你正痛苦悲哀，別人要你哈哈的大笑，你辦得到嗎？

然而，你是一個以哭或笑做職業的；那麼，你不哭也得哭，不笑也得笑了。

不信，聽我向你報告一個故事：

檸檬姑娘對着玻璃樹在掠頭髮，嘴裏哼着「第二夢」：「我說過忘了我忘了我罷，爲甚麼又回到我的夢中來？」

剛唱了這兩句，門外就有人接口說：「我忘不了呀！」

接着，一個英俊的少年軍官，影子也現在那穿衣鏡上。滿臉的笑容，表示他十分高興。

檸檬姑娘笑了一笑，回過身，看看手錶，就向那軍官說：

「你好準時呀，昨天是五點一刻，今天還是五點一刻。」

「明天也還是五點一刻哩，那算什麼，我們軍人，就講究個準時。」

檸檬姑娘的媽媽泡了一壺茶，跟着進來了，她說：「吳先生！你說那個杯子不好，檸檬今天早上上街，親自給你買了一把小壺來了，你看可合式？」

檸檬姑娘擠了媽媽一眼說：「我叫你不要告訴他，你偏要告訴他。」

媽媽帶笑說：「遲早都要說的，瞞着幹什麼？你就是這個樣子，像個小孩子。」

吳接過了小茶壺，却說：「這個茶壺，那裏够我喝的，杯子我都嫌小，這麼點大的壺，够什麼的？」

檸檬姑娘說：「你嫌不好，你就不要，還給我！」說着，她就要從吳的手裏奪那個壺，吳只是笑着不放。

姆媽說：「吳先生也是的，人家誠心誠意的上街，把你買了壺來，你還要廢貶，叫人家心裏怎麼服呢！」

吳說：「好好好！我這一口連茶帶壺都喝下去了。」

檸檬姑娘對吳弩了弩眼睛。

「好看，再來一個！」吳像在歌場裏喝彩一樣：「我就愛看你這個樣子！」

「你再這樣說話，我就不睬你了。」檸檬姑娘裝做生氣。

吳還是笑，笑着又唱着：「……你爲何不理睬？莫非你另有愛，已把我忘掉？……」（「你到底怎麼樣」歌詞）

檸檬姑娘撲嗤的笑了：「什麼時候你把這個歌又偷偷學會了？你要不是個男人，這碗飯你也吃得吃的。」

「胡說！我才不吃這碗飯哩。我只愛唱軍歌，頂多我跟你唱唱『大家一齊流血汗』，（「大夥歌」歌詞）現在叫沒得法子呀。」

「什麼沒得法子？」

「因為你們愛唱呀呀妹呀的，要不跟你們唱，你們一定要笑我是老粗。你瞧，我這樣兒！」吳說齏，拍拍自己的皮帶，那個象徵「老粗」的皮帶。

「那個笑你老粗？」

「當面不笑我，背後也要笑我呀。」

「憑天地良心，我如果笑過你……」

「不要賭咒，那個傻子相信賭咒？你不笑我，別人會笑我呀。」

檸檬姑娘這才真有點生氣，一屁股坐在床沿，只說了一句：「你這樣都好，就是疑心太多。」吳擠着她，也坐到床沿：「好好好，我不疑心該好了罷？你千萬別生氣！我今天來，是有話跟你說的，你一生氣，我會把話全忘了。」

檸檬姑娘讓了一讓說：「天熱，擠着什麼意思？有話你就說。」

吳依然笑着，把茶壺放到桌上，順便就坐到桌旁椅子上，一面不斷的說：「我不跟你擠了，再擠，我們就成了烏龍院啦！」

「瞧你可有好話講！」

「有有有，只要你願意聽，我是來和你講好話的。」吳說，「房子找到了，傢俱也弄齊了，地方離這裏不遠，就在西面那條街上，小姊妹來往，照樣很方便。」

「就是這樣的好話嗎？」

吳沒有想到檸檬姑娘會如此冷淡，因之望着檸檬姑娘，把自己臉上的笑容，慢慢的收起。

沉默了一會之後，吳就又問：「這算不得好話嗎？」

「我沒有說這不是好話呀！」檸檬姑娘笑了一笑，顯然笑得很勉強：「我不能在跳舞場唱一輩子歌，總要有個歸宿的；難得你待我這麼好，我還有什麼不願意嗎？不過，這話你要先告訴我媽媽，不告訴她，我就這樣拍拍屁股跟你走了嗎？」

「是要告訴她的，先告訴你，是想讓你高興高興，不想到你一點意思都沒得！」

「你又在冤枉人了，我怎麼一點意思都沒得？」

「你連笑都沒有笑一下。」

「談的是正經事，我如果笑了，豈不把正經事看做玩笑的事了嗎？」檸檬姑娘的理由，真是够堂皇的。

「媽媽呢？」於是吳要找媽媽說話。

「吳先生，怎麼講呀？我在這裏哩。」媽媽很快的從門外走進來，她當然已經聽了剛才的說話。

「我說，房子已經租好了，我們這一天就搬去了。」

「好呀。」媽媽語氣是贊美，然而她要問的話却多着哩：「幾間房子呀？」

「一大間，一個套間。大間檸檬住，小間媽媽住；我能回來的時候很少，我不回來的時候，媽媽你就同檸檬住。」

「啊！傢具呢？」

「我都租齊了！」

「租的呀？」此言是不快之至。

「我正在籌一筆錢，籌好了就買一副，與其現在買雙腳傢具，倒不如租的，還漂亮許多。」

「租些什麼傢俱呢？」

於是吳就一樣一樣數給姆媽聽：床哪，桌子哪，梳台哪，衣櫥哪，凡是檫擦姑娘現在的屋子裏所有的傢具，他是一應都租齊了。

「連一張沙發都沒有嗎？」

吳想不到姆媽會有此一問，他并不追究她此問的原由，却很快的答道：「還有幾件不齊的東西，搬過去我們再慢慢的置罷！」

吳先生，你是曉得的，我們檫擦人老實，他是做不來事的；我也慢慢上了年紀了，老是生災害的……」

吳不讓姆媽話說完，趕忙接口說：「自然要用個娘姨，我還好意思叫姆媽洗衣煮飯嗎？」

「娘姨住在那裏呢？」

「我想，姆媽不住在套間裏的時候，就讓娘姨住在那套間裏。」

「我若住在套間裏呢？」

「現在天漸漸熱了，一個娘姨總好辦，隨便那裏都可以搭一個鋪。我本來是想找三間房子的，却是實在難找。我們先過去住，如果有了大房子，我們再搬。」

「我看吳先生境况也不大寬裕，如果背了這麼一個家，豈不多了累嗎？」姆媽這個話，是話裏

有話。吳即使很傻，也懂得了她的意思。

吳說：「姆媽不必担心，我不是把我的意思說過嗎？現在自然照那個話辦，我老家裏也沒有一個親人，娘老子都去世了，我就是家，家就是我！今天多了一個檸檬，我的家就是檸檬和我！檸檬的姆媽，也就是我的姆媽！我這樣說，姆媽你明白嗎？」

「我不是不明白，只是現在過日子很不容易啊！」

「過日子不容易，我也知道。但是我的薪餉養三個人，還是養得來的。譬如說，一個人，在外面吃飯，一天總得萬兒八千，拿這個錢，做一家的菜錢，也就差不多了。姆媽你放心，我的朋友多，就是一時手短，差個十萬八萬，還是拉扯得來。說話你不要多心，只要檸檬心不變，我的心一輩子也不會變。我現在只是想有一個家，有了家，我什麼都够了。姆媽在著我養活，姆媽死了，我給你披麻帶孝，只要你不嫌棄我！」

吳的話說得如此誠懇，老於世故的姆媽居然也有些感動，可是這感動吳並沒有看出。吳一時把帽子脫下抓抓頭髮，一時又把帽子戴上緊緊皮帶，他是急躁非常，恨不得剖開肚子掏出心來，那有功夫去研究姆媽的神色哩。

儘管姆媽滿意，然而她還不免說出一句話：「檸檬是不會吃苦的啊！」

「我包管不讓她吃苦！」吳的肯定口吻，有如下衝擊令。

「好罷，你們自己再去商量商量罷。」說過這句話，姆媽搖搖擺擺的出去了。
吳此時很得意，朝檸檬姑娘作了一個鬼臉：「你還有什麼說的？」

「我本來沒有什麼說的呀！」檸檬姑娘的話雖然很狡猾，樣子總讓吳感覺舒服。

「那麼，明天就搬家喇！」

「明天搬就明天搬嗎！」

「我一早就來，僱好了挑夫，總不讓你和姆媽費一點心。零碎小東西，今天你却要包包裹裹，不要臨時麻煩。」

「你明天不是下午五點一刻來嗎？」

「自然要提早了，明天起，我們是早早晚晚都在一塊的了。」吳說着，又加重的重複了一句：「你曉不曉得，早早晚晚都在一塊啊！」

「我話可要同你先說明，搬是搬過去，但是我唱歌的執照，不能取銷的。」

這話使得吳有點奇怪，他問：「你的意思，是不是怕我掙的錢不夠用，還要你唱歌來貼補呢？」

「那爲什麼？我既然跟了你，我還要唱歌來掙錢嗎？慢說你面子不好看，我也不願意呀。」

「這就怪了，既不唱歌，又爲什麼要留那一張執照呢？」

「我有我的意思。」

「什麼意思？」

「你一定要我講，我就講。我先問你，我們認得有多久了？」

「你是按日子算還是按月算？按月算是三個多月，按日子算，是一百一十四天半了」。吳說得異常之快。因爲自從認識了檸檬姑娘，他差不多每天都記一回數。一百一十四天，是一天一天加上

來算的，當然清清楚楚，絲毫不會錯。

「是呀，三個多月，這日子總不算怎麼長呀。你邊這三個多月的功夫，就能全知道我的脾氣嗎？」

「雖然不敢說全知道，一大半總可以說是知道的了。」

「一半？未必罷？只怕你知道的還不到十股之一哩。你知道我不過十股之一，我知道你頂多也只有十股之一。萬一我們兩個，住在一起，彼此胃口覺得不對了，那怎麼辦呢？你是做你的軍官，我呢？我不是一點退步都沒有嗎？」

話說到這裏，吳才明白她的意思。一個赤裸無私的人，人家只不見信，那也叫沒有辦法。想了一想，吳抽出了手槍，朝桌上放道：「我如果將來有對不起你的地方，你就開槍打死我，我決意不怪你！」

檸檬姑娘面有愠色的說：「你又來這一套了，我不喜歡弄槍，你偏要弄槍。」

「好，好，好！我不弄槍就是了」。於是吳把槍插到皮匣裏。

「這也沒有關係的。」檸檬姑娘解釋她自己的理由：「我留着執照，也不是去唱。只要兩三月不唱，執照自然取銷了。你爲什麼要反對？是不是連兩三個月你都不能保險對我好嗎？」

「執照留着就留着，一切都依你。我說不來話，朝下看好了，看我對不對得住你。」

那天下午，吳的整個時間，都消磨在檸檬姑娘的家裏。吳說了一下午的話，那些話之中，有一半是在起誓。

到了跳舞場的開始時間了，檸檬姑娘洗臉擦粉塗口紅。依了吳的意思，最好不要去唱了。檸檬姑娘却說：「明天就不唱了，也得同老板說一聲，請個假；而且臨別紀念，你應該聽聽我在舞場裏最後的歌聲。」

於是他們兩人併肩去到舞場。

吳擇了一個座位，檸檬姑娘陪着他。在往常，檸檬姑娘也時時和他坐在一起，他只覺得今天更甜蜜，對於整個場子裏面的人，他顯然自己覺得有些驕傲，無疑的，他自己當作一個獵手，他面前的女人，便是他瞄準打來的美麗的鳥兒。

這晚上檸檬姑娘淨揀些臨別的歌詞在唱：「叮嚀」，「魂斷藍橋」，「別離相思」，都唱過了。唱過一隻，就回到桌上來坐一會；全場的人，一齊用眼睛把她送過來。吳輕輕地向她說：「如果不是你已經屬於我的，他們這樣看你，我會不高興的。」

「你這樣的愛吃醋嗎？」

「不是吃醋，我總覺得，你好像是專門給我一個人看的。」

「怎麼？你是說我應該關在籠子裏嗎？」

「不是這樣說。我的意思，這個天地，只是你和我兩個人的天地。」

吳的話剛一說完，一個侍役過來，拿了一張紙條，遞在檸檬姑娘的手裏，檸檬姑娘看着笑了笑。

「什麼」？吳忍不住要問。

檸檬姑娘順手就把紙條兒遞給吳，上面寫的是「鳳凰于飛」四個字。

「我唱不唱呢？」檸檬姑娘問。

「人家既然點了，怎麼能不唱！」

「昨天以前，凡是人家點唱，我都不能不唱；但是今天覺得有點不同，沒有問過你，我就不敢唱。」

「爲什麼不敢唱？」吳心裏其實是很舒服。

「這還要問嗎，你醋勁那麼大，看都不許別人看我，還許別人點我的唱嗎？」

「別人看你，於我沒有好處，別人點你的唱，我也可以聽一個，你又有進賬，我又爲什麼不贊成哩。」

在麥克風前，唱歌的往往只能露出眉毛，她的一切表情，除了肩膀竦動而外，是什麼也看不見的。檸檬姑娘平日自然也是如此，并不例外，這晚上却有點兒不同，時常她會把頭偏過來，向台下送一個眼風。

分離不如變棲的好，

珍重這花月良宵。

分離不如變構的好，

且珍惜這青春年少。

吳差一點發狂了，他心裏想着：假如這個時候，跑上台去，抱住了檸檬姑娘緊緊的吻一下，會

不變的心

有什麼結果呢？——當然他不會這麼做的。

除了那位不知姓名的客人而外，吳也點了兩隻歌。他倒不是想多聽檸檬姑娘的歌聲，只覺得明天就不唱了，要爲檸檬姑娘錦上添花，好讓樂隊和前台執事們高興。

檸檬姑娘雖然在知道了之後，埋怨他「何必花這個冤枉錢」，究竟却也不大十分反對。

散場的時候，吳不免有點依戀之意，好像不知何日和舞場再會。檸檬姑娘倒是毫無感覺，照舊堆着滿臉的笑容。

第二天，吳來替檸檬姑娘搬家。臨時，檸檬的媽媽說：「這邊的房子，還沒有到日期；你們先搬，我再在這邊住幾天。」

吳不贊成，不贊成也沒有用。本來吳的目的是需要一個家，有了檸檬姑娘做太太，這個家就可以組成了；沒得丈母娘，有什麼關係呢？然而這種家庭的組織方式在一般的說法，叫做「同居」，而不能叫做「婚姻」的，吳怎麼不懂這一點呢？既然是同居，就隨時可以「分居」；媽媽同來，分居的機會便可以減少；她不肯來，自然對於吳成爲一種威脅。爲了免除這種威脅，吳就一再的央求。結果哩，雙方妥協，折中辦理：原來房子暫不退租，媽媽跟檸檬姑娘到新房子裏面過一些時候，好就長住下去，不好再說。

吳把一切都佈置得很好，搬家那天，有許多朋友前來，送發糕蠟燭，掛鏡框，放鞭炮，吃酒蜜拳，十分的熱鬧。

檸檬姑娘的小姊妹，結伴的前來道喜。和吳的朋友，笑成一片。檸檬姑娘本來是不吃酒的，今

天破例吃了好幾杯。差不多每一杯酒，都是她吃一半，吳吃一半。因為所有的男女客人，全要他們吃交杯酒。

檸檬姑娘的媽媽，和平常也有些不同，平常她要照應客人，從不肯上桌吃飯。今天却是丈母娘的身份，坐在桌上，受人敬酒。

然而媽媽却在散席之後，和同院子的何大媽閑談，何大媽讚美之至，媽媽却說：「沒有過過三個黃梅四個夏，話還難說哩。」

當天晚上，吳把借支來的一個月的薪餉，一齊交給檸檬姑娘，他說：「從今天起，你是這個家庭的主婦，家用賬全由你管，就是我抽香煙坐車子，要花錢都向你取。」

檸檬姑娘不肯，她說：「我管不來！」

「不能說管不來就不管呀，那一家的大太太都應該管家的呀。」

「我真是管不來，回頭你交給我的錢，我一天都會把他花光的了。」

「花光了也不要緊，明天我們一塊餓着肚子就是了。」

「肚子你能餓，我還餓不來哩。」

話說了好許多，檸檬姑娘只是不肯接那個錢，還是媽媽出來說：「住家過日子，就應該有個住家過日子的樣子。既然要你管，你就管了罷。錢多有錢多的過法，錢少有錢少的過法，當真有多少人會餓死的嗎？只要人好，日子苦一點，說句實話，總比拋頭露面天天上場子要好一些的。」

檸檬姑娘很委屈的接下了錢。

當夜究竟算得一個歡娛的夜。

第二天，吳又在朋友處張羅了一筆錢，帶了回家；他只告訴檸檬姑娘：「這是上面發的獎勵金。他已經意識到，檸檬姑娘不肯接他的錢，是爲的錢少，他不能不掙這個面子。」

檸檬姑娘追問：「是不是每月都有獎勵金？」

吳說：「差不多都有的。」

「這筆錢不是正份的了？」

「也可以算正份，也可以算不是正份。」

「我們今天晚上去跳舞好不好？」

「不算正份的錢，就該想法子把牠玩兒花掉，是不是？」

這句話得罪了檸檬姑娘，立刻撅起了嘴。

「去跳舞，去跳舞！」吳堆着笑去拉她；檸檬姑娘生了氣的時候，照例是往牀上一倒。

「我不去！」

「去去去！」吳要費很多的話來解釋，「往日在跳舞場裏，我找你跳舞，你老是不肯，總說別

人看着，不大好意思，現在你已經不唱歌了，又難得高興提到跳舞，我還有什麼不願意嗎？」

「這樣說，是你要跳舞的了？」檸檬姑娘在牀上翻了一個身。

「是我要跳舞的，你該沒得說罷？」

檸檬姑娘笑了。

這天晚上他們坐在另一個舞場裏，從狐步跳到華爾滋，從清茶吃到咖啡。吳把一切歡樂，都比做是在度蜜月；檸檬姑娘哩，往日是在盡着義務，今天却在享着權利，她對於工作和環境，却不會感覺有什麼不同。

台上的姑娘唱了許多隻歌，有一次她唱的是「薔薇處處開」，歌中有道是：

春天是一個美麗的新娘，

滿地薔薇是她的嫁粧；

只要是誰有少年的心，

就配做她的情郎。

歌唱完時，舞也完了，吳就使勁的拍手。檸檬姑娘碰了他一碰說：「老鼓掌做什麼？」

吳說：「我看一個新娘，就好像是一個好的春天。」

檸檬姑娘完全沒有了解，她只說：「唱的也不好，這樣的捧她，人家還不曉得你是什麼意思哩。」

「人家曉得不曉得有什麼關係，只要你曉得就是了。」

「我也不曉得。」

「你也不曉得嗎？」吳在落座之後笑了，「你說我愛吃醋哩！」

「本來嗎，大家不鼓掌了，只有你一個人還在鼓掌，這是爲了什麼？記得你起初聽我的唱時，也是一個人在呆呆的鼓掌，連我都不好意思。」

「原來爲了這個呀？這我可明白了，回頭我不再鼓掌就是了。」依着吳的意思，是需要檸檬姑娘吃醋。她愈吃醋，就愈暗示着親愛。吳認爲檸檬姑娘只懂得應酬，而不懂得戀愛的，暗示乃是一種本能，這種本能，正是求之不得的純潔無上的愛。

檸檬姑娘是不是在發揮這種本能呢？她自己當然並不知道。

吳儘量尋找「蜜月」的愉快，跳舞，看京戲和電影，上咖啡館，遊中山陵和玄武湖，只要在南京城中所能辦得到的娛樂，都一齊享受了。在家裏的時候，無論檸檬姑娘的任何舉動，低聲唱歌，梳梳頭髮，塗指甲油，在報紙上去覓她認得的字，這一切，吳都看着舒服；當然了，這也是享受之一種，而這享受只是屬於他個人，檸檬姑娘却享受不到。

只要和檸檬姑娘在一起，吳就是滿足的。檸檬姑娘已經是屬於他了，他還有什麼要求哩。

一個月剛要滿的時候，吳忽然接到上面一個命令，要他到上海去辦一件案子。預算時間，總要一個月。這在文職人員，或者還可以託故請假不去，武官怎麼成呢？

未動身之前，吳有兩件心事：一是怎麼告訴檸檬姑娘？二是怎麼留下一筆安家費用？

安家費用究竟好辦，出差時要領出差費的，再預支一個月的薪餉，交給檸檬姑娘，母女二人，有得多了，那怕不夠？

話却不好說。因爲時間太短，交情不深，忽然要走，會引起檸檬姑娘的疑心的。

不好說也得說。在非走不可的頭一天，他告訴了檸檬姑娘：「我要到上海去一趟，有公事。」
「你騙我！」

「是真的，我騙你做什麼？」

「你走了，把我母女兩個丟在這裏，六親無靠的，那怎麼行呢？」

「頂多只要一個月，也不是一去不回頭，有什麼關係呢？你也不是吃奶的孩子，就這樣離不開大人嗎？」

「我曉得你去多少時候！」

「說一個月，最多一個月，只有早回來的，不會遲的。」吳說着，掏出了上面命令給她看。她半猜半認看完了公事，還是半信半疑。

「你就說生病不能去，不行嗎？」檸檬姑娘提出了建議。

「吃糧當兵，原是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我怎麼說得出口呢？」

「要去也可以，我跟你一陣去！」檸檬姑娘建議無效，就提出了要求。

吳笑着答道：「姑娘！我是出差辦公事，也不是到上海去玩，怎麼可以帶你一道哩！」

「我不曉得，你實在要去，你跟姆媽說去。」雖然同居了將近一個月，檸檬姑娘這個脾氣還是改不過來，只要是解決不了的問題，她一定都要找姆媽去。

請來了姆媽。

吳報告一切，檸檬姑娘却賭氣睡在牀上。

出乎吳的意外，姆媽開口就批評檸檬姑娘的不是。她說：「男人在外面做事，那有一天到晚守在家裏的道理？既然是出差辦公事，也不能帶着婆娘走。慢說到上海，就是到外國，也只好讓他去

呀。」

檸檬姑娘說：「他要一去不回來呢？」

不等吳回答，姆媽先代他說了：「你又在說孩子話了，怎麼會一去不回來哩。」

「我曉得他那一天回來呢？」

「不是說過了嗎，一個月就回來。」

吳在姆媽說過話之後，很快的補充說：「一個月，一準一個月，只有早回來的決不會遲！」

姆媽說：「該是罷，人家說一個月，還能騙你嗎？你總是這樣的。你也不是吃奶的孩子，他不是奶媽，你們縱然要好，也不能一天不分離的。你就是不相信，也要等到一個月過了再說，今天只攔住不要走，也不是辦法呀。」

吳覺得姆媽話中也有怨意，於是不免又解釋一番：「吃糧當差，身不由己，我那裏願意去哩。這個家，是我急著弄起來的，享福享的還不到一個月，就要出門，我原也放心不下的。」

「啲！還說享福哩，我年紀也大了，檸檬又是孩子脾氣，又不會照應，讓你受罪，真是對不住你。家裏的事你可以放心，檸檬雖然不會過日子，遇事總有我。不過到了時候你一定要回來的，不要讓我們在家裏着急。」

「一準一個月就回來。」吳的總回答。

吳走了。

一個月的光陰快似流水。

本來辦案子是在上海，因為有關連的事，吳由上海跑無錫，由無錫又到上海。這樣來回，自然不是一個月就能把案子辦完。快到日子了，吳不能因私忘公，其實一顆心早就飛回南京了。在這一個短短時期內，吳寄了三封信給檸檬姑娘。本來他可以多寄幾封，究竟檸檬姑娘識字不多，專門找簡單筆劃的字來寫信，和寫古典高雅的文章是同樣的困難。

在那三封信中，吳預先說了，恐怕一個月回來是不可能的，但最多也只多個三五天。并且又告訴檸檬姑娘，在上海給她買了她要的衣料和化粧品。

高高興興的吳由上海回南京了，是一個月又帶四天。

在進城的汽車上，吳只是在想，見到檸檬姑娘時，應該如何的給她以安慰。檸檬姑娘撅嘴賭氣的模樣，在未見面時，好像已經浮在他的眼前。

一手提着皮箱，一手提着網籃，吳下車走進家門。平常老早是檸檬姑娘跳着迎出來，今天却寂無音響。他方要喊「檸檬」，一抬頭却看見房門上掛了一把鎖。

回來的日期，吳在信上已經寫得明白，無論如何，檸檬姑娘會等在屋裏的，怎麼這個時候倒出去了？

吳來不及作一切懸想，後院子何大媽却聞聲而至，開口就說：「我算着吳先生今天要回來，果然今天回來了，一點也不錯，我來替你開門。」說着，她就從袋裏掏出了鑰匙。

一面開門，一面何大媽又說：「吳先生是接到檸檬姑娘的信回來的罷？」

「沒有呀，檸檬什麼時候給我寫信的？」吳不勝其詫異。

「啊，那一定是郵局就誤了，她寄信已經三天了，是寄到上海的，地名總不會錯罷。她在信裏告訴吳先生許多話，她說……」

「她說什麼？」吳捺急着問。

「她說……」又只說這兩個字，何大媽已經把鎖打開，「呀」的一聲推了門，她先進去，吳趕着進去。

房裏的陳設，沒有什麼變樣，只是牀上枕被，一件都沒有了，廢着一張空綢子。吳把箱子網籃向地下一放，自己隨便就坐下，那滿積灰塵的椅子，他都顧不得去揩抹。

急急的他又問着何大媽：「到底她信上說了些什麼？爲什麼我來了她會不在家？」

「吳先生你不要生氣，這事也怪不得檸檬。」

吳腦筋中一震，知道了有重大的變化。他眼睛睜得很大，何大媽被看得說話都不能舒暢。

儘管說不舒暢，但是話還得說下去：「我是聽檸檬的姆媽說的：你告訴她母女兩個，一個月之內準回來，交給她們的錢，也剛剛够一個月用。你到日子不回來，檸檬姆媽說，你大約不會回來了。這邊她們熟人不多，拉扯銀錢都不方便，所了搬回去住了。」

「只是搬回去而已」。吳心中略覺寬鬆，神色安定了，就問何大媽一句：「你們府上都好嗎？」

「承你記星，都好啊！」何大媽說着，回頭又叫了一聲：「小丫頭，你來給吳先生打一盆洗臉水。」

吳立刻搖手道：「不必不必，我就去找檸檬，找回來再洗臉。」於是他把鎖和鑰匙又交給何大

媽，依然託她照應房屋。

何大媽用一雙不寧靜的眼睛，把吳送出了門。

吳在夫子廟跑，也有幾個月的經驗，耳朵裏聽得的故事，當然并不在少。檸檬姑娘撤回原地方住，其中必有花樣，吳是料得到的。然而他必須做萬一之想，他不是爲了安慰自己，他是因爲那美寤的夢沒有作完。

從他家走到檸檬姑娘原來的住處，雖然短短一條街，他却想出十多種的幻象。

因爲他所作的幻象太多，自然檸檬姑娘所給他的答覆，是不出他所料。不但不出他所料，而且不出他第一幻象之所料。

聰敏的讀者，一定也同樣的料定了。吳進了門，就聽得檸檬姑娘房裏打情罵俏的鬧聲，主角女高音獨唱，不是檸檬姑娘却是誰呢？此時吳有兩個辦法用來應付這個局面：一個辦法是闖將進去，另一個辦法却是掉頭就走。闖將進去，憑他這一身武裝一桿手槍，可以趕走任何客人，而把檸檬姑娘抓著捶打一頓，以洩心頭之憤。可是，慢來，自己究竟和檸檬姑娘沒有舉行過婚禮，不是正式配偶，檸檬姑娘如果根本不承認彼此相愛，又將如何辦呢？

掉頭就走罷？他又忍不住這一口氣。而且檸檬姑娘爲什麼要搬回來？搬回來又爲什麼在家裏聚了這許多客人？事情還是不明，原委又不曾知道，不和檸檬姑娘見一面，問一個明白，似乎總有一點欠缺。

吳楞在那裏，有一兩分鐘，編媽沖水回來却看見了。

「約！吳先生回來了嗎？什麼時候回來的？」姆媽說話，是勉強抑制自己的慌張，吳是一望而知。

「剛才到！」吳只說了一句話，就提腳望外邊走。

房裏面女高音突然中止，接着有脚步聲音，吳不免回頭望一望；由房裏伸頭向外的，却不是檸檬姑娘，一個禿了頂穿西裝的大胖子，「好面熟」，然而吳並不認識他是誰。

「坐一座嗎，怎麼就走呢？我叫檸檬來同你說話」。姆媽只是如此謙謙有禮。然而在吳的印象中，以前來跑的時候，姆媽如此是顯得親切；今天哩，這種口氣，明明是冷淡了。

「算了罷，有什麼話說哩！」吳一直走到大門口。

吳走到大門口，姆媽也跟着到大門口，姆媽絮絮叨叨的說：「你不說一個月內準回來嗎？怎麼遲了好幾天呢？」

「我遲回來了怎麼樣？」在吳輪大了眼睛時，姆媽還是有些害怕。狡猾的狐狸，總見不得狼狗的。她說話就不自然了：「不是別的，因為你回來遲了，我們才搬過來的。」

吳冷笑了←聲：「我回來了怎麼樣呢？」

這還不看你的意思嗎，你要我們搬回去，我們就搬回去；你不要我們搬回去，我們只好在這裏住下了。」

「由此說來，搬不搬全看我的意思了！」

「自然看你的意思，不看你吳先生的意思，看那個的意思呢？」

「你們搬過來，也是我的意思嗎？」

「那是不得已呀！你走了……」

阻止了媽媽的話，吳說：「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我也沒有功夫同你老說下去。好罷，你把房裏那個禿頭給我趕走，我們搬回去！」

「那……」媽媽遲疑起來。她是不可能應允，但是又沒有適當的語句對吳作答。

「哈哈」吳仰天長笑了一聲，接着說：「算了罷，你們那一套，我還不明白嗎？我無非因為歡喜檸檬，所以儘管她對我是假做作，我總以假當真。我心中只想，縱然她是十分假，我用十分真去敷衍她，總有一天她會明白，除了我，是不會有人這樣對她的。但是，今天的情形，還有什麼說的呢？我有真情真意，拿着去對別人，也犯不着老釘住一個永遠對我假做作的人。好好好，但願你們天天接到十個八個客人，天天有人點一百打五十打的歌，我也不必來惹你們的厭嫌了。」

吳說了有十多句「算了罷」，離開了檸檬姑娘的家。

來的時候，滿腹狐疑，一心只有檸檬姑娘，連路旁有房子沒有房子都看不見。回到住的地方，這一路之上，只要有人，便好像在注意他；有兩個人說話，更是好像在議論他。「怎麼路旁的房子片刻之間，增加得這麼多呢？」吳簡直是同一個醉透了的酒漢相彷彿。

這是烏龍院的結束，「俺宋大爺是再也不來了」。然而有一點不同，吳在檸檬姑娘家裏，只不會和檸檬姑娘見面。

不見面心有不甘，吳研究如何同她見面的辦法。吳不肯將待她的好處完全沖洗掉，所以清淡的

發發脾氣就算了。但是吳立意要有所表示，好讓別人知道，自己怎麼對檸檬姑娘，而檸檬姑娘是怎麼對自己的。

他坐在原來的「家」裏，一個人沉靜在想。

何大媽異常的照拂他，一會兒來問茶水，一會又來勸他不必生氣。何大媽說：「我在夫子廟看得多了，有幾個姑娘有好收場？你把心肝挖給她，她還會嫌着腥臭哩。好在人多的很，高興要玩的時候，再找一個就是了。」

「我并不生氣」，吳說了一句又加解釋，「我原來想同檸檬弄個好好的家，彼此守一輩子，誰料她這個樣？我還有心事再玩嗎？」

「那是的，吳先生真要成家的話，夫子廟的姑娘們是靠不住的，還是應該找一個規規矩矩的人家。」

「我要家幹什麼？我是再也不要家的了！」

何大媽笑了一聲說：「吳先生這又是氣忿的話了，一個人總要有個家的。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是一句老古語，沒得錯的。像吳先生在外面做事的，多麼辛苦，辦完了公回來，也應該有個人照應照應，你也得到個好好休息，是不是？」

「但是檸檬她那樣想，有什麼法子？」

「檸檬在這裏的時候，我就看出來了，她那裏能照應人哩。三天兩天，就要向你撒嬌發脾氣，那個樣子，連我都看不慣。像你吳先生，人這樣好，真是難挑難選的，她是什麼東西，却偏要那樣

不知足。」

何大媽一股勁兒批評着檸檬姑娘，吳是又願意又不願意。願意的是檸檬姑娘果然該罵，不願意的是吳要自己罵檸檬姑娘給別人聽，只不肯聽別人在他面前罵檸檬姑娘。因之，何大媽說了好一陣，吳只不開腔。

其實，何大媽的主題還在後面哩，她不因吳的不開腔而停止她的建議，她接着又說：「就在我們這條街口上，那個大糧食店，吳先生時常走那裏經過的，那真是一片好大的店，一個月要做好幾百萬的生意！」

吳聽她忽然說到糧食店，頗為奇怪。不禁把研究如何報復檸檬姑娘的神經，停止活動，用來聽何大媽的說話。

何大媽是從糧食店說起，說到店主是什麼樣的人，有多少兒女，然後落到題上，原來那糧食店老板的女兒，年已二十六七，尙未嫁人，她想給吳做個媒。

在何大媽的口口，把那個女孩子說得如何的好法，真是天花亂墜。然而這話再也不能發生作用的。吳已成了驚弓之鳥，那裏肯再在夫子廟這塊地方去找太太？除了爲着不願得罪何大媽而外，吳是沒有理由說那麼一句話的：「謝謝你，遲一兩天，等我把公事弄完了再說罷！」

何大媽走了。吳脫了帽子，解開皮帶，想了好一會。他眼看屋子裏一切佈置，桌椅床櫃，都彷彿檸檬姑娘還起坐其間，或噴或笑。於是他決定離開這個地方，免得大受刺激。他明知一時不能從腦筋中把檸檬姑娘的影子排除出去，然而他必須像割盲腸一樣的狠心去割。

吳回到機關裏，和一個要好的同事去商量。那個同事，原也參加吳的「婚宴」的，當時笑說：「一個月的溫柔也够了，還有什麼商量？拆開就拆開好了，秦淮河那裏去找那麼多的李香君呀。早拆早好，遲了我正怕你兜不轉，冤枉錢花的太多了。你如果不自己說，我們又不好勸得你，因為你迷得厲害哩！」

「不要批評我了，只說說善後的辦法好罷？」

「誰批評你？你自己不知道你那傷心的樣子，是太犯不着。什麼善後，這不簡單的很嗎，把傢具退還木器店，零星東西，叫一個勤務兵搬來就是了。」

吳依了同事的建議，一個下午，所有的事完全辦妥，房子也退了租。

這一下午，吳和同事們所談的，差不多全是有關的公事，沒有再提到檸檬姑娘。

到了吃晚飯時候，吳約了那個要好的同事說：「我們出去吃飯。」

「到什麼地方去吃呢？」

「自然是夫子廟！」

「你不是說已死了這條心嗎？爲什麼還要到夫子廟去呢？那裏都有館子，夫子廟的菜也未必好。」

「只去這一趟。」

於是兩個人到夫子廟。

在吃酒的時候，那同事說：「平常你總和檸檬姑娘吃食，今天不覺得寂寞嗎？」

「你何必逗惹我呢？我想從明天起，不再提那個名字。」

「爲什麼要從明天起？」

「今天還不免要提一提哩，哈哈！」兩三杯酒，把吳的臉已經吃得有些紅漲。

「你一面不要別人提，一面自己又要提，這豈不自相矛盾嗎？」

「矛盾不矛盾，我也管不着了。」

「煮熟的鴨子飛上天啦！」

「讓他飛罷！」吳又乾了兩杯酒。

吃完了酒飯，吳有一點醉意了，就說：「我們到那裏去玩呢？」

「你坐了一夜的車子，也够累的，早點回去休息罷，有什麼玩的哩。」

「不，我要去玩，明天就不玩了。」

「啊，又是一個明天。」

「是呀，今天晚上是在夫子廟最末的一個晚上。」

「既是此說，我就奉陪，你說到那裏？」

「跳舞去好不好？」

「如果遇到了檸檬姑娘，你又要難過了。」

「不要緊，我就怕遇不到她。」

「怎麼？你有意要找她嗎？如果你要當衆發她的脾氣，給她難看，這個我可不贊成！」

不變的心

「不不，我決不會。我如果看見她，只當沒有看見行不行？」

「那麼，我們找着她唱歌的那一家舞場去？」

「自然！」

「這又何必哩，夫子廟的舞場多的很，女人也多的很；你說不想把檸檬姑娘覆水重收，又不想發她的脾氣，何必一定要碰見她呢？」

「我却認爲有此必要！」吳的話說得很堅決。

吃完了飯，儘在那裏討論下面的娛樂節目，茶房侍候着可感不到興趣。吳是已有酒意，全然不管，那位同事却不免有些難爲情，於是只好依了吳的意思，一同出門。

霓虹燈光，是和平常一樣的紅綠；爵士樂聲，也和平常一樣的駘蕩。但是吳只覺得燈光中包含了仇恨，樂聲中包含了苦怨。別人是尋歡而來，他却是意在洩忿。

擇了一張台子坐下了，熟識的茶房走過來，問他：「請檸檬姑娘來嗎？」

「不必，不必！」

這是茶房頭一次聽到吳作如此的回答。

「是不是要約一位舞女呢？」茶房又問。

「也不！我只要一杯清茶。」

「那位先生呢？」

「他，你問他去好了。我今天專門是來聽唱的，不是來跳舞的。」

「我知道你先生是愛聽檸檬姑娘唱歌的。頭回檸檬姑娘停了一個月沒有唱，你先生就一個月沒有來。對罷？我記得的該不錯罷？」

吳沒有什麼話說，只有點點頭。

那位同事，却不因為吳不肯跳舞，而停止娛樂，自由茶房給我了一個舞女來，談談講講。樂聲響了，那位同事帶着舞女下池子，吳只一個人呆坐着。

接着歌聲起於台上，吳一聽就聽出了檸檬姑娘的聲音，這一回唱的是「魂斷藍橋」。魂斷藍橋」中間有些什麼句子哩，請聽：

恨今朝相逢已太遲，

今朝又別離。

水流幽回，

花落如雨，

無限惜別意。

白石爲憑，

明月爲證，

我心早相許。

今後天涯：

願常相憶，

不變的心

愛心永不移。

這是吳所欣賞的一隻歌，在舞場裏他曾爲檸檬姑娘拍紅了手掌；在他們那個「家」裏哩，他會緊抱着檸檬姑娘接熱烈的吻；然而，今天呢？這隻歌對於他却成了諷刺。

這隻歌詞中的「惜別」，「心許」，「愛心永不移」，都是够吳咀嚼的句子。從多彩的燈光中，吳抬頭看看檸檬姑娘，還是那麼豐腴，不時從「麥克風」旁邊溜出含笑的眼睛，向跳舞的行列送着眼風。吳反起疑了，「大約她另外找到一個主顧了」，儘管是這麼想，他却并不要知道那新的主顧是誰。因爲這是必然的事，縱或研究，又有什麼意思呢？

茶房過來送開水，吳寫了一張紙條，另外兩張千元的法幣，交給茶房說：「我點檸檬姑娘的歌唱」。兩千元一隻歌，在那時候是很高的價值。

「我知道你先生是要點她的。」

「不要多話了。」

吳以前每次來時，必然要點檸檬姑娘的歌，這已成了慣例。詫異的乃是同來的那位同事，他說：「你還想覆水重收嗎？怎麼又點她的？」

吳冷靜的說：「聽一回少一回了，我還不只點她一個哩，你等着聽罷。」

台上的音樂變了調子，播音員宣佈：有人點檸檬姑娘唱「不變的心。」

接着檸檬姑娘出場，她看見了吳不會，却沒有人知道。只是她的笑容微斂，和唱「魂斷藍橋」的時候，似乎有點不同。

「不變的心」原是檸檬姑娘拿手的歌曲，她曾經用這隻歌曲，麻醉了多少年青的人。所以播音員一經報告，就有一片掌聲，起於四坐。吳却是發癡，望着台上明明只有一個檸檬姑娘，他竟然會看出有三五個，紅燈的光照的是紅色檸檬姑娘，綠燈的光照的是綠色檸檬姑娘。

「爲什麼她不穿那件淡黃色的衫子却穿這件藍花的呢？爲什麼不戴那紅耳環却戴這水鑽的耳環呢？爲什麼頭髮梳得這麼高呢？」吳端詳着檸檬姑娘，一樣一樣的想，差不多檸檬姑娘每一部門的形態，每一舉動的表演，吳都覺得大有變化，與平常不同。可惜他不能去問，也不願意去問，他只有發癡的望着。

這隻歌原是吳喜歡聽的歌，但是因爲在發癡，耳膜上接觸的聲浪，除了覺得柔和舒適而外，甚至他會忘記了歌題，更不必說裏面是些什麼詞句了。

歌既不長，一會兒就唱完了。別人鼓掌，吳也糊里糊塗的跟着鼓一陣掌。那位同事由池子裏歸座，笑着問他：「我看你這樣興奮，是在重溫舊夢嗎？檸檬姑娘歌真唱得好，大約也爲了你在這裏，所以把「生命」「靈魂」這些字句，特別唱得好聽。」

同事說話原是玩笑，倒把吳從糊里糊塗之中提醒了：「喲！「不變的心」唱完了呀。」他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向同事的笑了一笑，却又招手叫過茶房來，照着剛才的樣子，一張紙條，二千法幣，塞在茶房的手裏，一揮手道：「快去，第二隻音樂又要奏了。」

「你先生的事，怎麼敢慢哩。」茶房笑轉入後台。報告員又向擴音器裏說話：「檸檬姑娘唱『不變的心』。」

一位歌手，連唱兩遍相同的歌，是間或有之的盛事。必須歌手確實唱得好，捧客捨得花錢，這才能夠一唱再唱。檸檬姑娘唱過的聲音還留在大家的耳底，「是不錯」！人人有此感覺；如今聽說她要再唱一遍，有誰會反對呢？還是剛才鼓掌的手掌，現在又鼓一陣。

吳這回可留神在聽唱了。一句一字，他都聽得入神。

經過了分離，

經過了分離，

我們更堅定。

在歌唱的半途之中，吳毫不考慮的喊了一聲「好」！平常舞場中是少有人喊好的，他這一聲，立刻把全場目光都吸了過來。他可毫不知道，依舊是發癡的樣子，看着台上的檸檬姑娘。

檸檬姑娘哩，是顯然的故作鎮靜，無非是想裝得好一點，她把頭埋在麥克風裏面，讓別人看不到他的五官，她不再飛送眼風，也不再聳動那秀氣的肩膀，只是胸際的起伏，像大風中的海濤，特別顯着高低不定。

這隻歌唱完時，檸檬姑娘用很急促的步伐走進後台。

前面的舞池裏，依舊有一片掌聲送着她。可是由舞池子散歸四座的時候，就有很多的人，在唧唧喳喳的議論。他們所議論的，乃是適才叫好的人。一般的論斷，此人捧場，未免過於熱心，連唱歌的都會被捧得不好意思。

吳却不暇計及別人的議論，只顧忙着他今夜晚特殊的工作，又招手叫茶房來到面前，他預備再

點檸檬姑娘的歌唱。

那位同事不能阻止他了：「唱了兩次，也就够了。」

「我聽得不過癮哩！」

「這回你點她的什麼呢？」

「自然還是『不變的心』！」

「何必哩，她會唱的歌聽說很多，你換一隻別的歌點點，好不好？」

「我就只愛聽這一隻歌。」

「點歌唱也要讓大家聽的，老唱那個有什麼好呢？」

「你說不好，我覺着好呀！大家不愛聽不聽好了，我要愛聽有什麼辦法？」

「她唱膩了，恐怕不肯唱罷？」

「她敢！」

說着話，吳已把點戲的條子寫好，自然還是那四個字，「不變的心」。他一面交給茶房，一面
問茶房說：「你說，她敢不敢唱？」

茶房堆了笑臉說：「這是你先生賞臉，檸檬姑娘自然不能不唱的，不過……」

「不過怎麼樣？」

「最好你先生能換點一隻別的歌。」

「我就只懂得這一隻歌。」

不變的心

「你先生說笑話了，什麼歌你不懂！」

「我只愛聽這一隻歌，怎麼辦？」

「何必讓檸檬姑娘太難過哩。」

「難過？她懂得什麼叫難過？她不應該難過一下子嗎？你不懂，你把我的條子送到台上，不許多說話。」

軍爺們的脾氣，是翻臉不認人的，茶房也知道。吳把說話的聲音一放硬，茶房就不敢多言多語了，拿了紙條和法幣，遞上了台。

台上的報告員打開紙條一看，皺着肩送給檸檬姑娘，檸檬姑娘看了一眼隨又交還了報告員。

「還唱這個嗎？」報告員心想檸檬姑娘或者要拒絕的，所以發此一問。

檸檬姑娘停頓了一分鐘，然後有力無力的回答：「唱就唱吧！」

她一答應，報告員就由擴音器裏向全場報告。

劈劈拍拍全場依舊給他一個響亮的掌聲作回答，在響聲裏不免夾有笑意。

大家所能意識到的，檸檬姑娘一而再，再而三的唱「不變的心」，原是有人在責罰她。不用說，這個人就是點唱的人，也就是剛才喊好的人！

各方尖銳的眼光集中掃射到吳台子上，他那同事覺得了，就向吳說：「等這一隻歌唱完，我們就回去罷！」

吳說：「好！看看情形再說。」

「你這個樣子，我坐不下去啦！」

「你要走，你就先走。」吳完全是妥協。

吳既表示堅持，那同事也只好笑笑，什麼也不說了。

檸檬姑娘第三次出現於麥克風前。

這是含着微笑，而這微笑人人感覺到和剛才笑的有些不同。眼邊有新添的粉痕，留心的人可以看出，她是流過淚的，流淚是不久的過去的事，現在不能不說是她在笑。

她把手扶着擴音器。原來擴音器正對着她的嘴，這一扶，却把擴音器提得高上去，差不多齊了她的眉毛。她不是用眼睛在歌唱，爲什麼却要這樣做呢？座中只有吳心裏明白，吳想道：「你不願意看見我，我還偏要知道我在此地哩！」

你是我的靈魂

你是我的生命

第三次歌唱開始了。

舞池裏好多舞客，也似乎有些迷惑了，竟然有些人跟着檸檬姑娘歌唱起來。雖然聲音低，集攏起來，兀自嗡嗡一片。

可是，大家同時又同樣的感覺，檸檬姑娘的歌唱中，忽然用起用不着的抖顫來。這是個熱情的歌，原是「鸞鳳和鳴」的插曲，總要含笑而歌，才合情趣。一抖顫了，便好像成了悲曲。

所有的高音，她都有些挺拔不起來。「是連唱了三次把嗓子唱壞了嗎？」有人作此懷疑。低高

不變的心

三五

陰陽一分，自然這歌聲就不好聽。所幸者檸檬姑娘的歌喉原來很甜，即便是唱得這樣失敗，聽的人並不覺得怎麼討厭。

當她唱過了「你就是遠得像星，你就是小得像螢」；忽然之間，好像是有些接不上，很不容易唱出：「我總能得到點光明，祇要有你的蹤影」。似乎這兩句唱的還沒有前面兩句響亮。

台下有人接着歌聲說了一句：「胡說」！

台上把應該高音唱得低了，台下把應該低聲却說得高了，這種不和諧的現象，立刻引起一陣嘩笑。走近了吳的台子這邊的人聽得清楚，自然笑得有理由；那些遠一些的，聽見別人笑，也就笑，笑過之後，却又不免問着：「他們笑什麼呀？」

檸檬姑娘終於忍着唱完了第三遍。台下面照例應有的掌聲卻沒有響，那個喊好的哩，在她唱完了時，一連串喊了四五聲。於是那些忘記鼓掌的人，剛才哄笑的人，接着給來一陣響亮的大笑。

大眾的笑奪去了檸檬姑娘的笑，一唱完，極快的她就掉轉身，掏出手絹來揩着眼睛。吳的同事跟吳說：「你報復得夠了，瞧，她不是在哭了嗎？」

「她愛哭不哭，哭是她的事，和我有什麼相干！」

「你的意思怎麼樣？還預備點幾次呢？」

「那可沒有準，我要一直點到她不能唱的時候。」

「她有什麼不能唱？反正花錢的是你，她吃了這一行飯，還有什麼害羞的地方嗎！」

「不害羞也好，多唱兩遍給大家聽聽。」

聽吳的口氣，似乎有讓檸檬姑娘唱一輩子「不變的心」的打算，然而那同事也有兩種估計，第一是跳舞時間是有限制的，到了時間，根本要散場的，還唱得成嗎？第二是吳身上帶的錢不過四五萬塊，吃過一頓飯，花了一半，點一隻唱兩千，十隻便是兩萬，錢點完了自然不會再點了。因為如此，他就決定由吳去點唱，不再加以勸阻。反正到舞場來是尋樂的，他自和他的舞伴跳舞，吳發洩發洩怨氣，也不能一定批評不應該。

前前後後的執事們，此時却免不了騷動。儘管吳點唱，檸檬姑娘照唱，一個頓打，一個頓挨，別人可以不必問。然而事關公共秩序，也和舞場的聲名有關，怎能坐視不管呢？假如再讓這個情勢發展下去，點三隻到點五隻，一直點十隻八隻，還成個什麼樣子？和舞場的生意，也要有影響了。於是他們商議商議，就找一個大班來和吳說話。

大班是和吳面熟的，他也知道軍人不十分好惹，不惹他又怎麼辦呢？

走近面前，大班堆着笑說：「吳先生還要點檸檬姑娘的歌唱嗎？」

「當然！我今天是專誠來捧場的！」

「換一隻歌點點好了，何必老點那隻『不變的心』呢？」

「因為我只懂這隻歌。」

「吳先生說笑話了。」

「你以為不對嗎？那就是她只會唱這隻歌。」

「檸檬姑娘會唱的歌很多，她拿手的還有鳳凰于飛，夜蘭香，馬來風光……」

不變的心

「好了，好了，你不必報這些名字，我都曉得。」

「你爲什麼不點一回別的歌呢？」

「我沒得那個意思！」

大班把笑容上面又加了笑，然後說道：「莫非檸檬姑娘有什麼地方得罪了吳先生了？」

「笑話！她那樣和氣，見人就笑，還會得罪人嗎？」

「我聽人說，吳先生叫她不要唱，她又出來唱，所以吳先生不高興，是不是？」大班說這句話，自然是已經探清了底細。

「爲什麼要問我這句話？」

「不過隨便談談，沒有什麼。」

「不是怎麼樣？是又怎麼樣呢？」

「那就不怪吳先生要生氣了，不管那一個也都耍生氣的。」

「哼！」吳從鼻子裏冷笑了一聲，「她唱不唱是她自己的事，誰也不好干涉，我爲什麼要管她？那才是笑話哩。何況他天生的歌唱的嗓子，不唱豈不可惜？」

「老唱那一隻歌，這嗓子也可惜了。」

「我愛聽嗎，這有什麼法子！她不願意唱，她有胆子，叫她不要唱好了！」

「客人點的，她怎麼敢不唱。」

「你討嫌，你叫她不要唱罷！」

「我也不敢！」大班笑得滿臉都起了皺。

談話之間，音樂已響過兩次，只沒有人唱歌，吳有些不耐煩了：「既然她也不敢，你也不敢，你就不不要囉唆了，我還要點唱哩。」

「檸檬姑娘和吳先生也不是認不識的，多少總要請帶她一點過，明天叫她到你府上去道歉都可以，何必讓她太難過了哩。」

「到我府上？我有什麼府上？」

「吳先生不要說笑話。」

「笑話？一點都不可笑。你不相信，你去問問檸檬。」

「何必問她哩，她說的話難道比吳先生還靠得住嗎！」大班改從批評檸檬姑娘下手，想能借此消消吳的怒氣。但是事情並沒有結束，他總要盡到他的力量，不讓「不變的心」再由檸檬姑娘唱下去。

吳不能等候大班在呆想，他在招手找茶房，紙條子已經寫好了，依舊八個大字：「檸檬姑娘，不變的心」。手捏着的鈔票還是兩千元。

「吳先生，你賣一個面子給我，好不好？」大班只好以本身的名義，來作請求。

「你的面子自然不小，不過我還想要檸檬姑娘的『不變的心』哩。」

「吳先生！你再點這一次，點過了換別的點點，行不行？」

「怎麼，我們要價還價嗎？我沒有那麼大的權，我點他什麼！我只要看看她『不變的心』究竟

是個什麼樣子。」

「樣子不是已經看够了嗎？」

「不够不够，差得遠哩。」

兩個人談來談去，只是那兩句話。

茶房已經走過來。預備掙吳的兩千元和那張條子，同時他却也知道大班來談話的原因；於是他就傻笑站着，既不伸手，也不走開。吳喝道：「怎麼啦？你們從現在起，停止了點歌嗎？」

茶房一陣笑，不敢回話。

「要是真能停止了也好，來跳舞的人也可以省下一筆錢來。那我明天要帶弟兄們來監督，如果有一個人點了歌，我就要不客氣的。」吳又說了。

軍爺們口中一聲「不客氣」，跳舞廳裏的執事們最頭疼。茶房不說話，還是大班說話，大班回過頭說茶房：「吳先生點歌唱，爲什麼不接？是檸檬姑娘不肯唱嗎？不唱不行，這一次是一定要唱的。」

說着，大班又轉問吳道：「就點這一回罷，明天我一定和檸檬姑娘一道來和吳先生賠禮。」

「好，你做你的去罷，不要老在這裏同我麻煩了。我老實告訴你，本來我預備點一打的，現在衝着你，我只點半打好了。你再不許同我講價錢了，你要同我講價錢，我就仍然點一打。」

大班是聰明的人，在走近了牆壁時，他知道一定要轉灣的。檸檬姑娘已經把「不變的心」唱了三遍，依着吳，不過再唱三遍，那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反正在場子裏的人，都有些明白這是怎麼一

同事；再唱哩，更明白一點罷了。如果今天勉強要他不點下去，誰知他明天會不會再來這麼辦呢？與其一天接一天鬧下去，倒不如痛快的來個乾脆。他想到這裏，還是說幾句好話，然後走開。

大班一走，吳的那位同事却又發表意見了：「殺人不過頭落地，他既然來講情，你也可以算了罷。」

「我不買那些賬！」

「你能天天來點歌唱嗎？」

「爲什麼不能？她能在這裏做十年的歌女，我就能到這裏來點她十年的『不變的心』！」

「好，有人以唱歌做職業，就有人以聽歌爲職業，還有人以點歌爲職業。你這是跟誰過不去？是跟你的法幣過不去！」

「活該！」

「這個『活該』二字，真用得有趣，是誰活該呀？」

「你放心！我當真那麼傻嗎？今天我一定要出這一口氣，出够了我自然就算了。」

「你怎麼不早說哩！」

那位同事好像舒了一口氣，不由笑了一笑；陪他跳舞的那個舞女，也笑了一笑。於是吳也笑了。吳笑得很悽冷，那個舞女不由得不表示同情，她用極其溫柔的聲調說了一句：「在外面玩耍，睜一眼閉一眼，怎麼能那樣認真？太認真了只有自己吃虧的。」

吳很詫異道：「你們剛剛認識，怎麼就曉得我的事情？勸起我來？」

不變的心

四一

舞女不答，還是一笑。

「我知道了，在跳舞的時候，他說了我許多壞話，是不是？」吳指着同事，問那舞女。

「你那也不是秘密，而且你儘量要公開，還怕別人給你宣傳嗎？」

「也好，也好！喲——『我的生命』又出來了。」

「你一個人坐着生氣罷，我們還是跳我們的去。」那位同事在音樂聲中，拉着舞女，說過了話，又下了舞池。

「我才不氣哩。」吳用這一句話送他二人。

音樂能使人喜怒哀樂：平常哩，必需喜音使人喜，哀音使人哀；在這天的場合裏，明明是喜音，却讓唱的人哀，聽的人哀；而唱的人和聽的人，哀的情緒又那麼的不同。這不但是翻譯這個歌的人沒有想到，就是原來造這個歌的人又何常想到哩。

在歌聲未起之前，音樂先要吹奏一遍，那些樂手，連奏四遍，自然是膩了。舞池裏面有一陣陣竊笑，座子裏坐着的怒目而視，麥克風前站着的盈盈欲涕。除了因為職業上的不得已，拉的原是不願意再拉，打的原是不願意再打了。

你說樂手們能永遠維持那種精神嗎？却也不見得。大家不約而同，把調門放得低了一些，這是自然而然的，誰都使不出勁來。

「你是我的靈魂」，第一句就是高音，檸檬姑娘果然照高音唱。并非唱的高，只爲音樂太低，這纔顯得高了。

接第二句，「你是我的生命」，音樂縱然更低，也有些托不住，爲什麼？檸檬姑娘唱得太低了。

跳舞的人們，只要有音樂響，挨着步子跳，誰也不去計較歌唱。計較歌唱的，自然是花錢點歌怒目而視的吳先生。

「唱高一點！聽不見！」一個怒吼。

吼聲自然很高。在舞池的人轟的應了一陣響。誰都知道有一位武裝同志在發歌女的脾氣，大家都密切注視這喜劇或者悲劇的發展，誰也不敢作譏諷的表示。然而不能不有所反應，轟的一陣響，就是由於多種反應交織而成。

檸檬姑娘口頭雖然很硬，「只要他肯花錢點唱，是我的生意買賣上門，我爲什麼不唱。」——在這種情況之下，究竟有一點硬不起來。因爲吳如此給她下不來，她恨；多少舞客注目之下，她羞。內在潛伏着，是吳的報復之中，表露十分相愛之忱，「不點別的歌，單點『不變的心』是爲了什麼呢？」自然，這可能的使她悔。精神壓迫太大了，她忘記了悔，只記得恨與羞了。

她努力提高歌喉。在唱第二句「你是我的靈魂」的時候，顯然與每次唱的第一句頗爲不同。這只是指音節高低而言，至於韻味，却是越唱越壞。先唱的聲音雖然低，究竟還在唱歌；後來唱高了時，却有些像在哭訴。「鸞鳳和鳴」中幾隻插曲，豈是哭音唱的得的？那裏還像唱歌呢？

大家都覺得檸檬姑娘是一遍比一遍唱的壞。

奇怪呀，剛剛要她唱高一點的，滿懷表示不滿的，在她才唱了第二遍「你是我的生命」的時候

，却又接着喊了一聲：「好！對呀！」

台下的鑒賞力如此之大有分別，叫台上怎麼唱下去呢？不能不唱，那就只有仍然用儘量低音去唱了。

總而言之，大家在舞池裏是聽音樂跳舞，沒有誰聽清楚歌聲。大家在明白檸檬姑娘之所以連唱「不變的心」以後，先都恨她薄情；及至檸檬姑娘唱到四遍，其聲哽咽，大家不由得又同情她起來了。

樂聲停止，大家才知道歌已唱完。舞步停止，大家一齊抬頭望台上，忘記了鼓掌。台上的檸檬姑娘，知道大家在注意的看她，很快的扯過身，步入後台去了。

跳舞的人們，分散歸座，大家交頭接耳，紛紛議論：「檸檬姑娘會不會再把『不變的心』唱第五遍？」

大家議論之時，吳正在寫紙條，找茶房。有那留心的人，遠遠的看吳的動作，就知道檸檬姑娘不免要唱五遍「不變的心」了。可是座位隔的遠，吳在和茶房說些什麼，別人聽不見。想來一定是在大罵檸檬姑娘，罵得她置身無地。

究竟吳是否如此罵檸檬姑娘呢？大家的想像，和吳同茶房的問答，不盡相同。

吳照四次的前例，在茶房手裏拿過鉛筆，在紙條上寫那「檸檬姑娘不變的心」八個字。

茶房說：「不用寫了，去說一聲就行了。」

吳說：「寫了，好讓她留作紀念。」

「唱了四週，還不够作紀念唄？」

「不够！」

「人家眼淚都淌了那麼多啦！」

「管不着！」

「這本來是她不對，無怪你先生生氣。」

「你怎麼曉得她流眼淚？我看她還硬的很哩。她能自己知道錯處嗎？我才不信哩。」吳又倒問了一句。

「她剛才叫一個人，出去給她買手絹。」

「買手絹就是淌眼淚嗎？」

「她叫人買手絹，是因為身上兩條手絹都溼了。」

「汗流得太多了。」

「你先生又說笑話了。流汗，不曉得用手巾把子嗎？」

「流淚，也可以用手巾把子呀！」

「拿張手巾把子在台上揩眼淚，那個樣子才好看哩。」

「她懂得什麼廉恥，有什麼不好看的！」

「你先生這話有點太言重了。」茶房一面批評着吳，一面代檸檬姑娘解釋；可能不是實話，但聽到吳的耳裏，使吳有點難過起來。茶房說：「檸檬姑娘回一次後台，總是哭好一陣，你不要看她

不變的心

出台的時候和平常差不多，其實那是勉強忍住的呀。你先生請想想，她再說是一個歌女，時時在外而混，懂得世故人情；然而究竟是二十歲左右的小女孩子，還能比你先生懂得多嗎？以前她是倚仗你先生捧場，她才紅起來；如今你先生不捧她，她已經就完了，那裏還經得起砸呢？」

「我這是砸她嗎？」

「依你先生以前待她那樣好，這算得是砸她了。」

「她不該砸嗎？」

「我怎麼敢說不該；不過大人不計小人過，你看她的樣子也怪可憐的，能鬆一手就鬆一手，何必太認真呢？」

「有什麼可憐？」

「小姑娘們，靠賣唱糊口，怎麼不可憐哩。」

「我看他唱得高興的很哩！」

「你先生不是嫌她唱的低，喊倒好嗎？怎麼說她高興？」

「她全然沒有討饒的意思呀！」

「噫！你要她怎麼樣討饒呢？以前你先生來的時候，找她坐台子，一找就來；今天大家這個樣子，慢說你先生沒有找她，就是找她，她好意思來嗎？而且大家都曉得，你和檸檬姑娘有什麼交涉，彼此鬧鬧笑笑，自然可以私了；當着這麼多人，你忍心叫她下來向你賠禮嗎？」

「你的話倒也說得入情入理，只是你不知道她太對不住我了。」吳說這句話，自然意思已經鬆

了，茶房是吃什麼幹什麼的？怎麼會聽不出？當時他就撥過點唱的條子和錢，口中只說：「歌算你先生點過第五遍了，唱不唱難道還在乎嗎？我給你做了主了，要打要罵，你先生明天只管打我罵我好了！」

吳聽這話却笑起來道：「你倒會不吃虧哩！我這是爲了什麼？」

「爲了什麼？不爲什麼！常言道的好，一夜夫妻百日恩，縱然你們只算露水夫妻，總有點情份罷？何必做盡做絕呢？」

「這話你聽什麼人說的？」

「那一個不知道。」說着這話，茶房將手向舞池裏一指，意思是說，凡是在這裏面的人，每一個人都知道他和檸檬姑娘的關係。

「啊！」吳只從鼻音中哼了一聲，并未說話。接着，突然的站了起來，抓了一把鈔票交給茶房：「這個付茶錢，連那位先生舞票都有了，多的就做小賬罷。」

同事還在舞池裏面跳舞，吳却已不別而行，走出舞廳的門口。

檸檬姑娘第二天換了一家場子唱歌，她覺得在原来的場子裏栽了跟頭，丟了面子了。

然而還有什麼用呢？凡是走過夫子廟的人，只要看見檸檬姑娘的，就會有人說：「那個女人叫做『不變的心』！」

卅五、八、卅



飛

燕

飛燕

這裏所要說的，是一個故事，而不是新聞。

這個故事發生的時間，已經找不清楚了，所可知道的，乃是并非現在；然而也不過於遙遠，以至三五十年前。

就季候而言，這個故事正開始於陰曆的新春。

地點哩，當然是夫子廟。

陰曆的新春，家家有吃不完的年菜；但是單身的漢子，此時却感到有些寂寞。

寂寞并不要緊，誰個沒有寂寞的經驗呢？最大的苦惱，在寂寞以上的，是無處可以吃飯。

機關裏的伙食，本來就不好，這幾天更壞。所有的職員們，回家的回家，拜年的出去拜年，沒有幾個人，在機關裏面吃飯，廚子落得多賺幾個，自然不肯把菜弄好了。

李科長，平日應酬最多的人，這兩天偏沒有出去。爲了什麼？沒有人知道。

他屋裏堆了不少禮品，菜不好，吃不飽飯，他就用年糕蛋糕去填補饑腸。

到了初五，他實在忍受不住了，揣了一塊新鈔票，在傍晚的時分，溜了出來。喊了一部黃包車，直放夫子廟。

平日李科長應酬常到的地方，是太平洋六華春這一類大館子，不料這天來時，所有的大館子都

還沒有開張。

李科長頗爲失望，然而他又不想再回城北去。鑼鼓一陣陣的喧鬧，火炮在天空中交織成好多花紋，使他異常懷念兒時的景象。爲了想多看一看這些年景，他要在夫子廟至少勾留一兩個鐘點。

於是他隨便找了一家小館子進去了。

這個小館子雖然趕不上太平洋六華春他們的規模，却也有房間座位，和種種應時的菜肴。

爲了怕煩鬧，爲了自己科長的身份，他沒有坐在散座裏，儘管是一個人，却佔據了一個房間。

他點了許多菜，和一瓶酒。茶房問：「還等客嗎？」

「只有我一個！」

因爲他菜要得太多，使茶房有些驚奇。

茶房的意思，他也看了出來；茶房擺杯筷，他就說：「過年，誰不曉得，過年吃飯，應當吃得好一點，是不是？」

李科長皮大衣皮帽子，這一應的裝飾，看在茶房的眼中，自然不是平常之輩；再一聽他出言不凡，更加堆着笑容來回答：「對的！別人家過年都打烊，我們照常做生意，就爲好讓先生們來過年的！」

茶房退出去，放下門帘。

李科長忘了帶一份小報來消遣，這四壁之上又無字畫，他坐着等茶，分外無聊。擦筷子十分用勁，一縷紙片都擦破了。用筷子輕輕敲着桌沿，嘴裏哼着「武家坡」。隔壁鬧酒壘，使得他連戲也

哼不下去，這就側耳去分辨那駭拳的人誰輸誰贏。

門帘掀開，他以爲是茶房送菜來，却不是的。

「先生！嚮導要罷？」說話的人穿的衣服和茶房也差不多。

她如果不說話，李科長怎能決定他身份哩。

李科長頭也不抬，只向他搖搖手。

「剛翔由上海新到的有兩個，又會吃酒，又會談話，找一個來陪陪你，包你滿意。」

李科長還是懶得理會。

「瞧！你一個人吃酒，多寂寞！如果你身邊坐了一位有說有笑年青貌美的姑娘，酒也能多吃兩杯呀。」

給嚮導姑娘「跑卡」的，最要緊是說話，會說話的總不愁兜攬不到生意。說話也沒有什麼祕訣，只要睜着眼睛，順風使舵，必有辦法。這個道理，我們從李科長的表情上立刻得到證明。

本來李科長對於「嚮導」之事，可說毫無興趣，經過了「跑卡」幾句話，這才曉得自已確實太寂寞了。慢慢的抬起了頭，淺笑的說：「南京的路，我熟得很，用不着什麼人來給我做嚮導！」

只要客人回答話，「跑卡」的就是生意來了。十個客人有九個半是說不要「嚮導」，結果哩，凡是說不要的，十分鐘後，他身旁必有一個嚮導。惟有那一言不發的客人就叫討厭，好像用鏈子也鏈不進去。

「這是晚上了，還往那裏跑？就是你先生認不得路，汽車司機還能認不得路嗎？嚮導是來陪你

談談玩玩，解解悶的，要靠她引路，那就糟了。」

「你這話倒還老實。」李科長對於「跑卡」的話居然加以稱贊。

「叫一個來陪你，好不好？」未得到客人準定的言語，「跑卡」的責任便不能算終了。

「怎麼，是你請客嗎？」李科長和他打趣。

「小意思！——我給你先生找一個好嚮導來，你先生說不定還要擺一檯請我，這個算得什麼！」

「你還嫌這個館子小了嗎？」

「那不敢！」那「跑卡」的說過了這話，緊接上一句：「我給你先生找去了。」

「且慢！你給我請了客，添酒添菜且不說，還另外要我給鐘點費，是不是？」

「在外面玩的人，只要痛快，多花幾個錢，算什麼！而且便宜得很；再說，我給你先生找來的

，如果不中意，你一個錢不給就是了。」

「好大的口氣，你願意白跑路嗎？」

「你先生猜錯了，我有把握，是不會白跑路的。」

此時，茶房湊上來了。那個茶房不識趣呢？他接口說：「一個人吃酒是太孤單了，找一個嚮導來陪陪也是好的。」

「找一個嚮導姑娘來也是好的！」那個「跑卡」的接着重說了一句。

「怎麼？一定要找嚮導嗎？我且問你，嚮導要多少錢一個鐘點？」

「我不是說過嗎，要好的話，隨你先生的意思；要不好的話，你一個錢不給就是了。」

李科長說：「算了罷，夫子廟的嚮導姑娘，有什麼好不好的，還不是差不多嗎？」

「我說給你聽，你又不相信，我告訴你上海新來的兩個姑娘，真够漂亮的。你先生要找一個來談談，我馬上回去；如果遲了，就怕她在別處『出卡』，那就對不起了。」

「什麼卡不卡的，我不懂！」

「不是，那兩個姑娘，條子特別多，一天難得在家裏登一兩點鐘。」

「你出來兜攬生意，也是她太忙的原故嗎？」

這句話逼得那個「跑卡」的笑了，他只好說：「生意儘管好，跑還是要跑的，這是我們的規矩，有那麼多人靠着跑來吃飯哩。」

「你說完了沒有？」李科長一非慈善家，二非新聞記者，自然不樂於跟「跑卡」的說下去。

「完了，我就給你先生去請去！」

李科長仍然微笑，并未回答。

「我去了！」跑卡的就像逗惹小孩玩耍，說了這麼一句。因為他認為李科長是默許了，再築定一句，免得反悔。

說着，「跑卡」的便一溜烟似的跑出去。

李科長無心找女嚮導來陪酒之意，却也無必拒絕女嚮導來陪酒之意。他覺得，自己既不會開口說「要」，女嚮導或許來或許不來，來也不多，不來也不少。心裏倒有點放不下，女嚮導流品低下，萬一來的那個「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豈不反敗情興麼？

「跑卡」的跑路可真快，好像女嚮導原來站在房門口，只那一會功夫，李科長的腦筋還沒有來得及轉到別的地方，茶房的茶也還沒有上，他已經打起了門帘，給李科長介紹了：「這是陳燕燕，蘇州人，你先生看，漂不漂亮？在夫子廟要掛第一塊牌子了。」

極迅速的，李科長和那陳燕燕眼光相接觸。說陳燕燕漂亮罷，也沒有特異之處；說她不漂亮罷，却也不討人嫌。矮矮的個子，圓臉，眼睛是「夫子廟的眼睛」，睫毛又黑又長。頭髮說的一掛葡萄，拖在腦後，額前稀稀的覆了些瀏海。身上披的海虎龍大衣，高跟毛口靴子。說她是個女學生罷，多少她帶了夫子廟氣味；說她是夫子廟女人罷，她又多多少少帶一點女學生的氣味。李科長當時頗爲希罕，女嚮導中乃有此種人物？

「只有一個人？」那陳燕燕并未寒暄，却說了這麼一句話。

李科長先是一楞，接着卻也像極熟的朋友一樣說道：「因爲要跟你談談，所以才一個人來的呀。」

「嗯！」她抿着嘴一笑。

「請坐罷？」倒是「跑卡」的代表說了一句主人應該說的話。他說着，她便坐下來。她一坐下來，他又說了：「先生不錯罷？新人進了房，媒人拋過牆，現在沒有我的事，我走了！」自然是沒有他的事，他如果還有事，我們李科長豈不沒有事了嗎？

「跑卡」的一走開，房裏反有一股溫暖的情緒，散發佈滿了房間裏的每一角落。

是李科長打破這岑寂，他先問：「你住在那裏？」

「住在我家裏！」她滑頭滑腦的答了這一句，說着，自己先笑了，用手緝抿住嘴。

「怎麼，一句話你就這樣不老實？」李科長的聲音十分柔和，他似乎很喜歡她的調皮。「坐那邊，談話不方便，坐過來！」順手他指指身旁一張椅子。

一股脂味香氣，李科長是久違了的，使他有「今夕何夕」之感。

「喂！你貴姓？」

「我嗎，我也姓陳！」李科長以「不老實」態度去應付那個「不老實」。

「也姓陳？我看不像！」

「怎麼不像？姓陳的應該三隻眼睛兩個鼻子嗎？你說我不像姓陳，我還說你不像哩！」

經李科長一反攻，她又沒有話了。停了會，才又抬起頭來說：「喂！陳先生！你住在那裏？」

「我自然也住在我的家裏！」

陳燕燕完全打了敗戰。調皮的眸子轉了兩轉，只有笑，用笑來作一切的掩飾。

茶房送上茶來，一隻冷盤，一壺酒。

陳燕燕執着酒壺，爲李科長斟酒。

「不敢當！你怎麼反客爲主呢？」

「一樣的！」

她既這樣說，李科長樂得享受，也不拒絕。

茶房增加了一份杯筷，她把面前的杯子也斟滿了酒。

「聽說你的酒量很好，是不是？」

「你不要聽那些人的話。你要喝酒，我陪你喝三五杯是可以的，多了就不行。」

「好罷！我們先乾一杯再說！」

於是兩個人乾了這見面杯子。

吃菜，她倒也很隨便，不像歌女那麼拘謹。總而言之，陳燕燕和李科長併坐在那裏，如果有一個生朋友走進來，必把他們認爲老交情，決沒有人相信他們是第一次相識。

「你爲什麼名字叫陳燕燕呢？陳燕燕不是一個電影明星？是不是也想做電影明星？」

「你給我介紹嗎？」

「電影明星豈是介紹得來的！」

「只要你能給我介紹加入電影公司，我這才能有做電影明星的機會呀！」

「好！遲一點我給你介紹。不知你喜歡演那一路的角色？」

「還用問嗎？自然是陳燕燕那一路了。」

「陳燕燕聽說已經嫁人了，你演那一路，也該嫁人了。」

「女人嫁人，有什麼希奇，到了嫁人的時候，自然用不着別人給她出主意的。沒有到那個時候，別人給她出主意也是白費。」

「你這話說得痛快！」李科長看不出這小小年紀的人，能這樣會說話，於是他贊美着，就自乾了一杯。

「你毫無禮貌，爲什麼不敬客，卻自己吃了？」陳燕燕不但像歌女們扭捏不肯吃酒，而且找酒吃。

找女嚮導來，爲的是熱鬧，女嚮導既然能够熱鬧，客人豈有不熱鬧之理？於是李科長就說：「好的很！我們一人一杯來！」

陳燕燕不介意的又喝了一杯。喝了之後，便忙着斟酒。斟了酒，又給李科長筊了一箸菜。

「你何必如此客氣呢？」

「這原是很平常的了，只有毫無禮貌的人，才覺得別人的禮貌太多。」她又打趣李科長。

「我不許你再調皮了！」李科長和陳燕燕說話，針鋒相對，贏虧各半，這一句話，看來他是在命令着陳燕燕，其實他要結束戰爭，希望繼續下去的「和平商談」。

「不許我調皮可以，你也得說老實話！」

「我那一句話不老實？」

「你是姓陳嗎？」陳燕燕在外面跑的人，察顏觀色，判斷事實是有她敏銳的地方。

「你從那裏看出我不姓陳？」李科長真覺得奇怪。

「這個你不必問。」

「噢，就算我姓李好不好？」

「對啦！我看你的戒指，知道你不姓李就姓林，決不會姓陳的。」

李科長把左手自己伸開瞧瞧。一個老大的英文字母：「L」。

「喲！你原來學貫中西，真個還失敬了。」李科長確實有些詫異，說着，便又問道：「你讀過多少時候的書？看你的樣子，起碼初中畢了業的了？」

「那有什麼稀奇！」淡淡的回答。

「既然是初中畢了業，爲什麼不去找一個正當職業，却要當女嚮導呢？」

「女嚮導怎麼不是正當職業？」

一句堅強的問題，使李科長多吃了兩箸菜還沒有回答。

李科長不說，陳燕燕却又說了：「女嚮導本來是正當職業，社會上瞧她不正當，是社會的錯誤。不是女嚮導的錯誤。外國不也有女嚮導嗎？而且聽說，女嚮導之外，還有男嚮導，這真嚇煞稀奇！」

李科長說：「外國嚮導，是要指領客人遊要找地方的呀！」

「我們還不是這樣！」

「南京地方你都熟嗎？」

「怎麼不熟？」

「到玄武湖去怎麼走？」

「這晚上你來到玄武湖嗎西北風嗎？」

「我只問是怎麼走。」

「喊汽車來，我嚮導就是了。」

「哈哈！」李科長笑了：「你做客人的嚮導，汽車司機又是你的嚮導，這個辦法倒還不錯。」

「不要說廢話罷，這個時候有鬼到玄武湖去！再不吃酒，酒都涼了。」陳燕燕把話題岔開，又乾了一杯。

李科長乘勝直追，繼續說道：「外國的女嚮導，不陪客人睡覺，你知道不知道？」

陳燕燕使勁把茶杯向桌上一放，是有些惱怒的樣子，她說：「你什麼時候看見女嚮導陪客人睡覺的？」

「沒有就沒有，何必生氣哩？」李科長吃了幾杯酒，涎着臉說話，一切都毫不在乎。

笑笑，陳燕燕的惱怒收藏起來也很快。

她說：「很多人以為女嚮導都是拆濫污的，其實並不見得如此。女嚮導天天要回去住，這且不說，就講在外面罷，開房間不怕抓嗎？還是住到人家裏去呢？」

「好好，就算你說得有理。」李科長心中雪亮，他是找女嚮導來談着玩的，並不是和女嚮導的律師開辯論庭，話何必再說下去哩？

吃酒，吃酒。

「喂！你問我許多，我也要問你一兩句，你在那裏做事？」陳燕燕轉移了題目。

「我麼，你看。」

「那怎麼看得出？」

「我是開雜貨店的。」

「不像！」

飛 燕

「爲什麼不像？」

「你不像開雜貨店，和你不像姓陳的一樣。」

「你真會看相。」李科長說着話，心裏可也佩服；跑江湖的眼力，是與平常的人有些不同。

「說不說由你，我也用不着知道你的履歷。」陳燕燕這話是有些不高興，然而一轉瞬，她立刻又說：「你不是說和電影公司認得嗎？」

「是的呀！」

「雜貨店和電影公司有什麼來往？」

「來往多着哩，每一部電影，凡是照雜貨店的鏡頭的時候，都是用我那個小店做外景。」

陳燕燕嘆息笑了一聲，她舉着杯子說：「和你說話，不如和你喝酒。你喝酒總算痛快，談起話來，真是够麻煩的。」

「好罷，我們多喝酒罷。」

李科長敬了陳燕燕一杯，陳燕燕又回敬了李科長一杯。

菜已經上了三四個，湯也搬上來了。

李科長說：「酒量你不壞，你還能和我賭賽吃飯嗎？」

「不必賭，好男不與女鬥；只要你承認我和你吃酒差不多，我就算成功了，何必再賭吃飯哩。」

本來嗎，一個男子要和女的賭吃飯，有幾個女的願意賭呢？

外面一陣陣鞭炮聲，這是李科長的「鑼鳴鼎食」。

其實李科長也只吃了半碗飯，如若陳燕燕認真和他比賽時，也未必輸給他。

擦過手巾，李科長又問陳燕燕：「我們何時再見呢？」

「這當然瞧你了。我既不知道你的住處，到那裏去找你？至於我，你只要到夫子廟來，隨便寫一張紙條兒，我就會來的。」

陳燕燕詞嚴義正，李科長只有點點頭。付過了菜賬，却不免要問：「我應該給你多少錢？」

「你懂不懂得看相的規矩？」

「看相的什麼規矩？」

「看相的普通規矩，多少錢一個人；如果遇到大富大貴的相，那就得另外算。」

「我是大富大貴的相嗎？」

「是和普通有些不同！」

「那麼我應該拿多少錢給你呢？」

「一百萬！」在那個時候，一百萬可以買一座洋房，或者二十輛汽車。

「這個數目不嫌少嗎？」李科長也跟她說反話。

「不給也可以，你記賬好了。」

「可以記賬嗎？只怕老板不願意罷？」

「老板不願意有我。」

「還有跑街的呢？你叫他白跑路嗎？」

「當然不能！」

「你也叫我記賬嗎？」

「我給你墊一墊就是了。」

陳燕燕的幾句話，可把李科長給攪糊塗了。一個女擲導，她是靠什麼吃飯？不要報酬，這是什麼意思？倘若是老朋友，高興時多給點錢，不給錢時就不給，原無所謂；然而彼此都是初次見面，知道下一次還碰不碰到呢？如此，她是不應該不要錢的。她本人就算不要錢罷，老板和跑街的，都是拆賬，真的叫她拿錢代付嗎？

李科長有說不出的懷疑，陳燕燕却笑了起來道：「這算得什麼哩？一點鐘點費，看得見的，收不收沒得關係。」

聽她的話音，似乎所希望的乃在鐘點費之外。李科長有一點反感，立刻面呈不愉之色。

可是陳燕燕的話，又打破了李科長的念頭，陳燕燕說：「做女擲導的，拿鐘點，原來是正當職業的正當報酬；這個，也得看對什麼客人，談什麼話。像你，我還想跟你多談一會哩，談話也要出錢嗎？我才有點不好意思哩。」

「噫！李科長有受寵若驚：「你願意跟我多談一會嗎？你能到我住的地方談上一夜嗎？」

「只要你方便，我有什麼不可以？」

李科長想想，縱使她願意，自己確實還有點不方便。

茶房又進來沖了一壺茶。

正月初五，菜館打烊得早，外面鬧拳的早已停止，作鳥獸散了。李科長好意思多坐在那裏嗎？他只有說：「走罷，我們另外找一個地方去談談罷。」

「到那裏去呢？」

「看你嚮導到那裏就是那裏。」

「你隨我走！」說着，陳燕燕就站了起來。

李科長隨着陳燕燕後面，由菜館走進了一家咖啡室。

「你也愛吃咖啡嗎？」李科長問。

「倒無所謂，只覺得這個地方還好談談話。」

酒醉飯飽之後，喝一杯咖啡，自然不是討厭的事。所有調糖加牛奶，又是陳燕燕一手包辦，和斟酒一般的熟練非常。

「少給我放點糖！」

「咖啡濃，有些苦呀。」

「第一，我不怕苦；第二，糖是你給我放的，這就甜上加甜，原來要放三匙糖的，現在一匙半就足够了。」

「你吃我的豆腐！我的手上有糖嗎？」陳燕燕儘管說她們普通愛說的話。一擺頭，一活動眼珠子，確實表現出她的「甜」來。

「豈但手上有糖，你橫身都是糖，你簡直是一個糖人兒！」李科長說到得意之處，情不自禁的哈

哈哈笑了幾聲。

「你怎麼了？」陳燕燕撇起嘴來嬌嗔模樣：「別人不知道你發酒瘋，還當你發神經病哩。」

「我原是有神精病的，你說不得，你一說了，我可要發的更大了。」

陳燕燕真有些生氣，一聲不響。

四圍座客，笑語喧鬧，李科長毫不覺得；陳燕燕一不說話，他可似乎全世界都死寂了。這多無聊呢？他只有反過來央求：「我不發神經病了，你不要生氣！」

「我什麼時候生氣的？當嚮導的人，在客人面前生氣，那不是自己尋自己的飯碗開心嗎？」陳燕燕的話，當然還是氣話。

勸她不要生氣，她還要生氣，李科長不免透出一些煩燥來。究竟她是一個女嚮導，究竟是初次見面，無論男女情感怎麼容易接近，其中的隔膜總還深厚得很。假如她要一直生氣下去，可能這個局面鬧得很僵。

李科長低着頭玩弄着咖啡碟子上的小湯匙，一半入於沉思狀態之中，陳燕燕忽然又喊他了：「喂！你睡着了嗎？」

「我什麼時候睡着的？」

「沒有睡，爲什麼不說話？」

「你也不說話呀。大約我們的話都已經說完，沒有什麼說的了。」

「喂！我看你的樣子一定會演電影。」陳燕燕這副本領確實不錯，她能隨時拈出話題，轉變兩個

人中間的空氣。

「你已經知道我姓李了，喊我一聲李先生也要得，爲什麼老是喂喂喂的？」

「我的記性不好！」

「胡說！我現在告訴你，我姓李，你喊我一聲李先生罷！」

「喊你李先生，那不是太生疏了嗎？」

李科長暗自希奇，第一次會面，却要避免生疏，這大概是女嚮導的信條了。

「喂！我就喊你李先生。」李科長剛一停頓，陳燕燕的話又來了，接着十分嬌脆的喊道：「李先生！」

「好呀！你剛才說我不懂禮貌，你這會才算知道禮貌了呀。」

「喂！李先生，我問你，你是不是真有朋友在電影公司裏面做事？」

「有是有的。不過，你喊我李先生就李先生得了，爲什麼要喊我『喂李先生』呢？」

「你這個人真會找麻煩。」

「如果不找麻煩，我們怎麼能在一起混這麼好幾個鐘點哩？」

「這是什麼話？」

「這個話不對嗎？」

「對，我不能說你不對。可是，我告訴你，我到南京來，原來是來玩玩的，下個月仍然要回上海去。在南京本不想做嚮導，幾個熟的小姊妹，要我下海，給她們打打江山。不信，你找那跑馬的

問問就知道了，我是高興「出卡」，就「出卡」，不高興就不出來，那個也管不了我的。客人台式，多談兩句；不合式，少談兩句；至於鐘點費，我是不在乎的。」

「你看我還合式嗎？」陳燕燕說了一段大道理，李科長却只這樣回了她一句。

「馬馬虎虎！」

「因為如此，就可以免費了嗎？」

點點頭，她沒有說話。

「今天見了面，以後見不見得到呢？」

「只要我沒有回上海，隨時都可以見面。」

「好，明天我再來找你。」

明天的約會是否可靠，陳燕燕那裏能有把握？只是今天的筵席應該散場了，陳燕燕却很明白。她站起身，提着皮包的一隻角，用電影明星的姿態招一招手說：「再會罷！」

李科長照她的樣子，招招手，說聲「再會罷」。但是并未起身。

陳燕燕像蝴蝶穿過花徑，飄飄的由人叢中出了門。

酒後又吃了咖啡的人，自然很興奮，倘如他不去睡覺，他的精神就特別的好。李科長決不例外。此時回去罷，嫌早一點；不回去又幹什麼呢？在夫子廟，找一個年青的女人，談上一夜，這是極容易的事，李科長却不允許那麼做，他不能失却身份，即或他願意，他也難找着路子。（縱然在別人是極容易的。）

於是他吃了第二杯咖啡。

第二杯咖啡果真沒有第一杯咖啡甜，當真因為不是陳燕燕放的糖嗎？未必。乃是李科長根本沒有放下糖去。吃了一杯咖啡之後，再吃一杯，照舊放下糖，那還有什麼味兒？甜的之後，是需要完全一杯苦的，這才過癮呀。

吃着咖啡，想着剛才夢一般的遭遇。

李科長有些悵惘：他往常所聽人說到的女嚮導，好像和陳燕燕全不一樣。像陳燕燕這樣的人，爲什麼要做嚮導呢？她的那一套理論，把女嚮導說成至高無上的職業，那當然是笑話。然而她又不要錢，這是爲了什麼呢？爲了「以廣招徠」罷，彼此一面之後，各自西東，怎麼能斷定下回有買賣？

李科長所想的，是就陳燕燕一方面而論，至於他自己哩，對於陳燕燕，好像負了債務。此時漸漸有些後悔，陳燕燕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女嚮導豈有不收鐘點費之理？不收錢，無非想多要一點，普通的鐘點費，幾千塊錢，她瞧不上眼；那麼，多給她幾文，塞進了她的皮包，她也未必堅拒；何必那麼老實，就認真的不給呢？

很想把陳燕燕找回來，塞一把鈔票給她，了結此重公案。

茶房看他招手，走了過來，他只說：「算賬。」——他沒有勇氣，在今天晚上，和陳燕燕見第二次面。

李科長是久經滄海的人，因爲早已「洗手」，故此「此調不彈」。粉白黛綠，在他是過眼烟雲；不料區區陳燕燕，却逼着他三五日不甯靜。

自從由咖啡室回到辦公室，李科長腦中時常浮起陳燕燕的影子。他不能和任何人談起此事，只是自己納悶。

特別給李科長的印象，總覺得空中有一個黑點。這個黑點最初很大，其後漸漸的縮小，縮小到陳燕燕的耳旁，原是一粒痣。這個痣是她的標幟，當然與常人所說的「美」有些兩樣，但是她能代表一件東西，——陳燕燕的活潑。

少女之能迷逗人，活潑有勝於她的美麗。

李科長「還債」的日子終於到來，他又在夫子廟出現，還是頭一次去的那家菜館。這次手續更簡單，坐下來就拉「跑卡」的，找了來就指明叫陳燕燕。

陳燕燕正和燕子一樣翾然滌止，一坐就坐在李科長的身旁，頭一句問道：「爲什麼今天才來？」

「遲了嗎？——你還認得我嗎？」

「我怎麼敢？」

「啲！——担糲米熬的一碗粥，好稠呀。」

「不稠不稠！」李科長只是笑着說話。

「今天還吃酒嗎？」

「酒自然要吃的。」

「吃酒就應該晚上吃，中午吃了不好辦，你一個人吃，我可不奉陪了。」

「你不是覺得自己酒量很好嗎？」

「這與酒量好不好不相干，我向來中午不吃酒的。你想吃了酒，紅了臉，出去像什麼樣子。」

「不吃就不吃，那也好。你下午如果有空，好好給我做一回嚮導。」

「還是吃咖啡嗎？」

「當然不是。」

「那麼做什麼呢？看電影嗎？還是逛馬路呢？」

「都不是，我想約你看梅花。」

「啊，我是聽說，這兩天中山陵的梅花開得很好；不過，天氣太冷了，出去不怕傷風嗎？」

「我不怕，只問你怕不怕？」

「我們做嚮導的有什麼怕的？客人要我們出去，縱使天上下錐子，我們也得撐一把鉄傘去陪

着。」

「這樣說來，你是很勉强的了？」

「這不過是個比方，到中山陵看梅花，原是風雅的事情，我也並不反對。」

「你不要把看梅花的就當作雅人，我可俗得很。吃酒逛夫子廟，找女嚮導，這還雅得起嗎？」

李科長這幾句話可有點傷了陳燕燕，找女嚮導的是俗人，則女嚮導本身可想而知了。

陳燕燕的習慣，李科長已經略略看出一二：當她高興的時候，吱吱喳喳，真的像一隻燕子，有說不完的話，有想不到的理由；及至她稍有不高興，立刻低下頭，一響也不響。

李科長看出了陳燕燕的不高興，同時也就知道了陳燕燕不高興的原因。但是，在這個時候，偏不願說認輸的話，只是若無其事問道：「你想什麼心事？如果下午另有約會，我不敢勉強你。」

「你攔我走嗎？」

「這笑話了，我專門來找你，如何說上攔字。」

「我的意思，你有雅人可約，最好約一個雅人一道去看梅花。我陪你去，不但把你帶俗氣了，甚而至於把梅花也帶俗氣了哩。」

陳燕燕這兩句話，頗似「儒林外史」中人物的口吻，因之李科長鼓起掌來道：「不俗！不俗！本來中山陵的梅花，被大家看得俗氣了；有你一去，梅花就會又雅起來的。」

「你可不要忘記，我是夫子廟一個女嚮導呀。」

「我是說的陳燕燕，不是說的女嚮導。夫子廟的女嚮導那麼多，就是你，我想你也不能保險她們個個都不俗氣的。」

「那當然膽！比方你——」說着，可又停了。

「我怎麼樣？」

「我說了，你可不要生氣喇！」

「我爲什麼要生氣？」李科長自己想想，沒有什麼應該挨罵的理由，自然不怕她說說了。

但是她說出的話，竟然出乎李科長意外：「比方你是做官的，我說做官的都貪污，你高興不高興？」

「只要你不說我，我爲什麼要不高興呢？」

「你高興嗎？真的嗎？我可沒有你那麼大器量。」

「好了好了！我們不再說這個了。」李科長也就不再把這話說下去。

茶房送上酒來。

「兩個人吃這麼多菜嗎？」

「因爲平常吃的伙食太壞，有機會出來，就應該吃好一点；何況是請了客人，總不能叫客人覺得寒酸。」

「我們是吃慣了鹹菜泡飯的。」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做官的一定都貪污，貪污了就有錢，有了錢就浪費，是不是？你要曉得，現在只有公務員，那裏還有官？公務員比那一種人都窮，出來玩玩，那是很偶然的事呀。」

「我不問你借錢，你又說這些做什麼？我跟你說的是真話，信不信由你。」

李科長向她端詳了一眼，笑道：「我信！如果不是天天吃鹹菜泡飯，那裏會養得又白又胖。」

「唉！」她嘆了一口氣：「吃鹹菜泡飯原不只我一個，我或者要比她們好些，出來吃的時候多，但是總有時候在社裏吃飯的，還不照樣吃鹹菜泡飯嗎？」

「真的這樣苦嗎？」

「沒有法子呀！你租一個女嚮導，一點鐘才拿多少錢？老闆又管任又管飯，他能拿什麼給你吃？假如每個女嚮導，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有客人，那又沒有問題了，可能辦到嗎？」

「二十四小時！」李科長噙着：「二十四小時，豈不包括夜晚在內嗎？你那天不是說，女鵝導不能在外過夜嗎？」

陳燕嬌噙的說：「我這是比方的話，你不要挑眼呀。跟你說正經話，你打岔，我就不說了。」

「我不打岔，你說罷！」

「說到這裏，我倒要吃一杯酒哩。」

凡是性情明爽的人，他所高興做的事，想忍住不做，本來不甚容易。陳燕燕原是這種人，她先是不打算吃酒的，看李科長一個人在吃，也就有點想吃，如今竟然找着吃酒的題目了。

會吃酒的男子，自然願意面前的女子也有三分酒意，那有何等的迷人啊！

李科長自行執掌酒壺，不要陳燕燕盡義務。

陳燕燕乾了一杯之後，李科長立刻給她斟道：「再來一杯！」

「我正要告訴你，你更要笑我了。」陳燕燕是準備接着說完剛才所說的話。

「我不笑你。」李科長說了這句之後，又低低湊近在她耳邊說了一句道：「因為你太可愛呀。」

向李科長輕輕瞟了一眼，她是那樣的嫵媚的答話：「又是一斤糯米！」

吃完飯，陳燕燕忙着撲粉塗口紅。粉盒的鏡子小，她每一動作，李科長都看得到；那面部的表情，在這個時間內，十分的複雜，尤其是嘴唇，在塗着口紅，最爲生動。明明是把口紅塗在嘴唇，嘴唇擬着移動，是嘴唇去吻口紅。

她發覺李科長對她瞟着，她說：「這有什麼可看的呢？」

「就是這個樣子好看。」

「你買一口紅來，我一天到晚拿給你看。」

「好的，就怕我沒有這個福氣，也怕你嘴唇受不了。」

「有什麼受不了？」說着，收拾了粉盒，塞進了皮包，把話轉了轉：「我今天吃得太飽了。」

「半碗飯都沒有吃完，你的肚皮也就惹小了。」

「菜吃的多呀！我們在社裏，吃慣了鹹菜泡飯，遇到有人請客，就拚命的吃菜，弄得每一個人都有胃病。」

「你又說這些苦話了！」

「是真的呀！我認爲你够朋友，所以把真情實話都和你講了，你不要說苦，苦處還多着哩。做女嚮導的，飽一頓，餓一頓，太平常了。」

老是說這一些話，在李科長嚮來不能不乏味，他看了一看手錶道：「已經兩點了，我們該走了。」說着，站起身，陳燕燕所講的「嚮導生活」，就這樣給結束了。

夫子廟有的是汽車行，僱汽車當然是很容易的事。

在汽車中，陳燕燕很高興，她把「鹹菜泡飯」這一套全忘了。她靠緊着李科長，指着窗外的一處大樓問道：「這是太平路不是？」

「你倒問我？」李科長笑。

她用肩膀把李科長擠了一擠，同時，又向前座司機爲一弩嘴。

李科長懂得她的意思，偏問她一句：「正當職業，有什麼關係？」她立刻又不言語了。

無論李科長用什麼話去逗引，她只是不言語。

汽車出了中山門，遠望着鍾山未消的積雪，近處的草木都有萌芽之象，這和城市中山景物絕不相，陳燕燕自然有耳目一新之感。李科長瞧她那個樣子，就問：「風景好不好？」

「冷得很！」她是答非所問。

「我早和你說過了，怕冷的那能看得到梅花？」

「叫人在夫子廟買兩枝，插在瓶裏不一樣嗎？」

由於陳燕燕的答話，李科長才聽出她是又在調皮。李科長現在發現了陳燕燕的特別個性，是聰明而狡猾，她不願被人玩弄，但她却喜歡玩弄別人。如若她居在下風，決不服輸，一定要想方法報復。

「好一個吉布賽姑娘！」李科長心裏面有這麼句話，但口頭上卻沒有道出。
在中山陵停下了車子。她像個鬼子出籠，一口氣跳上了三十幾級的坡子。

「真够活潑的！」這又是李科長心裏的批評。但是他嘴裏却這麼說：「當心！摔一跤滾下來呀！」

「要我等你不是？」

李科長不理她這話，也就趕上了，兩人併肩一層一層的爬了上去。

「你到中山陵來過幾次？」李科長問。

「那怎麼記得？次數太多了。」

「每回陪什麼人來？」

「你不用管！」

「我是請問，怎麼配管？有誰能管你呢？」

「那你又何必問哩？喂！」陳燕燕喊出一個「喂」字，便是另外轉了話題：「你看，這些松樹多可愛！」

談到了松樹，於是談話就集中到風景上面去。李科長告訴她許多種松樹的不同，又告訴她許多地方建築的方法，都是她聞所未聞，頗感興趣。

在陵園最高處，俯看南京城裏，像一座玩具模型。李科長指着東南角上，烟樹蒼茫的地方上說：「瞧！你住的地方不在那裏嗎？」

「是的！」她惘然的說話。「我站在高的地方，總好像我的家就在眼前。此刻我不但看見夫子廟，連上海我都看得見哩。」說着，她朝着東邊指了一指。

「這話說的很有點詩意。」李科長稱贊着。

陳燕燕似懂不懂的笑了一笑。

山風一陣陣從後面吹來，陳燕燕的頭髮輕輕的飄起，不知不覺的忽然打了一個寒噤。

「冷罷？」李科長不免有此一問。

「不冷還有什麼意思呢？」又是高雅的回答。

「我們去看梅花罷。」

兩個人並肩而降。

上坡的時候，陳燕燕十分有勁；下坡的時候却大不相同了，簡直走不動的樣子。她的一隻手插在李科長的肘上，全身一半的重量，都由李科長担當了。

「不要太親熱了，人家還會看錯了哩。」

「看錯什麼？」

「他們會錯認了你是我的太太。」

「那有什麼關係？」

「真沒有關係嗎？」

李科長追着一問，陳燕燕倒又不朝下說了。迎面恰好有一男一女，正在上坡，她便指着說：「你看那是不是一雙情人？」

「當然是的！」

「我看他是兄妹二人。」

「從什麼地方看出來的？」

「這有什麼一定哩。他們是情人也罷，兄妹也罷，和我們有什麼相干？你怕別人認錯我是你的太太，就怕別人沒有你那麼愛管閒事罷！」

原來陳燕燕找出的話，是用作爭論據點的，李科長也不由得笑了。他說：「我如果真有這樣的

「位太太，我也就太幸福了。」

「算了罷，你若是有了一個嚮導太太，你的朋友要笑壞你了。」妙在陳燕燕就是這樣看自己，一會兒把自己看得很高，「嚮導原是正當職業」；一會兒又把自己看得很低，好像一個女子做了嚮導，那是再低賤不過的了。這裏面却有出入，她可以自己把嚮導看得很低賤，但是她却不許別人把嚮導看得低賤。

爲了明白陳燕燕這種矛盾心理，所以李科長聽了她的話以後，只笑了一笑。

「喂！我的話對嗎？」

「對啲！你的話還能不對嗎？」

立刻從李科長肘間抽去了她的手，和夏天的天氣一般，她又變了臉上的顏色。

李科長見她匆匆的下坡，就跟在後面說：「小姐！你太難伺候了，順着你一樣的說話，又說錯了嗎？」

「當然囉！」她頭也不回，只隨便應着一句。

「我應該怎麼樣的說才不會錯呢？」李科長的脚步快，說着話時，已經靠攏了陳燕燕，站在同一層的階石上。

此時恰好迎面上來的那一對男女錯臂而行，四個人彼此用目光相接觸，一閃而過。

那一對男女都很年青，穿的衣服是學生模樣，女的跑在前面，男的却給她背着大衣。女的口中不斷唱着歌曲，男的是吹口哨相應。

陳燕燕微微嘆了一口氣。

這一口氣嘆的李科長捉摸不定；爲了剛才那幾句話嗎？還是起了別的感覺呢？

「我們說兩句正經話罷。」陳燕燕忽作一建議。

「我認爲我們所說的話，並沒有一句不正經哩。」

「你老是這樣。我也不能怪你，每一個客人都是這樣，如果不爲了吃豆腐，誰要找女嚮導哩。」

「你不要再拿大題目同我說話了。我不吃豆腐就是了。從現在起，你規規矩矩的說話，我規規矩矩的回話，好不好？」

兩個人就這樣的妥協。坐上汽車，他們駛到梅花嶺。

梅花已經結苞，雖然還沒有怒放，却自有一股幽香，使人精神爽適。

「這個地方好罷？」李科長殷勤的動問。

「好倒是好！」說出話來，總是不足之感。

「人有點兒不對勁，是不是？」

「你如果不多心，我告訴你，我是說我們有點不大像。」

「中山陵前面那一對，比我們年青得多，是罷？」

默然。手伸了上去，攀着一個樹枝，然而却不是折花，只是增加姿神而已。

「不要那麼傷感，傷感得太多了，身體要吃虧的。」李科長安慰着她。「你也一樣有過年青的時候，在你年青，一樣也經過這樣的階段。何況你現在才二十歲罷，正在時候上，也并非七老八十三。」

「你弄錯了。那一對只是一對小孩子，有什麼羨慕的？說到玩耍，正是你我這麼大年齡的事。不同的地方，是他們那麼天真，那麼親愛；我們哩，相識不到兩禮拜，我不過做我的職業，玩風豈，那是笑話了！」

「何必那麼認真啊？」李科長見她說得深，就無以相慰了。

他們又進了梅花深處。談話愈多，真情也就逐漸的流露。他略微知道一些陳燕燕的身世，她也知道李科長是部中的科長。

陳燕燕，在初中舉了業，曾經在機關裏服務，裁員裁了下來，就改名換姓到上海做了嚮導。上海不景氣，這又來到南京。

在什麼機關服務的呢？陳燕燕不肯說出，只是講：「丟人，不好意思！」

「這有什麼不好意思？只要行的端，走的正，我倒承認嚮導是正當職業哩。就是陪人家談談談話，說說笑笑，也不是下賤的事。」

「但是大家并不這樣的看呀。」

這又叫李科長奇怪了：「假如我也在那個機關裏做事的，叫了你來，你又有什麼辦法呢？」

「我當然可以不來。」

「事先你怎麼會知道呢？」

「這個，有跑卡的給我留心。我關照他們了，只要是掛着那個機關證章的，就介紹別人去。」

「假如有人偏偏要找你呢？」

「一直到現在為止，并沒有一個老同事曉得我吃這行飯。而且我老早改了姓名，誰也猜不出這
個陳燕燕是什麼人。」

「可以告訴我嗎？這個陳燕燕究竟是什麼人？」

「交情還不夠！」她是很直率的回答了。

李科長不勉強她露出真面目，他說：「我也承認交情不夠，我只希望能有交情够得上的一天。」

「現在只有一個人曉得我的真姓名。」

「誰？你的愛人嗎？」

「我媽！」

「連你的愛人都不曉得？」

「愛人？」陳燕燕眼望着「串梅花苞最多的地方，遲疑的說：「慢說我沒有愛人，假如有愛人，
我能讓他知道我做女嚮導嗎？」

「憑她這句話，聽出來其中頗有隱痛，李科長因之轉入同情，就問她說：「你預備當多久的女嚮
導呢？」

「自然當不久，一有了辦法就改行。」

「改行做什麼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只要不再做女嚮導就行了。」說着，又引起上次的問題：「你說可以介紹我
到電影公司去，這話是真是假？」

李科長有些歉然，頭一次原是隨便說着玩的，不料她認了真，而且記得這麼緊。遍處此境，只好說：「你看我這個樣兒，和電影界隔行隔得太遠了。」

失望，一百二十個失望。陳燕燕把那枝多苞的梅枝折彎了，然後又放手，梅枝向上一彈，落下兩個苞葉，她又是深深嘆了一口氣。

「我想辦法給你另外介紹一個職業好不好？」

「我很感謝你。」陳燕燕如此作答，究竟她能做什麼，她沒有說；她願意李科長介紹她做什麼，她也沒有說。

李科長自己在想：本機關裏還有錄事缺額，介紹陳燕燕倒也未嘗不可。但是，如果有人認得她是女嚮導呢？一個科長，介紹一個女嚮導到機關裏面來做事，這未免不像話，「有玷官譽」，罪名逃得了嗎？

另外李科長的一個顧慮：陳燕燕口頭上說做過公務員的，究竟是真是假，無從證明，能力如何，自然也不知道。就她的談吐而論，頗有知識；萬一徒有其表，能說而不能寫，介紹了職務，也不大方便呀。

左一想，右一想，這件事還得踏實些才是，於是他就向陳燕燕要求：「明天你填一張履歷片給我，我負責給你想辦法。」

「做工作，填履歷，這自然應當照辦的。不過，你放心嗎？」

「我有什麼不放心？」

「萍水相逢的人，說的話固然未必靠得住，寫張把履歷片，又怎麼知道她靠得住哩？」

「你想錯了，小姐！做事總得要一張履歷片，人家好知道你從前幹過些什麼，現在適宜幹些什麼。要不然，空口說白話，人家既不好派你的工作，派定了你的工作之後，你也未必合式呀。」

「我是家庭大學畢業的。」說着，笑了一笑。

「這個頭銜就不差，」李科長也陪她笑了一笑：「家庭大學畢業，就有一品夫人的學位。」

「胡說！」

「怎麼是胡說？」李科長笑得越發的利害：「如果沒有一品夫人的學位，家庭大學是不會讓你畢業的。」

「依你說，一品夫人怎麼樣呢？」

「一品夫人就可以做部長。」

「好嗎，你就介紹我在你們機關裏做部長。」

「可以倒是可以，怕的是有了這麼一個漂亮的部長，所有的職員，都不能安分辦公了。」

「爲什麼？」

「因爲大家天天只管去看部長了。」

「這個部就叫做籌導部罷！」順了李科長的話，陳燕燕更澈底的說了。

儘管陳燕燕對正經事還是那樣調皮，李科長已經說出了話，就覺得有點責任。若說是一個女秘書，值不得同情，也就罷了；既然同情，不能不把事情做出一個結果。

明明是陳燕燕要找工作，如此一表演，倒像李科長一定要陳燕燕去做工作。照平常情形來講，李科長可能的生氣；今天却不然，在空曠的大自然中，在濃密而散佈幽香的樹林裏，面對着妙齡女郎，所談的乃是這女郎的大事，只有李科長用「人生以服務爲目的」的道理去服務，更沒有李科長作其他考慮的餘地。

陳燕燕那能不知道感激哩？她說：「我很願意立刻就有個工作，但是公務員我做厭了，如果不是萬不得已，想能不能不做公務員最好！」

「你是看不起公務員是不是？」

「不，要做公務員，做到科長，也還有點意思；起碼公務員有什麼做頭？」

「現在女科長還是很少，你曉不曉得？」

「我當然曉得，所以我不願意做公務員呀。」

依着陳燕燕這樣表示，使得李科長灰了心。李科長說：「我去辭職，讓你來幹，好不好？」

「就是你讓我，也要我幹得了呀。」陳燕燕頗有自知之明說出這話，和剛才「非科長不爲」的意思完全兩樣。

「這就叫我糊塗了；比科長小了，你不肯幹；給科長你幹，又說幹不了。」

「論我的能力，勉強可以做一個起碼公務員；現在起碼公務員實在太苦太慘了，所以我不想幹。這個意思，你明白罷？」

「我明白了。但是你究竟怎麼樣辦呢？」

「今天我回去再想一想，明天早上，我再把履歷片送給你，不遲罷？」

「遲倒是不遲，只是我要再告訴你一句：做錄事，是起碼的公務員，確實是又苦又慘的呀。」

陳燕燕點頭，笑還是笑，却是笑得不自然。

兩個人又有半晌的沉默。

「冷了，走罷！」陳燕燕拉緊一緊大衣，把剛剛解鬆的大衣鈕扣又復扣上。

太陽已經照到樹杪上，雖說是春天，寒氣還是十分緊。李科長的游興，此時也已沖淡了。

「好罷，我們回去罷！」

坐上汽車，開駛進城，隨着李科長原定的路線，先送陳燕燕到夫子廟，然後自己再回去。

陳燕燕却說：「你不是住在城北嗎？應該先送你。然後我再回去，免得繞路。」

「反正汽車是論鐘點的，先送那一個，並沒有分別。」

「怎麼沒有分別？汽車行在夫子廟，由城北往城南走，少繞一個圈子，也少花一些時間呀。」

「想不到你還會打算盤哩。」李科長說了這麼一句，隨即關照司機，果然先到城北，後到城南。

在車廂中，李科長又想到一件事，他說：「不問明天是什麼情形，今天究竟你有你的職業，你不應該拒絕我應付的報酬。」

「算了罷！我說我墊得起，我就給你墊了。是客人，自然我可以收錢；無如我把你當做朋友了，那只好認吃虧了。」

「我真榮幸，我做了陳小姐的朋友！」李科長說這句話時，一個字一個字的吐出，好像笨拙的演員在舞台上背台詞。因為他一方面說話，一方面却在想：陳燕燕實在拒絕金錢的報酬，明天買一點女人需要的禮品送去，也是一樣的。「做朋友，送點禮，那自然是應該的了。」

「榮幸？什麼榮幸？你不要忘記，你的朋友，乃是一個女嚮導呀。」陳燕燕來時，惟恐汽車司機聽到她是女嚮導；此時哩，忽然一無顧忌，使得李科長有些糊塗，不知道她爲什麼老是這麼容易使心理變化。

「就要分手了，還不知道那一天再見面，何必又這樣說話哩？」

「那一天因爲不知道再見面，所以我才這樣說的。」

「明天不是送履歷片給我嗎？」

「一定要自己送來嗎？」

「我希望是如此！」

「但是——」一個輕巧的笑，接着是把話音說低：「你難道不明白嗎，我親自來，是要你出鐘點費的啊！」

「好好好！」李科長陪她笑着，也就答復她：「因爲你肯給我墊，所以時間縱然長，我也不反對。」

汽車中的甜言蜜語，向例是有限的，到了地方，誰還好意思再坐在裏面談話呢？

李科長下了車，付了車錢，說明了送陳燕燕到夫子廟。然後又湊在玻璃窗門上和她說：「明天

最好是你親自來，十點鐘左右，我一定在家裏等你。」

陳燕燕點點頭，又仔細的看了看門牌號碼。汽車鳴鳴的把她載走了。

這天晚上，李科長更自不雷靜。因為陳燕燕陪了他一下午，動作言語，看得更清楚，只是想不到，爲什麼這種人會做女嚮導？看她說在機關裏做過事，不像是假的，那麼，她應該有相當知識，會不知道女嚮導的地位低下嗎？若說爲了謀生，像她的相貌談吐，起碼的工作一定會有辦法，何至於飢不擇食呢？倘若她果真把女嚮導當做正當職業，那她理想未免太高；同時，他所表現的，證明她還不够這樣的認識。

「爲什麼？爲什麼？」李科長裝了一腦袋「爲什麼」。

可是，只就女嚮導而言，像陳燕燕這樣，真算得「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的人物了。（如若在現在，李科長或許要像「香格里拉」的女郎稱贊小白兔，「你真是一個好嚮導」了。）

既然想不穿陳燕燕爲什麼要做女嚮導的道理，便要不斷的想像陳燕燕如何應付她的環境的去她的工作。此刻的陳燕燕，是能够回家休息嗎？還是又到什麼餐廳咖啡室裏招待客人呢？如果再悽慘一點，說不定站在「秦淮旅館」的門口，和一羣女伴，打情罵俏，兜攬着來往行人，那就有點不堪了。

李科長原是一個宿命論者，他想不到那些道理，又憐恤陳燕燕的那種生活，只有給她加上一個結論，是她命裏註定的要做女嚮導，照中國的古話說，她是生就的苦命。

倘如是環境造成的，李科長可以設法挽救她；倘如是生就的命理，李科長想想：「這還有什麼

辦法？」即使介紹了什麼職業，說不定接着會發生什麼岔子。機關裏老鬧女職員和男職員的糾紛，總是女職員吃虧，沒有別的，女職員命苦！因此，李科長又增加一重煩惱，陳燕燕果然來到機關做了錄事，必然有一些男同事向她追求，發生了糾紛，可能性差不多要有百分之九十九，到那時候，自己是置身事外呢？還是調停其間呢？

想得太煩惱了，李科長的一股熱心腸，不由冷了下來，原來想陳燕燕最好來做同事，此時却想，她不來也好，少了好多是非。——這些是非是將來必然會發生的。

這天夜晚，李科長在睡夢中都遇到陳燕燕。而且他想像種種不愉快的事，夢中所構成的，正好是那個樣子。當然，如果他醒來不向別人說，大家是不會知道的。

事實上哩，在他第二天醒來，一切並沒有變動。靠近中午時，他等陳燕燕等得煩燥時，忽然有一個電話找他。跑去一聽，不是陳燕燕却是誰呢？

他十分奇怪，開口就問：「你怎麼知道我的電話號碼？」

「我在電話簿裏找出來的。」

「啊！」李科長應了一聲之後，卻又說：「不對呀，我們的電話還沒有印上電話簿哩。」

「我問的電話局。」

「那也不對，我在那一個機關做事，你根本不知道，那裏找電話局問去呢？」

「我知道你住處，」查就查出來的。」說着，又緊接了「句道：「你不必問了，那都是廢話，我現在要告訴你一件事。」

「什麼事？」

「謝謝你的好意，給我介紹工作，不過，我明天就要到上海去，今天來不及把履歷片送給你了。」

。」

「到上海去什麼事呢？」

「去看看，問問我媽媽的意見。」

「什麼時候可以回來呢？」

「說不定。」

「我媽媽同意的話，用不着三天，就可以回來；如果不同意，我就不回來了。」

「就不回來了嗎？」李科長這一句話，中間包含着驚異和惋惜。

「是的，我就不回來了！」重復的說這一句話，語氣卻越加沉重。

「不回來，在上海做什麼呢？」

「那裏能一定哩？」

「還像在南京一樣嗎？」

「大概不致於罷。」

「我不信。」

「這叫做信不信由你了。」

「那，我們什麼時候再見呢？」

「總有碰見的機會罷。」電話那邊的陳燕燕，說話時忽一停頓，似乎另外同別人有話講，接着就又朝電話裏說：「這邊等着打電話的人太多，我不說了，我謝謝你！我們再見罷！」

李科長應了一句「再見罷」，剛才出聲，電話「吧」的一聲，是那邊掛上，電線斷了。

接過了電話，李科長心裏猜想不出陳燕燕說要走的道理。「然而不能要她賠本呀」，李科長只是覺得，世界上決沒有盡義務的女嚮導，於是就計劃着，買一點化粧品，買一點衣料送給她，了此人情。

下午李科長還是要辦公的，完了事已經快六點了。初春，天氣黑得早，滿街都亮了電燈。他就燈光之下，跑進一家很新式的舖子裏，買了一瓶蔻丹，一管唇膏，又買了兩件衣料。如若照嚮導的鐘點費講，那是超過了價值；如果照朋友感情哩，雖然相識時間很短，這點東西，在人情上原不算了什麼。

李科長已經知道陳燕燕服務的嚮導社的名稱，但是他不便去找。他照着老規矩，仍然是到那一家菜館裏，靜候「跑卡」的人。

「是李先生嗎？」果然一個「跑卡」，把門帘揭開一道縫，側着身子擠了進來。

「啊！就是你，好嗎，把妳找來罷！」李科長和那個「跑卡的」已經相熟，他用不着提陳燕燕，「跑卡的」應當知道是陳燕燕的。

然而那「跑卡的」偏偏有奇怪的一問：「還是找陳燕燕嗎？」
「怎麼，不許找他嗎？」

「她已經不做了。」

「真的不做了嗎？不做也不要緊，你只要說我在這裏請她吃飯，她會來的。」

「請她吃飯？」那「跑卡的」笑了一笑道：「下帖子，此刻怕要送到無錫才行哩！」

「她到無錫去了嗎？什麼時候走的？」

「大約吃了中飯就上火車。她不是到無錫，是到上海，她家在上海。」

「她回家去嗎？還來不來呢？」

「這個我們也不知道。只聽得有人說，她有個要好的朋友，催着她結婚；或者她爲了結婚才回上海，也說不定。」

「怎麼昨天她沒有告訴我呢？」

「客人們和姑娘的交情，我們那裏會知道。或者李先生知道她走了，故意拿我們開心哩。」

沒有想到，這「跑卡的」也會有這樣幽默言語，李科長知道是自己有失言之處，所以就被人家所笑了。因之，他自己朝着準備的禮品瞟了一眼，只好不予置答。在這一瞟之中，立刻又想到一個問題：「這禮品如何的處置呢？」

當他還沒有想到能解決禮品辦法之際，「跑卡的」可又上前勸了：「在外面玩姑娘，何必老玩那一個呢？我再給你先生介紹，包你先生滿意。這個姑娘，也剛來的，也會吃酒，人比陳燕燕長得還漂亮！」

「除却巫山不是雲」的李科長，那一類話他自然聽不進去。想想，他搖了搖頭，却「笑而不答

「的另外說一句道：『她做女嚮導，究竟做了好久？』」

「那一個？是說的陳燕燕嗎？」

「跑卡的」原是多此一問，李科長不免倒自覺有些難以爲情，「爲什麼竟然用一個『她』字代替了陳燕燕的姓名呢？」這真不好說得，他只有對「跑卡的」點了點頭，更不好說一句別的什麼。

「陳燕燕嗎？」說話時「跑卡的」還得想一想：「這回幹的不久，頂多也不過一個月罷。可是，去年她已經做了差不多大半年啦。」

「她以前是做什麼的？」

「不大清楚。她自己說是在上海做嚮導，但是上海來的嚮導卻沒有一個認得她。」

「也聽得別人說她幹什麼的嗎？」

「有人說，她還是一個公務員哩！」

「真的嗎？她在什麼地方做公務員？」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據說沒有和平時候，她在電話局裏做過女接綫生。」

這句話使李科長想起了兩件事，一件是陳燕燕口頭上「喂」字特別多，一件是自己電話號碼，她知道得那纒清楚。但是李科長免不得奇怪：「她既然做過女接綫生，爲什麼來做女嚮導呢？」

「這個道理，我們也不懂。」

「你猜猜看。」

「要我猜嗎？」那「跑卡的」說話老愛頓挫，他說：「我們吃這行飯吃得久了，看出了嚮導有

好幾種人，大半的嚮導是爲了衣食，養家活口；還有一小半，不是自己自由的身子，那要聽人家安排。奇怪的是，那陳燕燕既不是第一種嚮導，又不是第二種嚮導。」

「第一是那一種呢？還有第三種嗎？」

「說她爲了衣食罷，她花錢花得利害，不像養家活口的樣子。她是自由自主的，不然，誰肯綑綁這樣的人呢？那只好一天到晚打架了。」

「你說她會花錢，她是怎樣的花法呢？」

「無非是做衣服，買化粧品，不管怎麼貴，只要看得中意，就要買來。而且不一定爲了要用，有時買了一瓶香水，又買一瓶，這是爲什麼哩！」

那「跑卡的」是喟然而出之。

「想必有客人給她出錢，不想着主意花，那錢不是揮不來嗎？」

「如果是客人給她出錢，倒也罷了，却不是的，只是自己掏腰包。她今天上火車，帶了兩口皮箱，據她們說，裏面全裝的是衣料化粧品，你說多不多？」

「你不是說她到上海去結婚嗎？做新娘的，買兩箱東西，那也不算多。」

「依你先生的意思，她是專門爲了買衣料化粧品，才來做嚮導的了？」

「跑卡的」的一句話，李科長倒也想他不通了。把陳燕燕做嚮導前前後後連貫一想，她簡直是爲了嫁裝而來；可是，依她的毫不在乎的情形說，豈能爲此區區而就屈身女招待嗎？

就那個時期而言，離開動亂并不久，李科長很疑心：「她莫非是一個女間諜罷？」這句話，他只

有在肚子裏面說，口中却不好問的。同時，他有一個轉想：「即使是間諜，也犯不着和我往來，我的身上有什麼材料供給她？而且這個時代也不對了，她給那一方面做間諜呢？」世界上有許多疑問是不朽的，會永遠找不到答案，在李科長看來「陳燕燕」三個字，就是個不朽的疑問。

茶房搬上了酒菜，「跑卡的」見到機會不可失，於是又向李科長說：「怎麼樣，我替你先生找一個來罷？」

「算了罷，找來又有什麼意思？」

「一個姑娘不只一個客人，一個客人也不只一個姑娘，你先生老惦念陳燕燕，我是不贊成的。」李科長笑了一笑道：

「我什麼時候老惦念陳燕燕？你從那裏看出來的？」

「就憑今天你先生問的話，還不夠了嗎？」

李科長不和他辯論，只是笑着自擦杯筷，擦完了，自斟了一杯酒。

「有個嚮導來陪陪你，也免得自己斟酒的麻煩呀！像這樣自斟自飲，多麼的寂寞哩？」那「跑卡的」深切懂得每一個單身客人的心情，便把這些挑逗的話，儘量的說。

李科長豈是幾句言語所可打動的呢？他依然不睬不睬。

雖然對「跑卡的」是如此，心中究竟不免想到：兩次和陳燕燕吃酒吃飯，她那一份殷勤，她的酒量 and 動人的情態，真是「佳人難再得」；有許多事情，是「神龍見首不見尾」，想不到一個女嚮導也是如此。生平不會為一個女子顛倒，這一回却有些不同。

「萬一她此時不到上海去呢？」李科長用電影的幻入鏡頭在想，構成了多幅圖像，當然很甜，而在很甜之後又很苦。於是他輕輕的說：「走了也好！」

那「跑半的」自然不知道李科長所想的是什麼，他只覺得李科長發了半晌的呆，也許轉了念頭，因之又用話來勸道：「那個甯州姑娘——」

不讓「跑半的」把話說下去，李科長摸索着口袋，拈出了一疊鈔票，遞給他道：「我現在沒有功夫，吃了飯還有別的約會，這點錢你拿去罷，只要抵得過一個嚮導姑娘的鐘點費，也就可以了。」

「不能，不能！」「跑半的」直搖着手：「你先生高興就叫一個來，不高興就算了，我怎麼能平白的拿錢哩？」

「不算平白的拿錢，是有道理的，你接着我再告訴你。」

「不能，不能！」說雖是這樣說，手却伸出去接過了錢。他的意思很明白，不是爲了要錢而去接，乃是爲了要聽李科長下面的話才不能不去接。

等他把錢接過去之後，李科長就說：「你給我介紹陳燕燕，我應該謝謝你的。」

「這是笑話了。陳燕燕已經走了，又不在此地。」

「她走了走了，但是在她未走之前，很能讓我滿意哩。」

「我聽說她和你先生見面次數也不多，而且她又是一個隨隨便便的人，招待未必週到，你先生偏說滿意，這真是人緣了。」

「是的，有緣千里來相會，你難道不知道嗎？」

「跑卡的」笑了，他除了承認李科長和陳燕燕是「有緣」而外，還能做什麼批評嗎？
顯然是「有緣」，可見不容易再碰機會了，還站在那裏做什麼呢？「跑卡的」把鈔票塞進了口袋，說聲「對不起，謝謝你了。」這就搭起轎退去。

有個「跑卡的」在面前七搭八搭，確也免了一些寂寞。及至他一走開，便越覺得酒菜無味。以前兩次在這裏吃飯，每樣菜都弄得好，今天如何一齊變了口味呢？

李科長草草吃了這一頓不合意的飯。讀者應該知道，酒菜在有味的時候有味，在沒有味的時候，無論怎樣也是沒有味的。

「人生就是這樣飄忽嗎？」這一個謎，是李科長唯一有味的菜。
酒飯已經吃完，但這一樣菜却永遠在咀嚼之中。

付過了賬，向茶房討了兩張報紙，把衣料和化粧品一齊包起。他既不能把這些東西丟在菜館裏，又不能帶回去。丟在菜館裏，是毫無意義的無名遺失；帶回去哩，有人問起，拿什麼話回？一個單身漢子，買這些女人用品幹什麼？用報紙一包，回去塞進箱子，以備他日之需，倒也未嘗不可。站起身，舉着那包禮品吻了一下。李科長是那麼迷惘的看了一看周圍，某處是曾經陳燕燕坐過的，某件東西是曾經陳燕燕接觸過的，好像都有一些感情。除了今天，以後再來此地的機會是太少了。那一個吻，留在紙上，他想，或許有一個時候陳燕燕回來了，倒有一個最好的紀念哩。

三十六年三月五日（完）

4128474
170 64

者，就此券訂報，概照當時訂價八折，半年，只收金圓券十元，（外埠郵費另加）并編爲優益訂戶，可以與老訂戶同樣享受種種優益。

飛燕

四八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再版

魂斷文德橋

著作人 牛布衣

發行人 張友鸞

出版者 南京人報

總經售 大地出版社

上海西康路
三三七弄二八〇號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82
26-0040

82

~~25 Oct 1950~~
~~2006~~

~~H. H. Maffa 1950~~

Сборник
Иркутск
сборник